

编者的话

今年是个特别的年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我们林业人再熟悉不过的理念,已经提出二十年了。而我们脚下的这片白龙江林区,自开发建设以来,已走过了七十三年风雨。记录着这片林子点点滴滴的《白龙江林业》这本杂志,到今年,也满三十岁了。

三十年,对一棵树来说,可能正是茁壮成长的年纪。对一本杂志、对我们一代代林业人来说,三十年里装着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子和变化。在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我们想,应该做点什么。于是,就有了这次面向全林区职工的征文活动,主题就叫“三十载同行·共筑生态梦”。我们想把大家的声音和故事汇集起来,于是也就有了您手上拿着的这本作品专刊。

提起过去,很多老一辈林业人一定还记得林区刚开发时的样子。1952年,一群人走进了这片大山,那时,为国家建设提供木材是第一位的任务。山里的伐木声、号子声,响了很多年。后来,我们渐渐明白了,光砍树不行,树砍光了,子孙后代怎么办?山空了,树也就没了。1998年,国家实施了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这是一次彻底的转变。紧接着是国有林场改革,我们林业人的身份、我们工作的重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主要“伐木”,到全力“护林”“造林”,这个弯转得不容易,但为了这片青山常在,一切都值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像一盏灯,越来越亮地照在我们前行的路上,让我们心里更踏实,方向更明确。

而这本《白龙江林业》杂志,从1995年创刊那天起,就像一个忠实的伙伴,陪伴着林区,也

陪伴着每一位职工。它记下了我们从木材生产为主到生态建设为主的转型阵痛,也记下了森林一年年变好、动物一年年变多的喜悦;它报道过政策方针,也讲述过普通护林员巡山路上的一天。很多人的名字、很多集体的事迹,第一次变成铅字,就是在这本杂志上。它不厚,但分量不轻,因为它承载的是我们共同的生活和记忆。

如今,翻开这本纸张或许已微微泛黄的杂志,就像推开一扇通往时光深处的门。我们能看到汗水浸透的迷彩服、被岁月磨得发亮的油锯、育苗圃里整齐的嫩绿,也能看到巡护车辆驶过的新修防火道、红外相机捕捉到的斑斓猛兽身影、林下种植基地收获时洋溢的笑脸。这一字一句,堆叠起来,就是白龙江林区的活“化石”。

这三十年,杂志的栏目在变,排版在变,但内核从未改变——它始终是我们林业人自己的园地,是回望来路的镜子,是交流心得的窗口,更是提振士气的号角。

这本专刊,是一次集体的回眸,也是一次蓄力的出发。我们汇集这些来自基层一线沾满泥土、浸透汗水、饱含深情的文字,就是要让平凡的光芒被看见,让奋斗的价值被铭记,让“生态梦”的共鸣更加响亮。我们相信,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这片绿水青山不可或缺的注脚;所有人的梦想汇聚,就是白龙江林区永恒奔腾的脉搏。

由于时间较紧,加之专辑容量、编选水平有限,在编印过程中出现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编辑中对少量写作作品的点滴修正或有不足,在此,恳请广大作者和读者见谅!



增刊

《白龙江林业》

主管主办

中共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
委员会

编委会

主 任 张宏祯

副主任 杨枢立 徐广军

编 委

孙 平 潘 英 陈成生

屈亚辉 王 啸 蒲江峰

赵江峰 孙守涛 闫毓斌

常娟霞 刘天泰 李 辉

吴洁文 蒋 玲 郭睿华

高建忠 朱少君 瞿钰欣

任欣茹 张麒功 苗 帆

董含湘 王贾军 乔 晶

张 琳 兰 雄 杨敬恩

熊 萍 张九经 简耀新

张勇杰 葛欣陇 杨国柱

冯祝平 李文星 张 力

薛晓霞 唐明代 赵 宏

贾晓丽 祁云飞 唐江涛

胡小宝 赵发元 赵 丹

刘 洁

白龙江林业精神

艰苦创业

无私奉献

不负使命

绿色发展

目 录

Contents

卷首语 JUANSHOUYU

01 编者的话

一等奖 YIDENGJIANG

04 我与《白龙江林业》的不解之缘

刘江林

06 三十载笔墨缘 二十载守门人

刘永江

二等奖 ERDENGJIANG

07 铅色记忆

徐广军

09 一棵树 一片林

张春阳

11 幽幽墨香 30 年

张 琳

13 与《白龙江林业》的三十载情缘

卢 耀

15 白龙江林区的“绿色名片”

赵 宏

16 三代人的青山答卷

师进钰

三等奖 SANDENGJIANG

17 墨香岁月:我与《白龙江林业》的二十年

肖 斌

18 往事历历 绿心昭昭

李明军

21 你的三十载 我的三十载

廖小莉

23 墨香沁林海 医者护健康

安丽娟

25 礼赞白龙江人

刘江林

28 风过林梢有回声

熊 萍

30 墨香里的绿色长卷

——致敬《白龙江林业》

卢 耀

31 一纸墨香筑绿梦

于 江

32 用青春铸造无言的丰碑

张广谦

34 三十载墨香行 续写生态华章

刘 洁

优秀奖 YOUXIUJIANG

36 一名林场职工的十年心迹

王金龙

37 腊子河畔绿满径 半生守护林业情

张梅花

39 斧斤与绿荫的对话

牛丹妮

40 青春无悔 守护青山是永恒

陈公平

42 我的青春记事

刘小黄

45 我在林区的 32 年

陈对勤

47 把爱写进绿水青山

乔 晶

49 青山不负人：白龙江畔生态梦

赵恒好

51 唯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林区换新颜

崔 波

53 霜雪磨砺耀祁连

张九经

56 根植林海 共筑新时代生态梦

魏永红

57 青山依旧步履常新

谈峰珍

59 青山印记：三代务林人的岁月年轮

王文龙

60 林区忆事：绿海深处的流年碎影

田 燕

62 林海行

齐孝华

63 三代青山志 一脉护林情

张勇杰

责任编辑

赵 宏 张春阳 张苗苗

顾问

张宏祯 王雅秋 何建平
曹祥国 冯兴平 马志强
杨枢立 杨 帆 邢社贵
岳俊彬 敬鹏程 向 立
刘永江 赵正江 席升权
王 伟 何世刚 韩晓龙
赵树平 梁汝强 张 鹏
李 彬 刘锦乾 张向阳
潘 鸿 孙治明 张文珏
朱明辉 虎栋开 南克祯
马麒龙

地 址：

兰州市七里河区南滨河中路 259 号

邮 编：730050

电 话：0931-6117194（传真）

电子信箱：BLJGZB@126.COM

网 址：<http://www.bljly.com/>

封面：兰 雄

封底：曹天麟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我与《白龙江林业》的不解之缘

一本杂志,牵起三代务林人;三十春秋,镌刻一段绿色征程。岁月流转,转眼间《白龙江林业》已伴随我们走过三十个年头。这三十年,是白龙江林区转型发展的真实写照,也是一部弘扬“艰苦创业、无私奉献、不负使命、绿色发展”林业精神的壮丽史诗。

欣闻《白龙江林业》创办 30 周年征文启事,我轻抚书架上整齐的期刊,指尖停留在 1996 年创刊号泛黄的封面上,时光仿佛瞬间倒流。作为一名在白龙江林区工作近 40 年的务林人,我与这本杂志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它不仅是工作中的良师益友,更是林区发展历程的忠实记录者。

林海沧桑:

从伐木人到护林人的历史转型

白龙江林区开发建设始于 1952 年。经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批准,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汇聚于岷山脚下、白龙江畔和洮河两岸,拉开林区开发序幕,开启第一代务林人艰苦创业征程。

1996 年 1 月,《白龙江林业》创刊。那时我刚满十年工龄,在迭部林业局机关工作。偶然捧起刚创刊的《白龙江林业》,立刻被一篇育苗技术方面的文章吸引。当时正为技术难题困扰,这篇文章如明灯般为我指明方向。从那时起,每期杂志都成为我的“必修课”,陪伴我从

青涩的技术员逐步成长为一名正高级工程师。

1998 年,对于白龙江林区具有划时代意义。长江流域特大洪灾后,党中央、国务院英明决策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同年 9 月 16 日,白龙江林区率先在全省全面停止天然林商品性采伐,实现了从“砍树人”到“护林人”的历史转型。《白龙江林业》及时整版解读“天保”与“劳动保障”政策,分享转型案例,开设“精神文明”专栏,讲述先进人物事迹,激励广大务林人坚定走上生态保护新征程。

绿色征程:

生态保护与修复的艰辛历程

在生态保护与修复的艰辛历程中,《白龙江林业》始终与我们同行。天保工程实施二十多年来,林区职工自带行李工具、自备干粮,扎进荒坡秃岭,开展一次次造林大会战。杂志用一篇篇报道、一幅幅图片记录我们的汗水与付出,也成为技术交流和经验分享的重要平台。

我陆续在杂志上发表了《如何做好林木采种工作》《遥感技术在配合铲毒行动中的应用》《达拉林场火烧迹地清理和加快恢复森林的设想》《浅析迭部林区重点公益林管护工作》《阿夏自然保护区森林综合效益计量评价研究》《舟曲沙滩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的思考》等多

篇技术论文和“天保染就迭山绿”等通讯稿件。这些文章不仅是我工作经验的总结,更是与杂志共同成长的见证,坚定了我用笔记录林业实践的決心。

三十年来,《白龙江林业》累计发表技术论文数千篇,许多研究成果成功应用于生产实践,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天保工程实施至今,白龙江林区森林资源显著恢复:有林地面积增加 209 万亩,森林蓄积增长 1144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提升 10.5 个百分点。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大熊猫、雪豹等国家级保护野生动物重新出现。2005 年 1 月,杂志封面刊登迭部林业局职工在旺藏林场曹世坝沟拍摄的野生大熊猫母子照片,引发全林区振奋。随后,林区相继建立阿夏、插岗梁、博峪河 3 个省级自然保护区。

创新探索:

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融合

随着时代发展,白龙江林区在坚守生态保护底线的前提下,积极探索“生态+产业”融合发展之路。《白龙江林业》成为各单位交流产业发展经验、分享成果的重要阵地。多年来,林区筹措资金近 5 亿元,建成林木种苗、森林旅游等特色产业项目。

种苗产业发展尤为突出:苗圃数量从 22 处扩至 46 处,育苗面积从 2300 亩拓展至 6000 亩,存圃

量达6亿株,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苗木培育基地。

杂志还关注南华生态建设管护中心的发展。1991年,为缓解白龙江林区“资源危机、经济危困”的“两危”局面,甘肃省委、省政府引导职工转战河西,开拓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三十多年来,两代白龙江务林人在张掖市高台县扎根奋斗,实现“绿进沙退”的奇迹,探索出“职工治沙—沙产业开发—收益反哺治沙”的良性循环模式,谱写了无私奉献的壮丽乐章。这些成功经验通过杂志传播,为林区其他单位提供了宝贵借鉴。如今的南华,已成为集生态修复、葡萄种植、酿酒与生态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示范基地。

智慧林业:科技赋能生态保护

近年来,白龙江林区加速推进智慧林业建设,《白龙江林业》也紧跟时代步伐,专题报道科技创新成果。2016年起,各林业局(管护中心)建成森林防火指挥三维地理信息系统,并为一线护林员配备GPS定位手机等,管护效率大幅提升。

无人机巡护、远程视频监控等先进技术的应用,推动林区管护从“人防”转向“人防+技防”结合,让管护工作更加高效和精准。杂志曾报道博峪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森林眼”智能监控站建成投用,坚守“3393”高山瞭望所、守护林区32年无较大森林火灾的林务员顺利撤离。我既为科技的力量感到欣慰,也被老一辈无私奉献精神深深感动。

情系绿刊:

与《白龙江林业》共同成长

回首三十年,我最感激《白龙江林业》这本“绿色内刊”。它不仅是我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源泉,更为我搭建了成长与展示的平台。我从一名读者逐渐成为作者、通讯员,职业生涯的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它的滋养与培育,也让我深入理解了白龙江林业精神的内涵。

我清晰记得在《白龙江林业》上发表第一篇文章时的激动心情,那不足五百字的“豆腐块”,让我兴奋得彻夜难眠。手写稿变为铅印字,让我真切感受到文字的力量与责任。

那时电脑尚未普及,我常在灯下誊稿寄出,虽大多石沉大海,也曾遭到一些同事的不解,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写作。首篇文章的发表,给了我莫大鼓舞和坚持下去的勇气,从此一有题材就写。渐渐地,《白龙江林业》成了我业余的文字乐园。

作为忠实读者与投稿者,我每期必读。从“技术交流”“基层采风”等栏目中学习专业知识,了解林区动态。它不仅为一线职工提供展示才华的舞台,更是我的知音、良师和益友,传递着无私奉献、不负使命的价值追求。

以《白龙江林业》为起点,我逐渐扩大写作范围,文章陆续在省内外多种报刊发表,多次获评“优秀通讯员”,10多篇作品在全省及全国征文、摄影比赛中获奖。2014年,我调任林业局宣传部负责新闻宣传和杂志组稿工作,能快速上手

得益于多年的历练。

展望未来:绿色发展再启新程

站在新起点,我相信《白龙江林业》杂志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作为林区发展的“见证者”与“传声筒”,记录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新进展,展示林草资源管护的新技术,推广森林可持续经营的新模式,传播白龙江林业精神的核心内涵。而我,也将继续与杂志同行,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记录林区发展的每一个精彩瞬间,为白龙江林区的绿色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展望未来,白龙江林区将继续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加快绿色产业发展,推进智慧林业建设,弘扬生态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艰苦创业、无私奉献、不负使命、绿色发展”的白龙江林业精神。《白龙江林业》也必将与时俱进,创新办刊思路,拓展传播形式,更好地服务林区生态建设与绿色发展,成为传承和弘扬白龙江林业精神的重要阵地。

三十载同行,我们见证林区蜕变;共筑生态梦,我们仍将携手前行。在《白龙江林业》创刊30周年之际,衷心祝愿这本承载希望与使命的杂志越办越好,继续记录白龙江林区生态文明建设新成就,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愿我们不负青山、不负时代,携手共建绿色家园,共同谱写美丽甘肃建设的白龙江篇章,让白龙江林业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插岗梁管护中心 刘江林)



三十载笔墨缘 二十载守门人

滔滔白龙江水,日夜奔流,吟唱着三十载生态建设的壮歌;《白龙江林业》的墨香,缱绻弥漫,浸润着我生命中最为宝贵的二十年春秋。这流淌的江水与凝固的墨迹,共同编织了一段我与绿色事业的不解之缘。

当“三十载同行·共筑生态梦”的征文启事徐徐展开于案头,时光的闸门仿佛被瞬间冲开,记忆的潮水奔涌而至。回望二零零四年八月的那场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场景依然清晰如昨。管理局党委作出改版升级《白龙江林业》的决定,组织上将这份沉甸甸的期望与责任,郑重地交到我和敬鹏程同志手中。从那一刻起,我的命运便与这本刊物紧紧相连,我成为了这片“纸上林海”的忠诚守门人,用另一种方式守护着脚下的绿水青山。

我的行囊里,没有砍刀与油锯的锋利,没有铁锹与锄头的厚重,陪伴我的,只有一支承载责任的笔,一台定格瞬间的相机,一台连接时代的电脑,以及一颗为林业宣传事业永远滚烫的心。二十年,七千三百个日夜,我用“燕子垒窝”的恒劲,一字一句、一期一刊,悉心搭建着信息与精神的巢穴;用“蚂蚁啃骨”的韧劲,面对繁杂的稿件与严苛的截稿日期,耐心啃下编辑工作中的每一块硬骨头。从最初的选题策划、深入采风,到撰稿、核稿,

再到反复地校稿、组稿,直至最终付梓成册,这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流程,构成了我职业生涯中最熟悉、也最珍视的乐章。我始终将主管领导王小宁同志的殷切嘱托深埋于心:“每一篇稿件,都是白龙江新闻人的肺腑心声;每一期杂志,都是生态文明的生动见证。”这句话,犹如一颗充满生命力的种子,在我心田落地生根,破土而出,长成支撑我二十年如一日、投身于记录林区时代风采这项崇高事业的参天大树。

这二十年,我不仅是记录者,更是亲历者,亲眼见证并推动了杂志从黑白铅印的质朴,到激光照排的清晰,再到铜版彩印的华丽的“三级跳”。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当第一期散发着油墨清香的铜版彩印杂志捧在手中时,一位与林业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中年同事,眼眶湿润,摩挲着光洁的封面,动情地说:“这颜色真鲜亮,真美,像极了咱林区那五彩斑斓的秋色!”那一刻,所有的疲惫与辛劳都化为乌有,心中涌起的是无与伦比的欣慰与自豪。我深刻地认识到,这不仅是印刷技术的迭代升级,更是白龙江林业人对建设生态文明、描绘壮丽山河最深情的告白,是技术革新与人文关怀在方寸之间的完美融合。

我的足迹,与众多勤奋的林区通讯员的足迹交织重叠,踏遍了白

龙江畔的各个林场、管护站(林务所)。我们曾在凛冽的风雪中艰难跋涉,只为捕捉护林员巡山查林的最真实画面;我们也在炎炎烈日下挥汗记录,只为传达造林工人们“添绿”的艰辛与喜悦。二十年来,我们累计采编了二十多万份浸透汗水的稿件,编辑了一千五百多万字饱含深情的文字,拍摄了近四千张生动传神的新闻图片。这些数字,共同织就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生态文明建设画卷。版面之上,每一个固定栏目的深思熟虑,每一篇宣传文章的千锤百炼,每一张新闻图片的精挑细选,其背后,都是我们编辑团队和广大通讯员无数个日夜的伏案疾书、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我们用心用情撰稿,一丝不苟地校对文字、核实数据,精益求精地组稿编辑,心中唯一的信念,就是确保手中的每一期杂志都能尽可能完美无瑕,精准而深刻地反映林区日新月异的发展与变迁。

在这片由文字和图片构成的广阔版面上,最动人、最永恒的风景,永远是那群可亲可敬、默默奉献的林业人。他们是被誉为“林海愚公”的护林员,是数十年扎根深山、以场为家的一线职工。他们的事迹平凡却伟大,他们的故事朴实却感人至深,成为了激励一代代林区干部扎根林区、勇毅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我至今难以忘怀在内刊

铅色记忆

三十年前，当我亲手触摸那冰凉沉重、印着凸起字迹的铅粒时，心中便埋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我作为《白龙江林业》创办首任编辑，在字架、油墨与校样之间奔忙，一个为了生存而不顾一切的愣头青年，从此与白龙江林区一道，踏上了岁月的征程。

创刊号付印那夜，印刷机突然卡了纸。我和印刷厂厂长向哥（约摸 30 岁右腿颠簸的青年）守着机器到东方既白，油墨在印刷工小徐指甲缝里开出黑色的花。当第一缕阳光斜射进车间时，老向突然掏出半瓶烧酒，往铅版上洒了几滴：“得让这些哑巴字喝点酒，它们才肯开

口说话。”墨辊转动的声音里，我听见了白龙江的涛声。

铅字排版是场修行。每期杂志付印前,负责校对的娘子军举着铁尺量字距,像在丈量时光的刻度。有个盛夏的午后,我亲眼看见排字工万姐(腿脚有残疾)把排错的“林海”二字生生抠出来,指缝间渗出

“林海一线”系列报道中采访过的一位老护林员。他三十年如一日，孤独而坚定地守护着那片原始森林，曾在暴风雪中与猖獗的盗猎者勇敢搏斗，也曾在汹涌的山洪中不顾个人安危抢救珍稀树种红豆杉。采访结束时，他指着眼前一派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人工林，语气平静却充满力量地对我说：“你看这些树，我爷爷那辈人亲手种下，我父亲用一生守护，现在，轮到我了。”那一刻，我内心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与洗礼。黑龙江林业人的精神传承，不正像这生生不息、代代相守的森林吗？根，深扎于脚下这片热土；魂，永远萦绕于这片莽莽青山。

如今，办公室的文件柜中，整齐存放着二百一十六期亲手编辑、尚存墨香的杂志。它们是我二十年青春与汗水最直观、最厚重的注脚，静静地诉说着一段不平凡的岁月。它们忠实地记录了白龙江林区

从“砍树伐木”到“栽树护林”的历史性转型,见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如何在这里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直至深入人心。刊物的内容,也从最初单一的林业政策宣传、天保工程和公益林建设,不断丰富、拓展到生态保护修复、大规模国土绿化、森林草原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林下经济蓬勃发展、生态旅游与森林康养、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智慧林业建设等多元主题。这内容的变迁史,本身就是一部最鲜活、最生动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白龙江林区的探索实践史。

二〇二四年末,当年度最后一期杂志顺利完成付梓,我独自坐在电脑前,屏幕上播放着电视纪录片《绿色宝库白龙江》,画面中是那一片片我再熟悉不过的莽莽林海,碧波荡漾,生机盎然。回首凝望这二十年,我可以坦然无愧地说:我们未曾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未曾辜

负肩上的责任与最初的承诺。我们用笔墨辛勤耕耘这片生态文字宝库，为白龙江林区实践“扩绿、兴绿、护绿”三绿并举，推动“水库、粮库、钱库、碳库”更好联动的宏伟事业，写下了最真实、最深刻的注脚。

二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朵转瞬即逝的浪花，而我，也从当年那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被岁月打磨成了如今两鬓染霜的“老黄牛”。铅印与黑白的时代终将远去，但那份对生态文明的执着坚守，那份融入血液的绿色情怀，必将如窗外奔腾不息的黄河，一路欢歌，勇往直前，永不终结。

这二十年，我们以青春为墨，以匠心为笔，共筑的不仅仅是一个美丽的生态梦，更是用行动与坚守，书写并弘扬了白龙江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不负使命、绿色发展”的永恒精神。这精神，如同我们亲手培育和保护的森林，万古长青。

(造林处 刘永江)



的血珠染红了铅字沟槽。她笑着说：“这算给杂志添点颜色。”那年夏天，她的儿子考上了北京林业大学，万姐把“林”字的铅模用红绸包了塞进行李箱。

那时，每期杂志的诞生，便是一场耐心和细致的长途跋涉。稿件在案头堆叠如山，我们使用红笔在纸页上细细雕琢，删改勾划，每一次改动都仿佛雕刻匠人般谨慎。清样出来后，更需要一遍遍逐字校对，眼睛几乎贴在纸上，捕捉每一个可能的错误，一坐就是几小时，直至眼睛酸涩干涸，才肯罢休。为了丰富版面，我们还要在那些堆积如山的报刊杂志中寻觅合适的版花、插图，一页页翻找，只为寻到那些配得上林海苍莽的图案。

排版印刷的活计，全凭劳动服务公司下属的印刷厂那群残疾青年完成——他们是林业工人的后代，大多未受过多少教育，然而却用双手在字架前撑起一片天地。他们动作缓慢但一丝不苟，仔细地排字、上墨、印刷，默默完成着我们设计的版面。这些年轻人身体虽然各有不便，却用那残缺的手指，触摸着最完整的文字，用那笨拙却坚韧的手指，一粒一粒拾起铅字，再一粒一粒排进版框。深夜，印刷车间里，铅字在字盘里咔哒作响，油印机有节奏地摇动，他们默默劳作的身影映在墙上，如同山影般沉静坚定。我记得一次暴雨之夜，为赶印一期专刊，小罗——那个腿脚不便、却总带着明朗笑容的青年，全身湿透抱着校样冲进办公室，雨水顺着他的鬓角滑落，他却只急着让

我们检查：“老师，快看看，印得可还行？”他手中那叠校样微微濡湿，字迹却清晰如初，水珠滴落在纸上，洇开一小片墨色的印记，仿佛他无声的汗水也印进了字里行间。

2008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我蹲在印刷厂的水泥地上，看工人们把十二块铅版拼成完整的版面。铅字特有的金属气味裹挟着油墨的苦涩，在鼻腔里织成一张细密的网。老李师傅摘下套袖擦汗时，总爱用沾着油墨的手指敲敲铅版：“小徐你看，这字粒都是活的。”他说这话时，铅字在晨光中泛起蓝幽幽的光，仿佛林间松针上凝结的霜。

最难忘那年汛期，白龙江暴涨冲断了运输线。我们在烛光下赶制救灾专刊，铅字不够就用木刻补。老李连夜刻的救灾字样歪歪扭扭，却成了那期最动人的插图。当各单位拉运杂志的车辆翻越山山水水送到职工手中翻阅时，排字房墙上的挂历已经撕去了三十张。

如今我已进了省城，伏于案头，对着电脑屏幕敲击键盘，窗外满眼是斑驳美丽的绿色，我仿佛听见了昔日字架前铅粒碰撞的清脆回响。每当在档案室抚摸那些泛黄的合订本，铅印的墨迹会在纸上微微凸起，像树木的年轮。有时翻到某页，能摸到当年校样上修改时留下的凹痕——那是时光打在纸背的邮戳。那些印在泛黄纸张上的铅色文字，它们记录下的何止是林区的寒来暑往？这薄薄册页，分明是白龙江林区几十载风雨沧桑的见证，更是林业人用青春与生命书写

的史诗——字迹或许会模糊，但其中蕴藏的热忱与坚韧却永不褪色。

铅字印刷的时代早已被电子排版取代，但那些铅字，却以另一种方式沉入年轮深处，成为某种精神基石。昔日那些排字青年，他们的命运早已随时代奔流而去；万姐凭借在印刷厂练就的严谨，后来经营了一家小小的文印店，继续与文字打着交道；另一些伙伴，也散落在林区不同的角落，如种子落入泥土，各自在生活里扎下了根须。他们用残缺的身体支撑起一本杂志的脊梁，其精神亦如林海，在无声处积蓄着坚韧的力量——他们以残缺之躯排出的每一行方正文字，恰似以生命之力在时代的土壤中埋下的种子。

今年我调整到党委部门工作，再次承担起负责《白龙江林业》的编发刊印工作。三十年岁月流转，杂志已从纸页铅字，延伸到了电子屏幕之上。然而，那些在铅与火年代里，由无数双普通乃至残缺的手共同托举起来的“铅色记忆”，依然沉甸甸地压着心坎，沉静无声却力透纸背。当我在新岗位的案头敲击键盘，昔时那些铅字仿佛在我指端复活，重新排列组合，化作林间涛声。新来的招考考生小苗问我为何总爱抚摸打印样张，我指着纸上若隐若现的纹理：“这是白龙江的浪花啊。”窗外的云掠过远山，三十年光阴在纸页间静静流淌，如同我们守护的森林，年轮里藏着不灭的火种。

（党委工作部 徐广军）

一棵树 一片林

十多年前的我,满身尘土,两肩落满松针,目光所及皆是苍松翠柏。从未想过有一天会脱下迷彩服、摘下巡护袖章,转而伏案提笔,以键盘为巡护小路,继续丈量着这片山林。

破土

2011年夏,背着简单的行李,我走进了林场大门。那时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与一本名叫《白龙江林业》的刊物,结下这般深厚的缘分。

我是半专业森林消防队(现应急督查队)的一员,每天跟随“老大哥”巡山查林,归来便写写工作日志。日子如山涧溪流,平淡而有序。遇上雨雪天,就去秘书办公室搭把手。看着秘书伏案敲字的背影,指尖起落间流淌的文字,于我而言如同远山云雾,是那般遥不可及的技术活儿。

直到有一天,书记给年轻人布置了任务:每月交一篇稿子。场里每年要在《白龙江林业》刊发4篇稿件,可除了秘书,鲜有人动笔。怎么写?巡山查林这等平常事,如何变成纸上的铅字?那段日子,我总绕着书记办公室走,生怕被问起。“赶鸭子上架”的窘迫,至今想起仍觉脸上发烫。每次硬着头皮交上那些拼凑的文字,都像做了亏心事,心头发虚。

抽芽

2012年春节刚过,场里派我

做森林抚育现场员。一天,忽然接到电话催返场部。回去才知,政工干事要调离,场领导让我顶上,理由竟是“能写点东西”。我满心疑惑:就没写过什么,这“能写”从何说起?直到秘书翻开一期《白龙江林业》,我才恍然——一篇为应付差事,随手记下我和队友为瞭望哨运送太阳能电池板见闻的打油诗《登瞭望哨》,竟被全文登载,占了大半个版面。

“黄土铺地面,土坯搭建房”“木墩当板凳,木板拼凑床”“吃水不容易,取水一炷香”的瞭望哨之苦,还有“来回九小时,汗流肌肉僵”的艰幸运送,竟意外打动了编辑。更没想到,这首无心插柳的打油诗,径直为我推开了政工干事岗位的大门。

那一刻,第一次真切触摸到文字的力量——它让深山哨所寂寂无闻的坚守被看见,也为我这样普通的基层职工,轻轻推开了一扇诉说心声的窗。

新岗位,宣传成了我的“责任林班”。面对全然陌生的摄影,我买了相机,对着教程从零学起。禁毒踏查、防火宣传、森林抚育、病虫害防治……我举着相机“咔嚓”不停,抱着“新手拍一百张总能挑一张”的笨拙念头。

渐渐地,拍回的照片总算不那么“磕碜”,宣传栏告别了过曝与模

糊。手里的活儿摸出了门道,《白龙江林业》内刊上署名我的“豆腐块”,也悄然多了起来。再交稿时,心里的慌张淡了,竟隐隐生出一丝期待。

参加了一次局里的新闻报道培训班,像一道光穿透密林,照亮了视野。省报记者传授的“抓住新闻的‘魂儿’”“让照片自己‘说话’”,让我顿悟:宣传不仅是记录,更是传递温度。我开始有意识地捕捉身边点滴:护林员皲裂的手掌、育苗人弯成弓的脊背、抢修水管沾满泥浆的“迷彩绿”、禁毒踏查脚下黏稠的土路、防火宣传时老乡眼中专注的光、施放烟剂弥漫的白色云雾、巡山途中偶尔闯入镜头的生灵……这些画面和文字,从任务,渐渐化为心底生长的热爱。

一张禁毒踏查图片登上省媒,一条抢险救灾的消息被每日甘肃网采用……那份沉甸甸的满足,至今回味,心头依然温热。

生枝

2017年,岗位调至工会,宣传阵地转向新媒体。接到开通运营公众号的任务,那种熟悉的惶恐再次袭来。面对空荡荡的后台,仿佛又一次迷失在原始密林。

注册认证只是开始,随后的菜单设置、功能开发,才是真正考验。记不清熬了多少个长夜,屏幕幽光映着干涩的眼,一遍遍试错摸索。



终于，那个带着12个子菜单的公众号，像个颤巍巍立在山间的窝棚，在网络世界里落成了。当省总工会领导给予“一个人，一千块，一件事”的赞誉时，所有疲惫，瞬间化作清凉山风拂过心头，精神为之一振。

然而，从“设计”到“小编”的转身，远非坦途。“小编”二字背后，是拍摄、撰稿、编辑、发布一肩挑的重担，是“事不过夜”的效率要求，更是对技能的全面淬炼。

忘不了2018年6月那个深夜，紧赶慢赶剪完“中国梦·劳动美”演讲比赛视频，次日优秀护林员表彰大会刚结束，又随队踏上赴京列车。途中，眼皮沉重如铅，手指仍在手机屏上滑动，一遍遍推敲护林员表彰的稿件。随队全程记录优秀护林员外出疗休养的点滴，也只有有在车上、在宾馆休息时紧忙赶一赶进度，那篇表彰护林员的推文从公众号发出，又是一个深夜……当《白龙江林业管理局表彰30名优秀护林员》阅读量如春水破冰一夜冲破2000，当《甘肃工人报》全文刊出报道，当疗休养纪实《工会带我们来“休假”》被中国农林水利气象工会公众号和《白龙江林业》采用，甚至化作纪录片深沉有力的旁白……那一刻，所有辛劳凝结成林间清透的晨露，在阳光下，闪烁着微小而坚定的光芒。

根脉

2023年，我开始负责内刊编

辑工作。每一份来稿于我，都像一棵沾染泥土清香、带着露珠的小树苗。翻动纸页，心弦常被轻轻拨动。那些来自基层的文字，或许不华丽，却蕴含真实的年轮纹理。那些略显生涩的句子，像素待提的照片，还有似曾相识的笔法——不正是当年那个抓耳挠腮、笔头生涩的自己吗？

角色转换带来视角变迁。编刊，如同林间寻宝，需在字里行间甄别有生命力的“好苗子”；排版布局，犹如“间伐”，要留出呼吸的缝隙；审核校对，则像精准“除虫”，容不得半点马虎。每一期内刊印成捧在手心，都像完成一次精心抚育，心头涌动特有的踏实与满足。

十多年光阴，仿佛林间穿行，倏忽而过。手中的笔，从爬格子变为敲键盘；背后的阵地，从泛着墨香的纸页延伸到方寸屏幕。从纸刊到新媒体，深悟两者血脉相连。昔日投稿磨砺出的新闻眼，如今用来起标题依然受用；那些年反复琢磨文字的经验，让今日撰写推文更有底气。当内刊上劳模故事拍成短视频，老报道的厚重真实遇上新媒体的鲜活灵动，碰撞出奇妙火花。

回首望去，那些为个“豆腐块”辗转难眠的深夜，那些为一张理想照片在山梁跋涉的深一脚浅一脚，那些赶稿熬红的双眼……它们并未消散，而是沉淀下来，化作一圈圈清晰坚实的年轮，烙印在成长的

脉络里。再翻历年《白龙江林业》，如同翻阅自己拔节的轨迹：依然记得书记催稿时不容商量的眼神，第一次看到自己名字印在内刊上的悸动，被官方媒体刊载时的欣慰……

如今伏案审稿，常不由自主在某段描写林务员日常的文字前驻足——那些带着泥土芬芳的句子，多像当年我在巡山日志上生涩却真诚的心声。有时忍不住润色几笔，刹那间，仿佛又看见当年书记放在我案头那沓厚厚的稿纸。

原来这薄薄的刊物，早已超越简单的记录。它是一代代林业人手中传递不息的火把，曾在我迷茫时照亮前路；如今，又因我的参与，将这份温暖与光亮，轻轻映照在更多年轻同行跋涉的足迹上。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本浸润油墨香的刊物，记录的何止林海深处的工作日常，更是一代代林业人无声流淌的青春。何其有幸，我的成长能与它交织相伴；更深切期盼，未来能有更多年轻的身影，在这里写下他们的跋涉与成长。就像林间幼苗终将参天，这些承载着山林温度、散发着草木清香的文字，也必将在时光流转里，生根，抽枝，最终长成一片郁郁葱葱、生生不息的精神森林。

（党委工作部 张春阳）

幽幽墨香 30 年

该怎么写这 30 年呢！写 30 年山间岁月长，除却群山无故人；写 30 年林间小径幽，青藤绕屋秋声早；写 30 年挥镐植绿累，光阴荏苒绿满梁；写 30 年奋笔耕耘忙，伏案翻阅夜灯亮……要写 30 年，怎能不写陪伴我最久的那个朋友呢，从第一天上班就静静躺在我的桌上，如今，它仍在我桌上最显眼的地方，那本最新的《白龙江林业》，飘着一缕墨香，淡淡萦绕在身旁。

初遇——林业人的文字梦

要写《白龙江林业》，不得不写的一个人，何峰，他是我父辈的朋友，我一直叫他何叔。何叔是局宣传部部长，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一手夹烟，淡蓝色烟柱在指尖飘摇，一手卷着一本书或几张稿纸。路上遇到，会用那特有的沙哑声音问我毕业了没有，什么时候开学之类。我工作到局办公室没几天，何叔送来几本杂志，没错，就是《白龙江林业》，翻开书页，林家大院的气息随着墨香扑鼻而来。因为在办公室做文秘，需要熟悉各部门业务，需要学习各类文稿写作，那时候没有网络，查阅资料全靠杂志，《白龙江林业》便成了我的入门“老师”，通过它，我了解了白龙江的基本情况、知道了林业人的工作内容、理解了如火如荼的大生产、也学会了如何写简讯，更跃跃欲试偷偷写了几篇压箱底的文章。

年底，由局宣传部主办的《迭部林业》创刊，何叔给我拿来厚厚一沓印着“迭部林业”的文稿纸，让我有空多写几篇文章投《迭部林业》刊发，还说好的稿子可以推荐给《白龙江林业》。在何叔的催促下，我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尼玛》，一个林家大院的小女孩和藏族老阿妈的故事。然后一发不可收拾，陆续刊发了反映营林女工工作情感的《马兰花》，反映林场小学女教师生活的《天堂里的鸟》，反映农合工辞退的《归路》，还有门卫室的《老木头》、洗礼灵魂的《山火》，其中也有几篇推荐给《白龙江林业》发表。

那几年，《迭部林业》的“林海艺苑”栏目基本被我承包。每次遇到何叔，他说得最多的就是文章又发表了，你再写一篇关于哪方面内容的。林区的生活枯燥，基本没有娱乐活动。于是，我白天上班，晚上就伏案码字。被推荐在《白龙江林业》发表的文章也越来越多，慢慢地，也有部分文章出现在省工会《五月花》杂志和《甘肃日报》的版面里。有领导来检查，何叔会介绍我：这个就是张琳。慢慢地，也有人会和我说：就是你写的《昨夜星辰》啊，写得真好！而我，也被这份小小的成就陶醉，喜悦的同时激励我继续耕耘。

后来，由于结婚生子，业余时

间充斥着油盐酱醋的苦恼和孩子的哭闹，笔头便不再勤奋。遇到何叔，他依然一手夹烟，笑呵呵地逗孩子，然后和我说他最近写了什么文章在《白龙江林业》反响很好。再后来，电子刊物大量上市，《迭部林业》停刊，何叔去学校任书记，并在那里退休。何叔的孩子都在兰州工作，何姨在兰州带孙子。退休后的何叔一个人住在白云，时常能看到他坐在机关围栏边的台阶上看手机。我也时常和他聊天，他会开心地给我看他在网站发表的律诗，让我看评论区的赞美，告诉我他挣了多少稿费，然后笑着说又能买两条烟。家人叫他去兰州团聚，我也劝他，他总说喜欢林区，喜欢清静，在林区待着，他才有写作的灵感，等过几年身体不行了，再去兰州。

何叔走得很突然，那几天感觉身体不适，叫儿子来接他，接回去的当晚，还没来得及去医院就突然走了。何峰，一个深爱大山的人，在林海中追寻了一辈子文字梦，最后悄然离去，那些发在网站的律诗永远没有了后续。感谢何叔，带我认识《白龙江林业》，激励我写出一篇文章，感染我在林海中扎根寻梦。

相知——那只叫“欢欢”的小鹿

要写《白龙江林业》，记忆最深的应该是那只叫“欢欢”的小鹿。身在大山，小动物是常见的。行车在



路上,总有小松鼠拖着毛茸茸的尾巴轻盈地窜过公路,野鸡扑棱着五彩的翅膀仓皇地撞在汽车挡风玻璃上,豪猪一家老小背着尖刺悠闲地在路边散步,高大的鹿角若隐若现在山坡的树丛里,汽车马达轰鸣,鹿群受惊奔跑,露出后臀白色的桃心……

也总能接到群众的电话,电话那头急切地说哪里有一只受伤的小鹿,哪里发现一只摔死的野猪。而救助受伤的动物,掩埋动物的尸体,也是林业人的日常。那年,巡山的护林员在草丛里发现一只奄奄一息的母鹿,小小的鹿崽蜷缩着身子在母鹿身下瑟瑟发抖,母鹿没有救治过来,小鹿崽被送到资源科,没有地方安置,资源科的工作人员就在阴面办公室阳台的角落里给它搭了一个小窝,小鹿崽有了一个“家”。刚开始,小鹿整天蜷缩在小窝里,慌乱的眼神不知所措地四处张望。因为太小,它不会吃东西,大家看它的眼神里藏着怜悯,都觉得过不了几天,小鹿就会去和妈妈团聚。

买来奶粉奶瓶,科室的老魏当了小鹿的“奶爸”,他给小鹿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欢欢”,说是要让它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地长大。欢欢是幸运的,老魏住在办公室,像带孩子一样,给欢欢试水温、泡奶粉,把奶瓶塞进它的嘴里,隔几个小时就喂一次,从起初的抗拒到慢慢吮吸,到后来的大口吞咽。欢欢的眼睛越来越亮,毛发越来越柔顺。

两个月后,欢欢成了老魏的“尾巴”,楼道里,年过半百头发花白的老魏走在前面,身后踢踢踏踏

跟着一只活蹦乱跳的小鹿。有时候阳台门没关好,欢欢会自己溜出来串门。因为同在三楼,我们办公室成了欢欢常来的地方,楼道里清脆的“哒哒”声响起,我们就知道,欢欢又溜出来了,不一会,就会看到一个小小的鹿头出现在门口,圆溜溜的黑眼睛往里张望,我们叫它“欢欢,来!”它会蹦蹦跳跳地进来,鹿的弹跳极好,稍不留神,它就会跳上沙发,蹦上桌子,在文件上留下大大的梅花印记。不一会,老魏的声音就会在楼道里响起“欢欢,欢欢,快回来……”欢欢便又蹦蹦跳跳地跑出去。

傍晚,老魏会带着欢欢在机关院里的草坪上散步,欢欢在草地上撒欢,老魏笑呵呵地在旁边看。当时,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型,《白龙江林业》大篇幅报道了“欢欢”的故事,封三还刊登了老魏和欢欢的照片。

欢欢逐渐长大,楼道里已经关不住它了,人工养大的鹿没法放归山林,最终,欢欢被送去兰州动物园。欢欢被送走的那天,老魏落寞地站在草坪边,孤独的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很长。后来,听说老魏去动物园看过欢欢,欢欢看到他,撒着欢跑来蹭他的脸。

如今,老魏已退休多年,但那张照片依然留在我们新出版的图册里,照片上,老魏蹲在草地上,低头慈爱地看着欢欢,欢欢依偎在老魏身边,抬头用鼻尖轻触老魏的脸。

相伴——那些山间守望的岁月

要写《白龙江林业》,怎能不写

这些年的陪伴。木材生产时期初遇,从杂志里能感受到山上油锯轰鸣,密林里“顺-山-倒-喽”的号子震天,料场堆积如山的木头,装满原木的东风车在盘山道上排成长龙,纤维板车间热热闹闹,林业人火热的生产场景仿佛就在眼前。天然林保护工程启动,林业职工从拿着油锯斧头的“砍树人”变成了“护林人”,职工全员下岗再竞争上岗,那时的《白龙江林业》,书页里处处渗透着转型的阵痛,看到最多的就是各级领导到林区调研,职工拿着微薄的工资在苗圃劳作,在山头植树,年复一年在高高的瞭望哨守望。天保一期结束,《白龙江林业》和林业人一样,展露出新的生机,一本本杂志带着一个个好消息送进密林中的各个护林点站,大山里的守林人通过杂志看到工资上调,看到解决医保和住房公积金,看到各兄弟单位积极生产生活,也通过杂志把自己的欣慰、喜悦和工作传送出去。

那些年,空闲的日子被网络填满,很多杂志停刊转型。而《白龙江林业》带着淡淡墨香,记录着林业人的工作生活,承载着林业人的希望,依然如期而至,和坚韧的林业人一样,在绿水青山的守望里过了一年又一年。

而我,因办公室工作繁杂,期间经历了农合工辞退时的风波,经历了下岗上岗,经历了拿着微薄工资的坚守,写了一份又一份的总结汇报,接待了一个又一个上访者……在日复一日的工作里,写作的激情慢慢消退,荒废了笔头,也蹉

工作之余,《白龙江林业》更化作一扇通往诗意与远方的窗。杂志的“林海艺苑”栏目里,一篇篇优美的散文、诗歌,将白龙江林区的四季美景描绘得栩栩如生。春日,我

[illegible]

(送部管护中心 张 琳)



跟随文字漫步在百花争艳的林间小径,感受报春花探出红嫩花萼的生机,目睹高山杜鹃在云雾中若隐若现的绰约;盛夏时节,透过作者细腻的笔触,仿佛置身于遮天蔽日的冷杉林,听松涛阵阵与山涧溪流合奏,看阳光穿过枝叶洒下斑驳光影;金秋来临,满页的文字都浸染着金黄,层林尽染的山峦、随风翻飞的落叶,宛如大自然精心绘制的油画;寒冬里,杂志带我领略冰雪覆盖下的林海雪原,皎洁的月光为雪松披上银纱,寂静中蕴含着生命的坚韧。这些充满灵性的文字,不仅让我领略到家乡山林的绝美,更在日复一日的繁重工作中,为我疲惫的心灵筑起一座宁静的港湾。每当读罢一篇佳作,心中便涌起对这片土地更深的眷恋,工作的动力也随之充盈。

《白龙江林业》宛如一条无形的纽带,紧密串联起林业战线的同仁们。每期杂志甫一发行,林场办公室便成了思想交流的热土。大家围坐一堂,时而为文章中前沿的技术创新展开热烈探讨,时而分享管护工作中的鲜活见闻,字里行间流淌着对林业事业的赤诚热爱。

犹记得1997年,我的处女作在《白龙江林业》上发表,那一刻的欣喜至今仍历历在目。此后,我与这本杂志结下不解之缘,陆续发表了多篇文章。在这个过程中,它不仅是我汲取知识的宝库,更化作点燃创作热情的火种。正是得益于在《白龙江林业》上的写作积累,我获得了领导的赏识,得以调入机关,开启了公文写作的全新篇章。

而“工作研讨”等特色栏目,恰似跨越空间的桥梁,让分散在各个管护站的同仁们有了思想交锋的平台。我们以文字为媒,在字里行间倾诉工作中的困惑,分享收获的喜悦;在思想碰撞中相互鼓励、携手同行。在这片广袤无垠的林区,《白龙江林业》串联起每一位林业工作者,编织出一张温暖而坚实的情谊之网,见证着我们共同成长的足迹。

三十年来,《白龙江林业》自身也在不断蜕变。从最初简陋的铅字排版,到如今精美的全彩印刷;从单一的技术交流,到集政策解读、生态科普、文学创作于一体的综合性刊物,它始终紧跟时代步伐,记录着林业行业的变革与发展。天然

林保护、生态修复、森林防火……每一个重大政策的落地,都能在杂志中找到翔实的解读与生动的实践案例;智慧林业、碳汇交易、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新兴领域,也在杂志的专题报道中逐渐揭开神秘面纱。而我,也从杂志的忠实读者,成长为偶尔提笔撰稿的作者,将自己在林业工作中的感悟与经验诉诸笔端,与更多同仁分享。这种角色的转变,让我与杂志的羁绊愈发深厚。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回望,《白龙江林业》早已超越了一本行业期刊的意义。它是镌刻着青春记忆的时光胶囊,是指引专业成长的灯塔,是维系林业人情感的纽带,更是白龙江林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三十载岁月,青丝渐染霜华,但这份情缘历久弥新。未来,我愿继续与《白龙江林业》携手同行,在守护绿水青山的征程中,书写更多精彩故事,让这份珍贵的情谊,如同白龙江水般,奔腾不息,永续流传。

(洮河管护中心 卢耀)



白龙江林区的“绿色名片”

值此《白龙江林业》创刊30周年之际,作为宣传我省白龙江林区生态建设保护事业的重要窗口,见证了林区从森工企业采伐到实施国有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直至国有林场改革等重大历史进程,集中反映林区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职工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用青春、智慧和汗水为陇原大地增添新的绿色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业已成为影响和带动林区文化建设的一张“绿色名片”,受到广大干部职工的普遍认同和喜爱。

说起与《白龙江林业》的了解与交往,还要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当时创刊条件简陋,人员紧张,没有经验可谈,都在摸索中积累方法。那个时候电脑还不普及,更谈不上电脑制版和印刷。编辑部的同志大多身兼数职,每篇稿件往往都是写了又改、改了又誊、誊了再改,大块头的重要稿子密密麻麻地注满了各种修改语句和符号。因为是手写稿,还要画版面,标明每一篇文章的标题、字号、大小以及大致位置,每期出刊数万字,忙起来则是通宵达旦又乐此不疲。

原先管理局后勤服务中心有家印刷厂,是由十多名残疾人来承担《白龙江林业》的印制任务。在潮冷又略显空旷的车间,他们手持木制匣子,从放置整齐、大小不等的一排排铅字中,熟练而又准确地找出视角颠倒的每个铅字以及大小,逐个摆放在制版木框内,用木块顶

住每行段落,再用麻绳把框边系紧,最后用木锤把版面敲实平整,沾着油墨的滚筒匀速飞快地转动,散发着油墨气息、字迹清晰干净的纸张便呈现在车间桌面上。

因为是易燃品,在寒冷的冬天,车间内并没有暖气,也不允许生火,取字排版时戴手套不方便,大多人的手上由于长时间暴露在外而生了冻疮。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时常也能听到大家的欢声笑语。裁切出成品后,他们会仔细翻看每一页的文章,看到熟悉的名字和身边的事情也会聚集在一起,性情直爽的人嗓音会高出平常一些。

林区人的工作生活以及个人命运,时刻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紧密相连。30年来,林区人大多经历了漫长而又艰辛的发展历程。在洮河两岸、天险腊子口、羌道古城、阴平山下、祁连山脉,一群群操持着不同口音的人们,长年累月散落在高山峡谷,远离城市喧嚣,用朴实平凡的举动,共同为祖国建设和生态保护默默奉献着毕生。一辆辆满载木材的卡车源源不断驶出林区,一路奔向远方;白雪皑皑的大板沟瞭望哨所,一双双警惕的目光环顾着山峦起伏的沟壑梁峁;人迹罕至的村庄高山之巅,一串泥巴脚印踏着妖艳的红色花蕾;洮河百里万亩绿色长廊建设现场,男女老少顶风冒雪栽植成片新的绿色;杨柳依依的苗圃地畔,头戴草帽方巾的

女人们躬下腰移植一株株嫩绿的树苗;火魔肆虐的达拉温泉沟61林班,梁煜等11名勇士徒手攀爬峭壁扑灭最后余火;荒漠戈壁的河西走廊,林区人用勤劳智慧酿造出甘冽的葡萄酒远销国外。

30年来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和省委的关心支持下,白龙江林区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崭新变化,全面转型为以生态建设保护为主的省属公益性事业单位,职工工资、住房、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条件等民生福祉得到大幅度改善,与全省人民一道步入了全面小康社会,正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幸福和谐美丽新林区的时代篇章。

《白龙江林业》创刊以来,优化改版了多次,由原先的铅字印刷、黑白单色变为现如今的电脑排版、彩色套印,形式上更加丰富多彩,始终坚守着传承优秀文化、弘扬时代主旋律、传播林区正能量的职责使命。在发行的数百期内容中,详略不等地记载着林区生产建设和生态保护发展的点点滴滴,集中反映出白龙江人特有的坚韧、顽强、奋斗与奉献。中国式现代化幸福和谐美丽新林区建设的新征程上,林区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值得记忆,每一个奋斗的人都值得褒扬,广泛凝聚起林区不断前行的磅礴力量,激励我们牢记使命、传承精神、担当作为。

(规划院 赵宏)



三代人的青山答卷

洮河的水,见过山的伤口。上世纪70年代,洮河林业局油锯轰鸣的工棚里,伐木工李大山将滚烫的油锯齿深深楔入冷杉的躯干。参天古木轰然倒下时,砸起的雪尘遮住了半边天。“那时不觉得是砍山,只觉得是给国家‘献栋梁’。”他黝黑的手掌抚过年轮如刻的树墩,那里曾流淌着松脂的芬芳,也浸透着一代人汗水的咸涩。无数这样的巨木顺洮河而下,山脊却日益裸露出刺眼的红土。洮河含沙,日渐浑浊,如同大地无声的泪痕。

1998年的长江洪水,成为大地的警钟。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一声令下,洮河林区的油锯骤然哑了。李大山放下磨得锃亮的斧头,接过沉甸甸的树苗,茫然站在曾被伐光的山岗上。风卷着沙砾打在脸上,生疼。那一年,无数像他这样的“砍树人”在迷茫与阵痛中,笨拙地弯下腰,将一株株细弱的云杉苗栽进裸露的土地。生存的焦虑如影随形——林场发不出工资,许多家庭靠挖野菜度日。李大山的妻子王秀兰,白天在苗圃育苗,晚上借着月光纳鞋底换钱,手指被麻绳勒出道道血痕,却把分到的口粮偷偷留给下山的护林员。“树要活,人更要活。山倒了,家就没了。”她的话,是那个艰难岁月里最朴素的信念。

光阴不负青山志。二十余载春秋流转,当年李大山栽下的小苗已

亭亭如盖,连成苍翠的林海。在九旬峡深处,当年被剃光的山头重新披上墨绿绸缎,消失的溪流重新弹奏起清音。数据无声诉说着这场涅槃:森林覆盖率从低谷时的38%跃升至76%,水土流失面积锐减65%,洮河含沙量下降一半。更令人振奋的是,红外相机捕捉到华北豹的矫健身影,这是洮河生态链修复最生动的勋章。

守护的接力棒,已传到第三代手中。李大山的孙女李梅,硕士毕业后放弃城市高薪,回到林区当起了“科技护林员”。在智慧管护中心,她轻点鼠标,三维立体的洮河林区在屏幕上缓缓旋转,每一株珍稀植物的坐标、每一处水文监测点的数据、甚至山风穿林的轨迹都清晰可见。爷爷巡山靠双脚丈量,父亲护林靠经验积累,而她,用无人机巡航、用大数据分析森林火险等级、用卫星遥感监测病虫害蔓延。“守护青山,也要插上智慧的翅膀。”她指尖跃动的数据流,是新时代林业人书写的绿色宣言。

《白龙江林业》杂志,如同一部流淌的林业史诗,记录着这沧桑巨变。创刊号上“放下斧头,拿起锄头”的号召早已泛黄;90年代末的专栏里,印着林区工人攥着树苗在风雨中前行的照片,眼神坚毅;去年特刊的封面,正是李梅操控无人机的画面,背景是层林尽染的迭部

秋山。三十载墨香,浸透了洮河人从“木材仓库”到“生态屏障”的壮丽转型,也浸润着三代人无悔的青春与滚烫的赤诚。

青山不负,绿水生金。今天的洮河林区,正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碳汇交易平台上,洮河的万顷碧波化作可量化的“绿色财富”;林下经济蓬勃兴起——文冠果油加工厂机器轰鸣,山野菜、羊肚菌合作社订单不断,生态旅游线路吸引着八方来客。昔日伐木工的后代们,在青山绿水间找到了富足的新路。李大山老人看着孙女的直播间里,天南海北的网友为洮河的云海、冷杉和野生熊猫惊叹刷屏,眼眶湿润:“值了,当年栽下的苗,结出的是子孙后代的福啊!”

夕阳熔金,为迭部雪峰勾勒出庄严的轮廓。奔流不息的洮河水,携着松涛阵阵,日夜吟诵着一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歌。从伐木的轰鸣到播绿的号角,从求生存的挣扎到谋发展的智慧,洮河三代务林人以血肉之躯抚平大地的创伤,用坚韧与智慧在青山间写下永恒的答卷——这答卷,以年轮为笔,以碧水为墨,以巍巍青山作证:守护,就是最深沉的热爱;奉献,终将绽放最美的芳华。

(洮河管护中心 师进钰)

墨香岁月：我与《白龙江林业》的二十年

我与《白龙江林业》的初识在二十多年前，那时我参加工作不久，在白林电站上运行。一天，站里的通讯员给我们送来了一些杂志和报纸，让我们组织学习。我漫不经心地打开一沓报刊，突然，一本淡绿色的、略显粗糙的刊物——《白龙江林业》映入我的眼帘，它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一片初生的桦树皮，带着油墨和纸张混合的、生涩而朴实的香气。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杂志，里面既有林区的工作动态，也夹杂着一些一线职工的诗歌、散文，写的是巡山的路，护林的人，山间的云。文字虽然质朴，但像一股清泉，一下子淌进了我心里。原来，那日复一日所做的枯燥工作，在别人笔下，竟能生出花来。那个夜晚，在宿舍昏黄的灯光下，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那几本《白龙江林业》，第一次萌生了一个念头：我是不是也能写点什么呢？

我的第一次投稿，充满了忐忑。我写的是对祖国山河的赞美，对几千年历史的歌颂。我把稿纸工工整整地誊写了一遍，像完成一件神圣的仪式，交到了通讯员手上。之后的一段时间，我每次看到新来的杂志，心都会怦怦跳，翻看目录时，手指都是抖的。

直到有一天，我真的在散发着

新墨香的杂志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和那篇题为《中国铭》的小文。那一刻，那本薄薄的杂志，在我手中重若千钧。它不再只是一本内部刊物，而是一座桥，将我的内心世界，与一个更广阔的表达空间连接了起来。自此，我便成了《白龙江林业》最忠实的撰稿人之一。

数年之后，我调到林场成为一名护林员。虽然远离城市，深山里生活清寂，但巡护工作中总会有新奇的发现。于是我写珙桐花开如白鸽振翅，写呦呦鹿鸣在林间追逐嬉戏，也写护林人冬日踏雪时眉睫上凝结的霜花。笔下的风景，是我用脚步丈量过的土地；文字里的情感，是我与这片山林朝夕相处的呼吸。我并未奢求什么，写作本身，已是对平凡生活最好的慰藉。

然而，文字自有它的力量。渐渐地，我在林场里有了点小名气。有一次，场长来护林站检查工作，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你在《白龙江林业》上的文章我都看了，写得不错。我们林区，不缺能吃苦的汉子，但既懂业务又能提笔的‘秀才’，是块宝啊！”

不久，命运的转折悄然而至。我从护林站调到林场机关，随后又因写作特长被调往局党委工作部。于是我的“战场”，从崎岖的巡山

路，转移到了方寸之间的书桌。工作岗位在变，不变的是我对《白龙江林业》的深情。在新的岗位上，我努力学习理论政策和业务知识。而那本杂志，始终是我最重要的精神家园。我继续用文字记录着林区的变迁，只是视角更加宽广，思考更加深入。

时光在纸页间静静流淌，二十多个春秋倏忽而过。抚摸着珍藏的旧刊，从最早粗糙的纸张，到后来光洁的版式，每一期都记录着林区发展的足迹，不禁感慨万千。这本刊物见证了我的成长——从一个青涩的运行工，到护林员，再到党务工作者。它像一位沉默的导师，在我迷茫时给予方向；它是一片沃土，让一棵懵懂的树苗得以茁壮成长；它更是一条奔流的河道，承载着无数如我一般的林业人的追求与梦想。

《白龙江林业》于我，早已超越了一本刊物的意义。它是我二十多年青春的见证，是林业人精神的家园。在这里，每一滴平凡的水珠都能汇入江河，每一棵树苗都能生长出属于自己的年轮。而我的根，始终深植在这片沃土中；而我的枝叶，曾因它而拥有了触及天空的可能。

（博峪河管护中心 肖 斌）



往事历历 心渐昭昭

初踏入林区时,松涛吹黑发;再回首,已是雪满白头。不经意间,《白龙江林业》携我一路风雨走过了三十载。回望三十年来的不平凡历程,《白龙江林业》在凝聚白龙江林区队伍、汇聚白龙江林区文化、引领白龙江林区发展、促进白龙江林区宣传等方面一直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值此《白龙江林业》杂志创办三十周年的庆祝与纪念,将我必然带向林海深处的记忆。

上个世纪的1995年7月的一天,段长让我到他的房子里去开会。

我们的这个工段是新成立的工段,叫五工段。我刚参加工作就修这五工段的路,当时我们都住帐篷,十几个人一顶帐篷,打的通铺,食堂一天早晚开两顿饭,早饭是菜汤馒头,说是菜汤,更多的是水,油星子就像天上最亮的星星一样,就那么几颗,躲闪着几片残存的菜叶;中午在工地上啃带来的干馒头;晚饭大部分就是米饭、一个炒肉菜,肉大多时间吃的都是有异味的,但也能下咽,晚上也没啥不舒服的,或许与劳动强度大有点关系。我们的工资是计件工资,干一天有一天,不干不得。我们刚参加的新工人分成了两个班,一班分在一工段,二班分到二工段,我被分在了二工段。给我们分配的路段,

大部分都是土方,石方很少。石方多的地段,要放炮炸毁,较危险,不让我们干。修路就是在未开挖的山上,修一条简易林区便道,供汽车运输木材。工具就是铁锹、洋镐、钢钎、玻璃斧、弯把锯等原始工具,另外还有老前辈们发明的一种工具——三锹板。三锹板就是用一块长约60厘米、宽约30厘米、厚约5毫米的钢板,在左右两边各宽约10厘米、上下各约10厘米的钢板表面打四个孔,再用两根长约50厘米、直径约5毫米左右的木棍,竖对准四个孔,然后用较粗的铁丝,分别穿进四个孔,分别绑紧木棍,然后再用两根拔河的绳,长约1.8米左右,分别放在左右两边,每根粗绳的首端,从中间平均分开,两股绳分别在上下孔穿进去和铁丝,一块绑紧木棒。一人两手抓住左右两边的木棒上端,一只脚踩在钢板中央,两边俩人斜对着,踩三锹板的人,用力拉绳,三锹板就移动起来,把地面上的土就推起来,向前移动,快到路基边缘,两个拉绳的人,要使劲用力往上提,推三锹板的人,两手握紧木棒也顺势往前一送,土也就扬出去了。别的工具都让其他人拿去使用了,我只能出蛮力拉三锹板了。这样的繁重体力劳动,使我们一起来的新工人都吃不消,毕竟都才从学校出来的城里娃,很难适应艰苦的生活,工作

的劳累,没电的夜晚,每天都重复着简单繁重的体力工作。不到两年,新工人基本走得差不多了。他们都没看到公路的修通。

劳动使我胳膊上的肌肉和胸肌,明显的凸起,脚力也矫健,食肠好似也宽大了。劳动使我自食其力地得以生存,并站稳了脚,更使我幸福地看到劳动的成果。

我们这个修路的工段,成建制地留下来,成立新的木材生产工段。

段长叫孙安宝,是从木材生产二工段调过来的,30多岁,康县人。身高近1.8米,方脸、浓眉小眼,身板笔直,有当过兵的特征,小腿上经常打着绑腿。绑腿比我打得牢固,我的绑腿经常松松垮垮、掉带,同事常戏谑“谁的肠子掉了”。

进到段长房间,指导员、副段长、现场员、检尺员都已坐在凳子和床沿边,十二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我。段长侧坐在椅子上,打绑腿的腿互相交替着,上身斜靠在,用废料头支撑起来的油漆剥落泛黄的大箱子正面,微微晃动的身躯,摩擦着那把漆黑的铁锁,带动着锁扣,发出虚弱的呻吟声,左手夹着半截燃烧的纸烟、右手在木箱子上,哗哗地翻着一本杂志,微低头,眼睛快速地扫瞄着书页。听到声响,侧头看着我说:“找个材块,坐下,我们开个会。”我轻脚移到铁炉

子旁边，在码的整齐的柴火上，顺手取了个较宽的桦木柴块，杵在一处空闲又潮湿的地上，屁股挨在竖截面上，两腿并拢，双手搭在大腿上，背轻靠在后面的木板墙上。“今天，开个管理人员会，明天段上在三伐区，收杨老板采伐木材的方，在座的都去。路断了快一个月，我们要赶紧把山上的料串到沟底，索道机、集材机都快吃不上料，料台要多归些楞，腾出些地方归楞。今年段上的任务一定要完成……。”段上人手不够了，也安排我干检尺、跑现场、油锯等工作。但我主要是材料、管理员工作。路都断了近一个月，菜早都没有了，只剩米面，清油也快没了，山上的野菜吃得人搜肠刮肚，面无人色，幸亏油脂燃料拉的充足，机械才正常吊料、集材，段上也就正常生产，当年任务顺利完成，并超额完成近千方。

会开完，孙段长叫住我：“小李！我找熟人，给你要了本咱们管理局办的内部杂志《白龙江林业》，你看看！把咱们段上木材生产情况写写，发表发表！让领导和同行们知道知道，咱们是踏踏实实地干了工作的……。”他从箱子上，右手合拢书页，递给我。

孙段长知道，我在去年（1994年6月）在场里办的《松涛》，A3纸张，铅字印刷，宋体字，类似于简报形式。写了一篇报道《克服空难架索道》，约400字。引起段、场同事们较大反应。时至今日，我依然保存着这篇稚拙局促的习作。

我双手接过《白龙江林业》，转身就跑到我的房间去了，关好

门，放下书，然后把屋子打扫干净，锅碗刷洗了，整理一下床单、枕巾，抹了下凳子，无意中像是迎接一位相亲对象的到来，既羞涩又期待，心里却兴奋无比。青涩的自己小心翼翼地打开一页，逐字逐句地阅读，呼吸也慢了下来。

后来我才知道，《白龙江林业》是今年（1995年）刚创办的杂志，面向白龙江林区发行，这可是白龙江林区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为爱好文学，有文字写作能力的人，搭建了写作平台。它像《新闻联播》一样，综合报道，把白龙江林区的工作动态、林海艺苑、工作研究、简讯等栏目的内容，呈现给广大职工面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林业人。

我喜欢安静地阅读，独享这份属于我的时光，近距离地与《白龙江林业》敞开心扉地交谈。林区工作动态让我看到了，同行们的工作进展、工作方法、解决‘疑难杂症’的能力；林海艺苑读到了，白龙江人吃苦耐劳、甘于寂寞、脚踏实地、爱岗敬业的白龙江精神；也欣赏到了美丽白龙江林区的绿诗，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绿的呵护和热爱。于是我习惯性地拿出笔和笔记本，把一些好的内容和句子摘抄在笔记本上。这是我上高中和中专时养成的阅读习惯。不知不觉中，我深深地爱上《白龙江林业》，让我的阅读更为广泛，也让我的阅读习惯得以保持，让我的阅读有了用武之地；更让我的工作严谨、务实。

这种阅读，在多年以后的一个冬天，在云端上守望3393时，阅读唤醒了我。

那时临近年关，2003年阳历1月20日大寒，我和我的同事李松林，一起上3393瞭望台值班，守望一月。3393瞭望台因其海拔高度3393米，而命名。

铅灰色的天空，布满黑压压的云层，大雪覆盖着远处的山峰、山峦、森林，踏着厚厚的积雪，脚下发出咯吱咯吱声，我俩背着个人的必需品，老乡在前面牵着马引路，马背上驮着我俩一月的生活。我俩蹒跚地走在陡峭的山梁上，吃力挪动着沉重的脚步，积雪不时地从树木枝叶上，灌到我俩的领口，不由得一激灵。冷杉、桦树上的积雪，趴在树枝上冰冷地看着我俩疲惫不堪的身躯。爬了约三个小时，老乡朝我俩的方向向下吆喝道：瞭望台的到了！这样的话，沿路我俩听了不下七八次了，也就不在意了。因人熟，我也自言自语地说：人的不是。当地少数民族，说汉话，有个风趣的语言现象，就是宾语前置，把宾语置于支配它的动词或介词之前。如：酒的不喝、吃的不要、车的不开……。有次，我们到一个藏族村，去搞护林防火宣传。到了下午三点左右，我们又饿又渴，准备返站去。好客的村支书过来邀请我们到他家喝水去，于是，我们也欣然接受了。大家围坐在火炉旁，相谈甚欢间，村支书媳妇犹如高山草甸上的格桑花一样，美丽、清新、自然，提着一壶青稞酒，让我们尝尝。昨晚，我好像受凉了，嗓子有点疼，不想喝。酒端到我面前，急忙起身说道：“我喝不成！”村支书媳妇笑着说：“工作的大家都在干，你工作的没干？”



我茫然了,她端着酒,笑咪咪地看着我,看来,这酒要得喝。我歉意地说:“这个银碗太大了,我少喝点!”村支书媳妇咯咯笑道:“工作的一样干着,你比他们干得少?”这劝酒的语言,着实让我无法抗拒。硬着头皮喝。

当我们穿过了这片灌木林,没想到,3393瞭望台猛然就出现了。我俩欣喜若狂地朝它奔跑而去。3393瞭望台是两层木板房,房前竖起一根天线,是短波中继台用的,瞭望台周围都是斜陡坡,通向四周不同的山脊,它建在草甸的最高处,视野开阔,群山连绵起伏,白雪皑皑,苍翠的森林尽收眼底,“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之意,是监测火情的最佳点。由于我们是在寒冬腊月接的班,加之海拔又高,这里的地表全部冻住了,所以也就没水吃了。我俩只能每天化雪煮饭了。化雪是每天必干的工作之一,也是一天最漫长而繁琐的工作。这里晚上后半夜风特别大,大得让人毛骨悚然;特别的冷,冷的嘴里呼出的热气,在早晨的嘴下巴处变成湿漉漉水了。3393的寒风“比我更

熟悉墙上的每一道细微裂痕”肆无忌惮地出入我们的房间,把我们房间里的温度一点一点带走。

守望 3393 的一月里,两本《白龙江林业》已熟读成诵,看完一部小说《曾国藩》,糊在墙上的报纸,内容的标题瞄得闭上眼睛都知道在那处。一日天晴,我走出瞭望台,在四处瞭望,目之所及,皆是银装素裹,苍翠的松柏挺拔坚韧,经受住了冬天的严寒,积雪覆盖住3393的草甸,展现出一种高山草甸原始而纯净的美,净化人的心灵。于是我踩着积雪,顺着林道的小路,去看背水处,是否来水。忽然,林间传出鸟鸣声,清脆悦耳,给这寂静的森林,增添了生气。我立马意识到,今天是立春。鸟鸣声就是报春鸟的叫声。春天来了,我一阵欣喜,我在森林里感受到了春的气息,是那样的临近。回到瞭望台,只见李松林双脚站在门槛上,两手叉腰,头望着湛蓝的天空,飞机不时地飞过,划出一条条白线。突然,他抬脚猛踩门槛,手指飞行中的飞机愤然说道:“这飞机乱飞哩!”我哑然失笑。“所以,质朴的人们假如

能把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看作是与己无关的事,那就好了”。坐在云端上阅读,是我一生难忘的绿色记忆,享受到了思维快乐,聆听了森林的声音,呼吸到了负离子浓度很高的清新空气,使我每天都格外精神、愉悦地监测辖区内火情。

读书能使人明辨事理,提高意识,至于有无学识有无见识,则是另外一回事。

2013年4月13日,我参加了白龙江林区科级干部竞争上岗笔试。全林区有800多人参加笔试,我名列前茅,位居白水江林业局第一名。这也是我与《白龙江林业》结的书缘,也是我的造化。

我们在阅读《白龙江林业》时,都能读到自己的身影,并在当下阅读中获得生命力。《白龙江林业》杂志创办三十周年的庆祝与纪念,一如纤纤手指,擦亮了明镜蒙尘的镜面,让我们记忆重临,唤起我们内心从采伐时的焦虑,到植树造林、守护绿色时的怡然。我们的理念逐步变得清晰、明亮,直至豁然开朗——心渐昭昭。

(博峪河管护中心 李明军)



你的三十载 我的三十载

——一位林二代的白龙江情缘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白龙江的涛声里,藏着三代林业人的年轮,从父辈们肩扛斧锯踏遍青山,到我们这代人植树造林和“林三代”的守护葱茏,三代林业人用青春与热血共同书写一段关于坚守与蜕变的故事。今年是“林二代”的我在林业系统工作的第34个年头,我的职业生涯,正好重叠了《白龙江林业》杂志创刊的三十年。三十年来,我们的岁月轨迹交叠在一起,这本杂志如同一位老友,不仅见证了白龙江林区的变迁历程,也记录了我的人生轨迹,更镌刻着三代林业人接力追逐的生态梦。

1969年,父亲部队转业来到白龙江林业管理局下属单位迭部林业局。白龙江林区是全国九大重点林区之一,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与岷山山脉的白龙江和洮河两大河流上游。

听父亲说,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白龙江林区承担着支援国家建设的重任,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带着最简单的工具,来到了这片人迹罕至而富饶的土地,一头扎进这茫茫林海;他们克服困难开山修路,组建林场,徒手搭建板板房当宿舍,炸平了江上的礁石,打通了险峰上的涵洞,在崇山峻岭间开辟出一条条运材道,把一车车优质木材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在那个艰苦的年代,父辈们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中以大无畏奉献精神,用血肉之躯和坚强意志付出了心血和汗水。

1991年,20岁的我参加工作到林区,接过来父亲的“接力棒”,成为一名妥妥的“林二代”。当年的林场仍然以采伐为主,所有工作还是围绕采伐开展,白龙江林区还是“国家木材生产基地”,林场的整个生活和工作环境依旧非常艰苦,基础设施比较落后,通讯不畅通,与外界保持联络只有林场电台总机和一部手摇电话,且信号微弱、断断续续,交通也十分不便,通往沟外的道路都是坑坑洼洼的土路,林场辖区内沟壑纵横,山峦起伏,生活在离场部较远的工段上的职工,看电视都成为一种奢望,太阳能蓄电池连晚上给节能灯供电照明都困难,生活用水全凭手提肩挑从河里解决,夏天还好些,冬天取水困难很大,山路不好走坡陡路滑,出沟没有通勤运行的班车,偶尔遇到有紧急的事情,就步行走出沟口,真的是通讯靠“吼”,交通靠“走”。

工段上的同事们每天扛着油锯上山,傍晚时分,运材车的汽笛声会从山坳里传来,车厢里堆得像小山似的原木,是那时最“金贵”的收获。我跟几个女同事总爱去林场的归楞场和制材厂,看检尺员用粉笔在原木上画圈,听他们议论“出材率”,空气里除了松脂的味道,还有机油的气味。偶尔从林场图书室看到《白龙江林业》杂志,封面是墨色林场全景,里面印着工人们拉锯和堆放木材归楞场的黑白照片,文字里满是“支援国家建设”的豪情。那时的我不懂“生态”具体是什么,只是听父亲说“砍树是为了更多人有房住、有



纸用,生活更方便”。

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灾后,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的重大战略决策,白龙江林区积极响应,启动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从上到下逐级进行大刀阔斧的内部改革,精简管理机构,稳妥分流富余职工,开始封山育林,彻底停止采伐。我们的工作性质和身份发生了转变,由当初的砍树人变成了植树人、造林人、护林人,林场工作围绕植树造林、森林抚育、铲毒禁毒、野生动植物保护、护林防火等开展。扎根在林场一线的我们一身迷彩身兼数职,长年累月穿梭在崇山峻岭之中,有些同事坚守在高入云端的瞭望哨,一月一换,远离尘世的寂寥,单调苦涩的生活,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恐惧,空山无人语的窘态,护林员们用默默无闻的坚守,换来林海安然、绿涛无恙。

在国家重视、政策支持和林场职工观念的转变下,经过不懈努力,白龙江林区的生态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效,林区上下春潮澎湃,随着棚户区改造、工资待遇提升等,我们的生活工作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居住和办公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舒适宽敞的办公楼,窗明几净的职工宿舍,优质放心的纯净山泉水引到各家各户,林场自建蔬菜大棚,困扰大家多年的吃喝问题解决了,畅通无阻的道路交通和通讯网络设施,与外界零距离接触沟通,生活质量也大大提高,感觉跟外面差距变小了,林区职工的生活发生了质的飞跃。

也是在这前后,《白龙江林业》杂志慢慢也有了新变化——封面开始出现彩色的绿植,文章里不再只谈“伐木”,多了“造林、抚育”的字眼。我第一次在杂志上看到“可持续发展”这个词。在一篇关于林场抚育的文章里,作者写到“我们不能只是做伐木人,更要做育林人”,让这片山永远有林依,“封山育林、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经常性出现在文章里。

随着时代发展,林区的变化更大了,生态环境得到了修复和改善,林下产业也发展得有声有色,基层林场职工们住上了宽敞明亮的管护楼,一线护林站的瞭望哨吃水难、行路难、用电难、通讯难等一系列问题进一步得到了有效解决,林区面貌焕然一新,我们的护林方式也在不断进步,有了更专业的造林、护林队伍,专业的生态监测队,森林眼、电子眼、森林防火检测与预警系统、森林资源管理监测系统、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护、智能监测系统有机融合,让生态管护迈入了信息化时代。管护工作由“人防”转变为“技防”,从常规手段转变为科技手段,从“向山要材”到“为山增绿”,林区还依托资源优势,不遗余力地实施林业产业开发,提高经济收入、缓解经费压力,林下产业蓬勃发展。《白龙江林业》封面呈现的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天然林,杂志也换了新版本,里面多了“生态摄影”“野生动物的生活轨迹”“罕见植物的再现”“护林故事”等,我也经常能在杂志上看到熟悉的面孔——有常年坚守在护林一线巡

护路上的老张,有我和同事们在会宁荒山造林、生态修复的身影,有摄像头捕捉到野生珍稀动物闲自在林间散步的画面,有带领职工发展林下经济不辞劳苦的我的老领导。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们这代人干的事,比父亲当年更有意义。

站在新的起点回望,白龙江涛声依旧,只是这涛声里早已没有了伐木的喧嚣,取而代之是鸟鸣虫吟、林海松涛。作为“林二代”,我深知“生态梦”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梦——是我们这代人的“坚守与担当”,是后辈们的“传承与希望”。我们肩上的责任;既要传承父辈们战天斗地的奋斗精神,更要带领年轻的同事用科学理念守护青山绿水,因为我们都明白,这漫山的苍翠不仅是过往的成就,更是未来的起点。《白龙江林业》杂志记录了这片林区的变迁,它从一本记录林区发展功绩的刊物,变成了讲生态故事的载体,我们一起见证了白龙江林区的“转身”——从“伐木为主”到“封山育林”、从“绿水青山”到“生态经济”,每一本《白龙江林业》杂志都像一块拼图,拼出了林区70多年的沧桑巨变。而我,作为一名普通的“林二代”,只是这拼图中的一个不起眼的符号,在这片我们深爱的土地上,三代林业人的足迹在林间交织重叠,生态梦正在每一圈树木的年轮里,悄然生长,蓬勃向上,未来还将继续书写着与白龙江林业的不解之缘。

(兰州北山管护中心 廖小莉)



墨香沁林海 医者护健康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门诊楼的玻璃窗,在走廊里投下金色的光斑,落在匆匆而过的白大褂上,我总会想起七年前那个同样明媚的早晨——彼时我刚走出校门,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踏入了这座承载着林区百姓健康希望的医院。近60载医院开发建设史,30年《白龙江林业》杂志的墨香记录,从最初几间爬满爬山虎的低矮小楼,到如今拥有现代化门诊楼、标准化手术室的二级甲等医院,是一代又一代医务人员用青春作笔、以汗水为墨,在林区医疗的画卷上,共同绘就了一曲与时代同行、与健康共舞的生命赞歌。

林海为邻,以医者初心守护护林人

那时的医院啊,墙是斑驳的,地是水泥的,连空气里都飘着药棉和消毒水的味道。老护士长总爱坐在诊室窗前,指着窗外那棵如今已需两人合抱的桂花树,笑着回忆。20世纪90年代,医院还是三层小楼,爬山虎的藤蔓从墙角蔓延到窗台,门诊大厅的地面总留着擦不净的药渍,诊室里最“贵重”的设备是一台老掉牙的X光机,开机时会发出“嗡嗡”的轰鸣,像头疲惫的老黄牛。

“没有心电监护仪,就用耳朵贴在患者胸口听心跳;没有电子病历,就把钢笔磨得尖尖的,在病历本上一笔一画写满医嘱。”老院长常说:“咱们是林区的医生,护林员的命比林子还重。”这句话像一粒种子,在每个职工心里生了根。那时病房在二楼,遇到危重症患者转运,四五个医护人员得弓着腰抬担架,楼梯间的水泥台阶被磨得发亮,担架的木把手在掌心勒出深深的红痕。职工宿舍就在旁边,十几平方米的小屋挤着三四个人,晚上加班后,煤油灯的光晕里,大家围着病历本讨论病情,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和窗外的虫鸣交织成夜的序曲。

没有先进仪器,就练“硬功夫”——靠听诊器能辨出细微的心脏杂音,凭血压计能判断休克的程度,用

体温计能感知病情的起伏;没有充足人手,就“一人多岗”——医生会接生、护士能输液、行政人员懂后勤。正是这份“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的坚守,让医院在乡亲们心里扎了根:谁家孩子发烧了,第一个想到“去白林医院找杨大夫、侯大夫”;护林员被蛇咬伤,哪怕半夜也要敲开医院的门。那扇斑驳的木门,成了林区百姓最踏实的“生命之门”。《白龙江林业》杂志创刊不久,每期都会送到医院。医护们轮流传阅,护士长说当她在杂志上看到她救治的护林员抱着受伤的幼鹿,身后是连绵的林海——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医者的听诊器,连着林区的每一棵草木。

以担当为刃,在时代浪潮中破局生长

2008年汶川地震的消息传来时,医院紧急集合。“立刻开辟绿色通道!”院长的声音带着沙哑,医护人员扔下刚端起的饭碗,抓起白大褂就往门诊跑。那时没有专业的急救担架,就用门板绑上棉絮当“临时病床”;没有充足的急救药品,就把药房里所有的抗生素、止血药都搬到诊室。三天三夜,门诊大厅的灯没熄过,医生护士轮流趴在桌上打盹,醒来继续清创、缝合、包扎,连轴转得眼睛布满血丝,却没人说一句“累”。

震后重建的日子,我们搬进了临时板房。夏天,板房像个密不透风的蒸笼,防护服穿在身上,汗水顺着脊梁往下淌,在地面踩出小小的水洼;冬天,寒风从板房缝隙钻进来,写病历的钢笔冻得不出水,护士们就把双手拢在嘴边哈气,再继续给患者扎针。但没有人抱怨——下班后,年轻医生帮老专家搬医疗设备,护士们把暖水袋让给术后患者,板房里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讨论病情的声音、仪器的滴答声、患者的呼吸声,交织成最动人的“生命交响曲”。记得核磁共振机运到那天,老放射科主任摸着冰冷的机身,眼眶红了:“当年拍个片要等半小时,现在三分钟就能出结果,这就是时代给咱们的礼物啊!”



2019年,二甲评审的战鼓擂响。我们像一群追赶黎明的人,白天在诊室忙碌,晚上在会议室啃评审标准。护理部主任攥着修订了12版的评审手册,指尖划过“患者安全目标”那栏,油墨印渍下是无数个深夜标注的红笔痕迹。急诊室里,护士长安然正带着年轻护士模拟突发心衰抢救,除颤仪充电声、医嘱复述声交织,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如钟表齿轮。当“二级甲等医院”的文件送到医院时,全院职工自发地鼓起了掌,掌声里有欣慰,更有对“从未放弃”的致敬。

以生命为炬,在考验中彰显医者担当

2020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大年初一的清晨,医院党委发出倡议书,短短两小时就收到128份请战书。我至今记得发热门诊护士长的请战理由:“我是党员,让我上!”我们紧急改造隔离病房,组建救治团队,在零下五度的天气里,穿着防护服连续工作12小时,护目镜上的冰霜和脸上的勒痕成了最美的勋章。那段时间,同事们在隔离区隔着玻璃与家人挥手,用手机传递生日祝福,把盒饭让给年轻护士——这些平凡的瞬间,汇聚成坚不可摧的力量。

不仅是抗疫,在重大事故救援、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中,我们始终冲锋在前。前些年的火灾中,林区突发森林火灾,火势凶猛,我院积极响应,组建应急救援队赶赴火灾现场,救治伤员;山区义诊时,老专家们背着药箱徒步至老人家中,只为给独居老人看病。近60年来,我们用行动诠释着“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

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先后获得多项荣誉称号——每一份荣誉,都是林区百姓用信任写下的“奖状”。

以初心赴山海,共绘生态新图景

站在医院的门诊大楼前,我总会想起《白龙江林业》创刊号的卷首语:“每一棵树木的年轮,都是奋斗的刻度。”近60载医院变迁,30年杂志相伴,我们从“背着药箱追着护林员跑”,到如今现代化的医疗环境,不变的是“林海有需,医者必达”的承诺。

如今,门诊楼前的桂花树已亭亭如盖,曾经磨亮的水泥台阶,变成了平稳的电梯;煤油灯的光晕,换成了无影灯的明亮。但那份“护林员的命比林子还重”的信念,依然在每个职工心里滚烫。我知道,这片绿水青山的守护者们,永远是我们最牵挂的患者;而我们这群“林海白衣人”,也将继续以生命为笔,在生态保护的答卷上,写下与《白龙江林业》同行、与绿水青山共生的新篇章——因为我们始终相信:守护护林员的健康,就是守护这片林海的明天;而每一次听诊器的跳动,都是与生态梦同频的脉搏。

三十载杂志墨香,记录着医者仁心;近六十载医院春秋,见证着山海情深。当晨光再次洒满门诊楼的走廊,白大褂的身影与窗外的林海相映,我们知道:这场与生命同行、与生态共舞的旅程,永远在路上。

(中心医院 安丽娟)





礼赞白龙江人

——献给林区开发建设 73 周年暨《白龙江林业》伴行三十载

滔滔白龙江,犹如洁白哈达
常年奔流在西北边陲、林区的崇山峻岭
见证林区开发的兴衰与变迁
广袤的林区大地
遍布茂密的森林
山绿、水绿、地绿,绿得醉人心

忆昔抚今岁月稠
峥嵘时光难忘头
白龙江人与森林,情深永难休
不能忘啊,新中国刚诞生
满目疮痍百废兴
国防建设盼木材
城乡生产待材撑
修桥铺路需材急
华夏大厦要材擎!
木材!木材!木材!
霎时成了发展的瓶颈

白龙江人踏歌来!新一代采伐者
从五湖四海汇聚岷山脚下、白龙江畔和洮河两岸
开启如火如荼建设册
谱写开天辟地壮丽歌
林区公路如血管,向深山里伸
水运木排橹声急,使劲摇向晨
载满木材的汽车,日夜兼程奔
一晃啊,数十载光阴
几千万方商品材,
送到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
——南北西东

日历一页一页翻过,年轮一圈圈增

一把锄头栽,多把斧头砍
茂密森林渐成连绵荒山
水土流失日加剧
生态恶化危机显
资源匮、经济困,林区陷维艰
恰在此时——1998 年 9 月 16 日
白龙江林区党政明决断
响应党中央、国务院与省委、省政府的号召
全面停止天然林采伐,在全省率先启天保
白龙江人也由“砍树人”变为“护林栽树人”

苦熬不如苦干
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天保工程的号角,唤醒寂静的山林
公益林建设,播撒片片绿荫
人工造林、飞播造林、封山育林紧相连
森林抚育、退化林修复,齐驱并进
三级干部作表率,带头冲在前
万千职工与群众,整地上山巅
挥舞银锄干劲足,行动史无前
父子同造一片林
夫妻共植幸福树
姐妹巧手育新绿
看!昔日荒山披新绿,小河清澈焕容颜
野生动物归林区,小鸟欢唱林间喧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天保工程,跨世纪的绿色工程
灾后重建、棚改、公租房,惠民工程落满点
尽职、尽责、尽情干啊,朋友!
携手共建林区现代乐园
森林呵护人类安



人类培育森林繁
在那绿色丰碑上
镌刻万千林业职工的心扉
忠诚敬业,历经春夏秋冬天
风餐露宿,踏遍千山与万巅
育苗造林护森林,初心永不变
啊!青丝染白霜
却笑得坦然:青山为证鉴
一代接一代,换得青山永不老
森林永续利用!

白龙江人
迎风、沐雨、沾露、顶雷闪
常年穿梭在茫茫林海间
所有颠簸凝作脚底茧
所有汗水刻满脸庞边
捧把山泉洗征尘
喝口溪水解疲惫

白龙江人
与青山为伍,和花鸟作伴
一草一木,一山一水
都已装入他们的心田
不分早晚在山中巡护
胸中只装着碧绿的森林
熟悉林海里的棵棵大树
就像熟悉自己手上的道道指纹
他们为小树松土、除草、打药、捉虫
胜过疼爱膝下的儿孙
那炯炯有神的眼睛
像扫视林间的闪电
可疑的脚印从不放过
跟踪追击破坏山林的坏人
危险的火情百倍警惕
不让野火吞噬大好森林

一年年,树木增添金色年轮
一岁岁,山林伸向蓝天白云

白龙江人视护林安全为最大欢欣
哪惧头上添银发、脸上刻皱纹
千山叠翠,皆由汗水润
万亩葱茏,饱含青春痕
这森林为何保护得如此好?
只因白龙江人胸中跳动着赤诚的心

白龙江人
从不怕困难拦
无论行至何处,都能寻得前行的路端
越是遇阻力障碍,越能释放能量无限
对林区要求少,不挑生存环境艰
稍有实惠便满足,质朴心不变

白龙江人
从不怕牺牲险
明知可能遭不测
依旧义无反顾冲向前
只因早已约定
肩并肩、手挽手,同心永相连
用一生付出创奇迹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生活艰辛压不垮
工作困难难阻拦
守护这片绿色
是他们神圣的职责

白龙江人
顶烈日、冒酷暑、斗严寒、抗风沙
在茫茫戈壁荒滩上
织就无边绿色锦锻
万亩葡萄庄园,为祁连山铺绿毯
也为林区经济腾飞,插上绿色的翅膀
祁连酒业铸企业航母
创业足迹一路高奏凯歌
美丽传奇故事在戈壁滩上传颂
名声鹊起,雄起陇原
成葡萄王国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还记得《白龙江林业》初刊模样
油墨香里记采伐号子、栽树晨光
三十载春秋,与林区共成长
一页页篇章,定格职工汗水、山林新装
老编辑伏案改稿,藏着对绿色的守望
新记者奔走林间,续写生态的诗行
它是林区“备忘录”,记资源危机时的彷徨
更是前行“加油站”,传天保工程后的昂扬
翻开旧刊,老职工常忆当年
与同事林间巡护,归来共话纸页间家乡

白龙江人
无怨无悔,不苛求回报
把青春献给大自然
创辉煌无数,却从不张扬
如伟大母亲,将真爱洒满林区间
在森林里诠释生命的价值
这就是白龙江人
一切有青山绿水为证鉴
身为白龙江人,自豪满心间

白龙江人
是山林的守护神
白龙江人
是建设秀美山川的绿色使者

今年,白龙江人迎来林区开发 73 载
73 载繁荣画卷,他们共描绘

73 载沧桑巨变,他们共见证
73 载春华秋实,他们共分享
73 载筚路蓝缕,风雨皆同行
共筑林区荣光,精神永传承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不负使命、绿色发展”
白龙江精神,激励代代人奋进向前

回望过去,白龙江人自豪满胸间
展望未来,白龙江人信念更坚
智慧林业的春风已吹遍山林
无人机巡护替代部分徒步丈量
大数据监测让林木生长有“健康档案”
碳汇交易为“绿水青山”变现插上翅膀
践行“两山”理念,让生态优势变发展力量源

踌躇满志的白龙江人
还将站在新的起点,
继续向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征程进军
筑梦、逐梦、圆梦,白龙江人并肩前行
巩固拓展“五大质量提升工程”
聚焦“六个着力”重点任务
全面建设幸福美丽和谐新林区
拥抱希望,让梦想在奋进的征程中起航
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
再创林区新辉煌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插岗梁管护中心 刘江林)





风过林梢有回声

参加工作已有十二个春秋，岁月像林间的风，吹过了不少站台。可每当回望来时路，总觉得南北山林场的那段时光，像被阳光格外眷顾的角落。那是我生命里，最舒展，也最……难以用单字描摹的一段时光。或许正是这份纯粹，让那些日子成了记忆里一块温润的玉，越摩挲，越觉出其中的分量。

2019年8月，初蝉的余韵还在枝头盘旋，我踩着发烫的石子路走进南北山林场；直到2023年2月裹着未消的寒意离开。四年时光，就像兰州北山那缕总绕着山脊转的风，不急不躁地漫过荒坡，把每丛柠条都吹得泛出嫩青，又悄悄掠过林场窗台，给常春藤的叶子镀上浅黄。藤叶攀过的玻璃窗上，还洒着我无数个晨昏的影子——强哥总倚着暖气片写“巡山日志”，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混着窗外麻雀扑棱翅膀的脆响，成了林场里最让人心里发暖的动静；张姐见《习近平谈生态文明建设》的书角卷了边，总要用厚厚的书本轻轻压住，指尖抚过那些被翻得起毛的字句时，眼里的认真像在说：这些道理啊，得跟着巡山的脚印一步步踩进土里，才算白读。

二月的阳光斜斜漫过办公室的地柜顶，照亮角落那摞蒙尘的旧物。强哥擦着刚下山的靴子，抬头看见便走过去，指尖拂去箱面上的

薄尘，忽然笑着说“这些老伙计，倒比我记性好得多。”寻常物件被小心取出时，沾着的林场气息漫开来，像那些年种在山间的树苗，虽不常被记挂，根须却早扎进了这片土地的肌理里，在看不见的地方悄悄生长。

最先拿起的是那把铁锹，木柄磨得发亮，指腹按上去能觉出深浅不一的凹槽，握在手里时，弧度恰好嵌进掌心的凹陷；刃口处薄如柳叶，边缘细碎的豁口在光线下闪着白亮的光，北山林务所的斜坡面、石头地里的硬疙瘩、翻涌的砂砾……每道豁口都在掌心震颤，数说着那些用力刨土的日子。

忽然就想起那天分组挖树坑，阴天的风卷着沙砾往脸上抽。斜坡窄得仅容半脚，土硬得硌锹。我攥着锹把往下砸，震得虎口发麻，坑底却只留下了浅白的印子。正急得冒火，身后忽然伸来一只手，覆在我的手背上——是张姐，她掌心的温度透过粗线手套渗进来，带着我的手腕轻轻往斜里一旋，声音温温的：“顺着山势剜，省力。”

军绿色工作服叠得方方正正，领口磨出的毛边圈成一圈。第一次穿它是去烽火台附近，协助强哥检查管道、更换破损阀门，脚下突然一滑，整个人带着工具往下坠。强哥拽住我胳膊往上拉的瞬间，我听见布料撕裂的脆响，膝盖撞在管道

和石头上，只觉得生疼。他笑得直不起腰，却先脱下外套裹住我：“人比树抗造，磕磕碰碰不算啥。”外套上有松节油的味道，混着淡淡的烟草气，比任何药膏都止痛。

修枝剪的锈迹裹着铆钉，拇指用力时，锈屑簌簌往下掉。两片刃口张开的“嘎吱”声里，仿佛能听见冬剪时的寒风。锯齿缝里的枯叶早成了深褐，勾着的蛛丝在光里轻晃，该是哪年卡进去的？

初到南北山林场的那天，场部白色小二楼静立在树影里，像一幅没干透的水彩画。可我望着它，心里却像塞了团浸了水的棉絮，沉甸甸的全是迷茫：这就是我要扎根的地方吗？脚下的路陌生，眼前的人陌生，就连空气里浮动的草木气，都带着一种让人心慌的新鲜感。

院子里爬满藤蔓的架子下，三棵老树枝丫交错。风掠过时，叶子便沙沙地响。起初只当是寻常风声，后来张姐领着我往里走，才觉出那声音里的暖意，像是这片土地在轻轻摇晃着枝叶，对我这个新人说“来了啊”。

走到座位前，左手边的强哥“腾”地站起身。“哟，新同志来啦！”他嗓门亮得像铜铃，手里的罐头瓶水杯往桌上一放“哐当”溅出些茶水。没等我拘谨地开口，他已走到身边。“咱们这活儿说简单也简单，”他眼睛亮得很，眼角的笑纹里盛着



阳光，“开春栽树得盯着土墒，抓把土能攥成团才好；夏天浇水要绕着树根转圈，喷灌得打匀了，喷头歪了就得赶紧调，可不能让哪棵苗渴着；冬灌更讲究，得等地冻透前灌足，冰面能护住树根不受冻……”语气热络得像是跟我认识了十年八年，仿佛这些植树造林的琐事，早就该是我们之间最熟稔的话题。

说着，他转身给我续满茶水，把水杯递到我手里“刚烧好的，晾温乎了”。明明是头回见面，可听着这些絮叨，握着温热的水杯，心里那团被陌生感泡得发沉的湿棉絮，竟被悄悄抻开了些。

林场不算大，3400 余亩的绿意南北山铺展开来。它从前属迭部林业局，2019 年国有林场改革后，便归了兰州北山生态建设管护中心。林场的牌子换了几次，门口的老树还在，强哥和张姐也在。

他们是林场扎得最深的根。三十年守在管护一线，巡山路走了一遍又一遍，脚印叠着脚印能绕林场几十圈：春天背羊粪往幼林地去，放下粪筐转身又扛起水泥砖，往山顶的防火瞭望台冲，砖角磨破了手心，就往伤口上撒把黄土，那是林场教的止痛偏方。强哥的胶鞋换了一双又一双，鞋底的纹路磨平了，跟他掌心的老茧一样，都记录着和林场较劲的日子；张姐的巡护本写满了厚厚几本，纸页上的墨迹晕染开，混着侧柏籽的印记，倒像是和树木说过的悄悄话。

他们早和林场长在了一起，就像山杨的根须缠着岩石，彼此依偎着把岁月酿成了琥珀。记得那次上

山管护突遇暴雨，豆大的雨点砸在头上噼啪作响，山路顿时成了泥沼。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强哥走，裤腿早被泥浆浸透，重得像绑了铅块。他忽然停下来，把工作服往我身上一裹，“你这小身板，可别冻出毛病。”自己却穿着件单褂，后背被雨水浇成深褐。他在前头探路，每一步都踩得扎扎实实。

张姐的办公桌上摆着个塑料盒子，装着创可贴、碘伏，还有水果糖。有回上山我给树苗刷防啃剂，不小心溅在手背上，又疼又痒。她瞧见赶紧用自带的水，一边帮我仔细搓洗，一边念叨“这药水厉害，可得当心”。下了山，便从她的盒子里摸出颗糖，剥开糖纸塞到我嘴里，“含着，这样就不疼了。”

那段日子里，办公室的暖气管总带着点若有若无的嗡鸣，混着强哥写日志的沙沙声，比任何声音都要动听。我总爱望着窗外，看山风把云絮吹得散了又聚，看对面山上的小树被吹得东倒西歪，却总在风停后慢慢直起腰来，那时还不懂这风中摇晃的倔强藏着怎样的深意。后来我才知道，强哥的腰是那年上山换破旧阀门时不小心扭伤的，系鞋带时，右手总要先撑着膝盖停两秒，腰腹发力的瞬间，眉头会轻轻蹙一下；张姐右食指上的疤是巡护时留下的，阴雨天做记录，她握笔的食指会不自觉往掌心缩，像是怕碰疼了什么。这些细碎的疼与坚持，从没人挂在嘴边，他们就这么守着这片山，把青丝守成了白发。就像院子里那三棵树，风再大，也只是摇落些枯叶，枝干依旧朝着天

顶，把影子牢牢钉在地上，稳稳托住这片他们守护的土地。

接到调令去党委工作部那天，我正在办公室拖地，拖把杆在地上划出细碎的响，擦到强哥常坐的暖气片旁，特意多蹭了几遍。伴我四年的木桌被抹布擦得发亮，桌角那道被铁锹磕出的豁口，还留着强哥帮我补过的木胶痕迹。终究还是要离开，消息像片突然落下的秋叶，轻轻砸在心头。

离别的那天，阳光洒在身上，暖融融的。强哥往我的手里塞了个木头摆件，“拿着，留个纪念。”张姐把盒子里的水果糖全倒在我口袋。他们站在林场门口挥手，我知道这段在南北山林场的光阴，将成为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记忆，那些与林场相伴的日子，那些和同事们一起奋斗的岁月，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底，激励着我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都要像守护这片山林一样，坚守心中的那片绿色，永不放弃。

视线里，白色的小楼越来越小，那三棵树的影子却越来越清晰，风一吹，叶子依旧簌簌地响，像是在说“常回来看看”。

如今再想起林场，总觉得那些日子像被阳光晒透的棉被，裹着侧柏的清香、新翻泥土的芬芳，还有强哥罐头杯里的茶味、张姐糖果的甜。它们早被岁月酿成了酒，埋在记忆深处，偶尔想起时抿一口，舌尖泛起的暖意漫到眼眶，像那年冬巡后，强哥往我手里塞的那杯姜茶，暖得人鼻尖发酸。

（兰州北山管护中心 熊 萍）



墨香里的绿色长卷

——致敬《白龙江林业》

陇南山峦叠翠，白龙江水悠悠流淌，三十载光阴在浪花翻涌间悄然流逝。《白龙江林业》宛如一部镌刻着时光印记的生态史诗，以墨香为笔，以岁月为纸，将林业人对这片土地的深情眷恋、执着守护，一一刻录在泛黄的书页间。作为从林校走出的学子，作为将毕生心血倾注于林业管护事业的践行者，我与它的羁绊，恰似江畔历经风雨的古柏，在时光的淬炼中，根系愈加深扎，情谊愈发醇厚。

春日的林区，大自然便毫不吝啬地铺展瑰丽画卷。白龙江两岸，油菜花田似金色绸缎随风翻涌，那是大地献给春天最炽热的情书；洮河之滨，桃花夭夭、梨花胜雪，粉白交织的花海间，藏着生命破土而出的蓬勃与灵动；冶力关镇的小桥下，潺潺流水在柳丝轻抚中缓缓流淌，诉说着岁月的温柔与静谧；广袤无垠的草原上，嫩绿新芽如绒毯般渐次铺开，与蜿蜒曲折的溪流相映成趣；更有漫山遍野的山毛桃花，绽放在崖壁林间，将春的讯息播撒至每一个角落。这般如诗如画的生态盛景，正是《白龙江林业》三十载如一日坚守耕耘的累累硕果，是无数林业人用汗水与热忱浇灌出的生命奇迹。

轻启散发着古朴墨香的书页，一个个鲜活的林业人仿佛穿越时

光，跃然眼前。育苗造林时的躬身耕耘，护林防火时的彻夜坚守，生态监测时的严谨专注，科研创新时的孜孜以求……每一个铅字都是奋斗的注脚，每一幅图片都是奉献的缩影。三十年来，它如同忠诚的史官，细致入微地记录着白龙江林区从往昔到今朝的沧桑巨变，更以独特视角见证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波澜壮阔的伟大征程。那些在山林深处挥洒的青春热血，那些在狂风暴雨中挺拔的坚毅身影，都化作书中最动人的诗行，诉说着林业人对绿水青山的无限深情。

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我与《白龙江林业》始终携手同行。初入林勘队时，它是我瞭望林业前沿知识的瞭望塔，让我得以窥见行业发展的星辰大海；扎根基层的岁月里，它又化身智慧宝库，为我提供取之不尽的经验源泉。每一次提笔投稿，都是对工作的深度复盘与沉淀；每一回静心阅读，都是与五湖四海同行者跨越时空的思想共鸣。它时而如循循善诱的师长，为我答疑解惑、指引方向；时而似志同道合的挚友，陪我在林业事业的道路上披荆斩棘、砥砺前行。

站在《白龙江林业》创刊三十周年的历史坐标上回望，白龙江畔的绿意愈发浓郁，生态画卷愈发绚丽。曾经的荒山秃岭如今满目葱

茏，濒危物种重现林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徐徐铺展。这份成绩的背后，凝聚着无数林业人默默无闻的奉献，更离不开《白龙江林业》三十年来的坚守与传承。它早已超越了普通刊物的范畴，成为一种精神图腾，深深烙印在每一位林业人的心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来者，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守护好这片来之不易的绿水青山，续写生态建设的壮美华章。

在这层林尽染、硕果盈枝的金秋时节，让我们怀着最炽热的敬意，致敬《白龙江林业》——这本镌刻着生态记忆的厚重典籍；致敬每一位以青山为纸、以汗水为墨，在生态事业征途上执着耕耘的林业人。愿这本承载着几代人梦想与使命的刊物，继续以墨香为舟，以文字为帆，在时代的浪潮中劈波斩浪，书写更多动人心魄的绿色传奇。相信在它的见证下，白龙江畔必将永葆苍翠，让清澈的江水永不停歇地流淌，而那幅由无数林业人用毕生心血绘就的生态画卷，也将在岁月的淬炼中愈发绚丽夺目，成为镌刻在陇南大地上永不褪色的生态丰碑。

（洮河管护中心 卢耀）



一纸墨香筑绿梦

晨光漫过白龙江的水波,洒在林区那片见证了七十三年风雨的松树林上,树皮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故事,就像办公桌上那摞泛黄的《白龙江林业》,纸页间记录着我们与这片林海从“开发”到“守护”,从“共生”到“共荣”的三十载同行路——每一个铅字都浸着松针的清香,每一篇报道都映着林业人踏遍山河的身影。

从伐木声到护林歌

父亲总说,刚到白龙江林区的1988年,听到的最多声音是油锯的轰鸣。那时的林区还承担着木材生产的任务,他和工友们天不亮就扛着工具进山,踩着厚厚的松针穿梭在林间,放倒的原木顺着溜索滑下山,再用卡车运往远方。后来有一年,父亲在山坳里发现了一窝红腹锦鸡的蛋,刚想凑近看,老场长突然拦住,“别惊着,这林子要是砍秃了,这些生灵就没家了”。老一辈的话里藏着林区转折的伏笔。

真正的改变始于新世纪初的“天保工程”。记得2002年的春天,林区里来了一批戴着眼镜的技术员,他们背着测量仪在林间测绘,手里拿着《森林经营方案》给大家讲解,“以后不砍大树了,咱们要搞‘择伐’。砍一棵补三棵,还要种上乡土树种”。

也是从那时起,父亲的工具包从油锯换成了修枝剪和防火锨,每

天的工作从“伐木”变成了“巡林”。清晨沿着防火道路检查有没有枯枝隐患,中午在红外相机旁更换电池,傍晚记录林下幼苗的生长情况。有一次,父亲在巡林时发现一棵倒伏的云杉下,竟然冒出了几株新苗,为此,一篇名为《倒下的树站起的希望》的文章诞生,并在《白龙江林业》上发表了,字里行间满是欣喜。

这七十三年里,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上世纪50年代,第一代林业人背着干粮徒步勘察,在地图上标出第一片管护区;90年代,女职工们组成“巾帼造林队”,在荒坡上种出万亩落叶松林,2018年,林区引入无人机巡护,曾经需要三天走完的山路,现在两小时就能完成全覆盖。去年,我们在海拔三千米的林区建起了“生态监测站”,实时监测空气湿度、土壤肥力,数据直接接入省林业厅的智慧平台,而这些重大事件,都被《白龙江林业》一一记录。翻开杂志,就像翻开了一部林区的“绿色史书”,每一页都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答案。一份杂志的温度与力量

这30年,我见证了《白龙江林业》的变化:从黑白印刷到全彩版面、从单一的文字报道到图文并茂的专题策划、甚至开通了电子版和微信公众号,但不变的是它的“温度”。每年春节,它会刊登“林区全

家福”,让坚守岗位的职工能在报纸上看到家人的笑脸;每到汛期,它会推出“防汛指南”,教大家如何应对山洪、滑坡;2020年疫情期间,它开辟了“抗疫保绿”专栏,报道职工们在做好防护的同时,坚持巡林、造林的故事……。有位退休的老职工说,他每天都会把新出的《白龙江林业》读一遍,“看到报纸上的熟悉名字,就像看到老伙计们一样亲切”。这份杂志,早已成了我们林业人“共同的记忆相册”。

从森林质量提高到效益的提升

以发展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林产品采集加工和森林旅游综合利用为重点任务,发挥林区林下经济产业发展的基础优势,构建林下经济种养、加工、森林旅游产业新体系,打造林区支柱产业。

从冶力关国家森林公园、腊子口国家森林公园、沙滩国家森林公园等开发建设到家禽、家畜、水产的养殖等产业开发项目,一方面养殖产品可以直接销售,增加经济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公园旅游配套服务的一部分,如提供特色餐饮等,提升公园的综合效益。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按照近自然、多功能、健康可持续的森林经营理念,科学编制森林经营方案,严格按照方案开展经营活动。科学开展森林抚育,调整优化森林结构,精



用青春铸造无言的丰碑

1959年,为了减轻父母负担,年仅21岁的父亲和同村年纪相仿的3名青年响应国家支援甘肃社会主义建设号召,从千里之外的中原大地乘坐绿皮火车,经过两天多时间的长途跋涉,到达陇西后换乘卡车,在岷县又转乘洮河林业局派来迎接新职工的马车,一路颠簸来到林业局所在地卓尼县城。简单休整后被分到冶力关林场上岔巴工段,从事森工采伐工作。从此,他便与洮河林区结下不解之缘,把他的青春岁月留在了这片广袤的大地。

听母亲讲,父亲小时候是个温

顺听话的孩子,对父母的话总是言听计从。以至于当初他考上河南省烟草学校后,仍然听命父母安排,放弃就学,孤身一人来到了偏远的甘肃。每每回忆起刚到甘肃时的景象,父亲总是说当时的艰苦我们这一代人无法想象。前往报到的途中,看到路边许多高大的杨树挺着光秃秃的枝干,很难见到完整的叶片。后来,他才知道这些树叶都被当地群众采摘,当作食物充饥。

父亲所在的采伐工段坐落在大山深处。住所是用木材、石块、泥土、油毡搭建的简易工棚。棚内是

大通铺,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

因为能识字,又能吃苦,父亲当上了班长,带领十多号人上山采伐、打枝剥皮、放滑道、归楞、赶河(河道运输木材)等。后来他对我讲起的什么开安全道、伐木楂口等等,这些字眼对我来说就像听天书。

那时林区职工,工作相当艰苦。上山采伐一直干到天黑才返回工棚。下工后要是哪片林子发生山火,还得他们前去扑救,第二天照常上班。如果当年夏天的采伐任务没有完成,冬天也要上山采伐。凛冽的寒风吹在脸上如刀割,冰天雪

准提升国有林场森林资源质量,对低郁闭度低径阶低效林进行改造,培育健康稳定、优质高效的森林生态系统。

这些均被《白龙江林业》一一报道记载,并被广为传播。这份杂志是白龙江林业发展的“形象名片”。

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

站在七十三年节点回望,白龙江林区早已从“伐木取材”的老林区,变成了“生态优先”的新样板,但我们知道,生态保护没有“终点线”,新时代的林业人,要交出更精彩的“绿色答卷”。《白龙江林业》承载了林业人奋斗故事、传递生态保护初心的“情感纽带”。

未来的林区,要走“科技兴林”

的路,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试点“无人机播种”,在陡峭的山坡上,无人机能精准地将树种和肥料撒到指定区域,效率比人工提高了十倍。下一步,我们规划建设“森林碳汇交易平台”,把林区的生态价值变成经济价值,每一片健康的森林,都能吸收二氧化碳,这些“碳汇”可以卖给企业,所得资金再投入到生态管护中,形成“保护—收益—再保护”的良性循环。就像《白龙江林业》最新一期专题里写的。绿水青山不是“包袱”,而是能生金的宝库。

未来的林区,还是林业职工的幸福家园。我们正在推进“林区人居环境整治”,把老旧的职工宿舍翻新,在小区里建健身广场和图书

角,和周边乡镇合作,发展生态旅游,让游客来这里看林海、观江景、体验林业生活,带动林区职工增收,那一刻,我将看到“幸福和谐美丽新林区”的模样。

三十载同行,我们与林海共呼吸,七十三年奋斗,我们与山河共成长。《白龙江林业》的纸页还在续写,白龙江的绿潮还在涌动。未来,我们会继续以“生态”为笔,以“坚守”为墨,在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路上,写下更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让白龙江的水更清、山更绿,让林业人的日子更红火,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这片林海间开出更绚烂的花。

(选部管护中心 于江)



地里的山路,举步维艰。逢年过节也不休息,加班加点赶任务。繁重的体力劳动换来的顶多也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每每问起当时的工作生活条件,父亲总说艰苦,却无法用太多的语言来表述,我只能在他的沉默中幻想那幅场景。每月的收入虽不多,但足以养家,这或许是痛并快乐着的事吧。父亲又说自己是有幸的。那个年代因工伤亡屡见不鲜,好些人中途掉队,为林区开发建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没能看到如今这满目青翠、山峦娟秀、和谐幸福的新林区。后来,我曾去过父亲采伐的工段,并试图在那些荒芜在草丛里的残垣断壁中辨认哪一间曾有过父亲的踪迹。

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就是汽车运输木头。老式解放车没有车厢,车头拖着车架,一根根木头在工人们嘹亮的号子声中被装到车上,然后沿着崎岖的山路运送到别处,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后来,林场的生产任务做了调整,采伐任务明显少了,工人开始大面积迹地更新,植树造林,一棵棵小树苗栽满了山坡。几年过去,因过度采伐和盗伐而荒芜的山坡重新披上了绿装。在这些树苗茁壮成长的过程中,父亲退休了。

高中毕业在家赋闲的那段时间,我曾打零工跟随老职工深入林区各工段检修电话线。自行车驮着铁丝、紧线器等,沿着电话线一路查看,发现故障及时排除,确保各工段和场部电话线路畅通。

其实父母从心底是希望有朝一日我能走出大山,去看看外边的

世界。但事与愿违,自认为不是读书料的我在1994年7月子承父业,也成了一名林业工人。上班之初,每每想到能沿着父辈的足迹,以青山为伍,与绿水作伴,肩负起守护绿水青山的神圣使命,心里也是不胜欢喜。但在山里待的时间久了,漫长的孤独和枯燥的生活让我感到压抑和乏味。已经退休的父亲总是开导我,让我多想想他们那时候搞林区开发建设时的情景,并说如果自己没本事,就把手里的这份工作坚持下去,好歹也是碗公家的饭。

现实渐渐磨砺掉我的年少轻狂,让我慢慢适应了自己的护林工作。当时,林区盗伐盗运木材现象非常严重,每次出动总能挡获驮材的牲畜和盗运木头的汽车。除了每月固定工资外,还能获得些许奖金。但护林过程中也伴随着许多危险,和不法分子的冲突时有发生。有的同事被打断了鼻梁,有的被打掉了门牙,但这丝毫没有阻止我们护林的脚步。那些和不法分子斗智斗勇、爬冰卧雪、风里来雨里去的日子成了多年后脑海中久久不能抹去的记忆。

我曾有过假设,如果当初我没有选择这份职业,我的青春会不会重写?但人生如棋,落子无悔。这里的碧水蓝天、一草一木都于无声处佐证着我的初心,我的青春注定与这里的山水牵绊,我的成长也离不开这片林区的哺育,是它们让我在尝尽生活的苦辣酸甜后依然对其心生眷恋,满怀热忱。我不想说我从事的工作有多么伟大,但我用脚

步丈量的群山,用双手触摸的土壤,用真情守护的绿意,让今天这里的空气依然清新,山泉依然甘甜,森林依然茂密,野生动物也有了更多栖息的家园。

虽然现在父亲不在林区常住,但只要身体状况允许,每年夏天,他都会回来看看这片为之奋斗过的林区,抚摸一下他们栽植的树,走走他们走过的路,看看窗明几净的职工宿舍。只是林区日新月异的变化早已超出他们的想象,让他们在诧异中又多了许多欣慰,这不正是当初他们开发建设时希望多年以后看到的模样吗?

父亲已经暮年,而我也年过五旬。我们纯真的脸庞都被岁月雕刻成了树皮般的质地,皱纹里深藏着他和我在林区三十多年的风霜雨雪。告白无声,山河为证。我们感谢这片林区,它给了我们安宁,给了我们一份踏实的心境。父辈用他们的艰辛在林区开垦出一片广阔天地,我用我三十多年的脚步给它描边,而它,回赠我们的是一整个无悔的绿色青春。

一拨人走了,又一拨人来了。许多如我一样的林业人继续选择在平凡中坚守。守护的不仅是森林,而是每天如期而至的希望与光明,是我们把青春融入国家发展的绿色脉搏,是让绿色在祖国版图上不断延伸的铮铮誓言,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责任与热爱。我们守护的每一棵树、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都将是一座熠熠生辉的无字丰碑,激励更多后来者接续奋斗,锐意前行!

(洮河管护中心 张广谦)



三十载墨香行 续写生态华章

在祖国的大西北,有一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绿色家园,这里,白龙江蜿蜒而过,山峦叠翠、林海茫茫,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每一棵树木都诉说着奋斗的传奇,这就是我们守护的白龙江林区。而《白龙江林业》杂志,就如一位忠诚的记录者,三十载风雨兼程,与林区一同成长,见证着这里的沧桑巨变,见证它的成长、记录它的变迁,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白龙江林业人共筑生态梦想。

回溯:林区发展的厚重足迹

白龙江林区的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其开发建设的征程可追溯到73年前。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对木材的需求极为迫切。一群无畏的开拓者响应国家号召,毅然决然地奔赴这片荒蛮之地。还记得爷爷给我讲起他年轻时参与林区建设的故事,他们背着简单的行囊,怀揣着建设祖国的热血,踏入了白龙江林区的深山老林。在艰苦的环境下,他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没有住所,就用双手搭建简易的窝棚,挖地窝子;没有先进的工具,就凭借着斧头、锯子等简陋器械开山辟林。他们在原始森林中开辟出一条条道路,让文明与希望在这片土地上扎根。

在生态保护修复的漫长历程中,林区经历了从破坏到保护、从粗放经营到科学管理的深刻转变。早期,由于过度砍伐,森林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加剧,生物多样性减少。但随着环保意识的觉醒和国家政策的调整,林区人开始痛定思痛,走上了生态修复的艰辛之路。他们封山育林,大规模植树造林,不断探索适合本地生长的树种,提高造林成活率。经过多年的努力,曾经荒芜的山坡重新披上了绿装,森林覆盖率逐年提高,生态环境逐渐改善。如今,林区内的

河流清澈见底,空气清新宜人,各种珍稀动植物也重新回归家园。

林草资源管护工作是林区发展的重中之重。护林员们就像森林的守护者,日夜坚守在岗位上。他们每天穿梭在山林之间,步行几十公里,仔细检查每一棵树木的生长状况,警惕着森林火灾和病虫害的威胁。无论严寒酷暑,还是狂风暴雨,都无法阻挡他们巡山的脚步,他们的身影是山林中最美的风景。我的父亲曾是沙滩林场的护林员,小时候,他总是一个多月才回来一次,采买些生活用品就坐车回去,尤其到防火期,我们很难一家团聚,我常常抱怨他陪伴我们的时间太少。直到一次暑假,我跟着他走进山林,才真正理解了他的坚守。他熟练地查看树木的生长情况,警惕地排查着火灾隐患,眼神中满是对这片山林的热爱与责任。正是因为有了无数像父亲这样默默奉献的护林员,林区的林草资源才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森林可持续经营是林区实现长期发展的关键。如今,我成为一名白龙江林业人也十几年了,这些年,白龙江林区积极引进先进的林业技术,推广科学的经营理念。通过合理的间伐和抚育措施,调整森林结构,促进树木的健康生长。同时,加强对森林资源的监测和评估,实现资源的精准管理。在产业发展方面,林区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发展林下经济、森林旅游等绿色产业。林下种植木耳、羊肚菌,林下养殖土鸡等,特色农产品不仅丰富了市场供应,还为林区的职工群众改善了生活。鲜食葡萄种植和葡萄酒的酿造、森林旅游的兴起,更是让越来越多的人领略到了白龙江林区的美丽风光,促进了林区经济的发展。

展望: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创新征程

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态文明建设被摆在了更加突

出的位置。白龙江林区作为生态建设的重要阵地,肩负着新的使命。在新时代,白龙江人继续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探索林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一方面,加大科技投入,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建立森林资源监测预警系统,实现对森林资源的实时动态监测。通过无人机巡护,快速获取森林的图像和数据,及时发现森林火灾、病虫害等异常情况,并进行精准定位和预警;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举办生态文化节、开展环保公益活动、免费分发《白龙江林业》等方式,传播生态文化知识,弘扬生态文明理念。让生态保护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让每个人都成为生态文明的建设者和守护者。此外,加强与地方的合作,共同推动区域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形成生态保护的合力。

成长:与林区和《白龙江林业》的不解之缘

对于许多白龙江人来说,《白龙江林业》杂志不仅是一本刊物,更是他们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它见证了一代又一代林业人的奋斗与成长,承载着他们的梦想与希望。

我与《白龙江林业》的缘分始于上大学期间,放假回舟曲,发现父亲的书架上出现了几本《白龙江林业》,我爱不释手地翻看这些杂志,那些精美的图片和生动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对于一个从小在林区长大的我,在这一刻才发现白龙江林区那么大。在《白龙江林业》里,我看到了林区的美丽风光,了解到了白龙江人的辛勤付出,感受到了林业人的乐观浪漫,也在心中种下了一颗热爱白龙江的种子。

我大学毕业,父亲退休了,但他总是能收集到每一期的《白龙江林业》,在学习和工作中,《白龙江林业》杂志始终陪伴着我。每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我都会从杂志上寻找答案和力量。看那些前辈们的经验分享和奋斗故事,看白龙江人面对灾难的众志成城,看杂志最后几页浪漫的散文诗歌,让我明白,只要坚持不懈、积极向上,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在与杂志共同成长的过程中,我也见证了林区的巨大变化。曾

经的林区分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如今已经实现了路路通、网络全覆盖;曾经的职工生活条件艰苦,棚户区改造后,如今住房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文化娱乐活动也日益丰富。

成为一名白龙江人后,在参与林区建设的过程中,我也有了自己的一些感悟和体会。我深刻地认识到,林业工作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责任和使命。我们所做的每一项工作,无论细微繁琐,还是危险辛苦,都关系到甘肃南部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各族人民的幸福,能杜绝“8·8”泥石流惨剧的重演。在日常工作中,我努力学习林业知识,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努力工作,为森林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每每看到《白龙江林业》刊登的获得各种奖项的喜报,我也激动不已,心中充满了作为白龙江人的自豪感、成就感。

结语:携手共赴生态新未来

三十载风雨兼程,《白龙江林业》杂志与白龙江林区携手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它用文字和图片记录了林区的发展变迁,见证了林业人的奋斗与奉献,也为白龙江林区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继续以《白龙江林业》杂志为平台,传承和弘扬林业精神,不断探索创新,为实现白龙江林区的生态梦而努力奋斗。

展望未来,白龙江林区的生态梦必将更加绚丽多彩。我们相信,在全体白龙江林业人的共同努力下,这片绿色的家园将更加美丽富饶。我们将继续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让它成为动植物的天堂、人们休闲度假的胜地。同时,我们也将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动白龙江林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白龙江林区的集体力量。

让我们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在白龙江畔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继续书写绿色发展的新篇章,共筑更加美好的生态未来!

(宣教中心 刘洁)



一名林场职工的十年心迹

2013年的深秋，我吹着稍显凛冽的寒风走进腊子口林场时，场部院墙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标语还泛着新漆的光泽。老李叔帮我把铺盖卷搬进破旧的砖坯房，他手掌的裂纹里嵌着深褐色的松脂，像封存在皮肉里的山林密码。“往后这山，就得靠你们这些娃娃疼惜了。”他说这话时，远处的腊子口战役纪念碑正浸在暮色里，碑顶的红星闪着微弱的光。

伐木号子的余韵

入职第一天，我在仓库角落发现半截锈迹斑斑的油锯。督查队长老王说这是1983年的物件，当年林场的汉子们就靠这玩意儿，在云雾滩创下过单日采伐百棵云杉的纪录。“那时候广播里天天喊‘支援国家建设’，锯子一拉就是一整天，饭盒里的馒头冻成了冰疙瘩也顾不上吃。”他翻出泛黄的黑白照片：二十多个裹着棉袄的工人站在放倒的大树旁，每个人的眉毛上都挂着白霜，笑容却比雪光还亮。

老莫叔总在巡山歇脚时讲过去的事。1997年反盗伐最紧的那阵子，他带着十多个后生在二郎城蹲守。零下十几度的夜里，他们裹着羊皮袄藏在岩缝里，眼睁睁看着盗伐者把柏树干锯成段，捆在骡背上往山外运。“追了整整一夜，摔了多少跤，才把那几截木头截下来。”他摸着腰眼的旧伤叹气，“那时候

山里人穷，总有人觉得砍棵树不算啥，可柏树要长上百年才能成材啊。”

2015年冬天，场里组织一次进山巡山查林。我跟着老莫叔爬上当年的集材道，积雪没到膝盖，曾经碾压出的车辙里，已经冒出了成片的箭竹。他蹲在一个磨盘大的树桩前，手指顺着年轮的纹路慢慢游走：“你数数，这圈细的是旱灾年，那圈宽的准是雨水好。五十多圈呢，比我岁数都大。”风穿过山脊，远处传来新栽树苗被吹动的簌簌声，倒比当年的伐木号子更让人安心。

防火道上的春秋

每年11月到来年5月的防火期，我们全场100多名职工要分片守住70多万亩的森林。

2019年11月，深秋的风带着寒意，我和督查队的十多个弟兄背着二十斤重的水壶，踩着浓霜往老龙沟深处走。防火期的山路比往常更难走，腐叶下藏着的碎石总让人打趔趄，裤脚很快就被草叶上的晨霜浸得透湿。

“闻见没？”广坤突然停住脚，抽了抽鼻子。我使劲嗅了嗅，风里果然混着股淡淡的焦糊味。两人对视一眼，立刻抄近路往气味处赶。灌木丛划破了迷彩服，汗水湿透了头发，谁也顾不上擦。转过一道山梁，看见三个年轻人正围坐在

岩石上烤火，火堆旁还扔着半截没掐灭的烟头。广坤的脸色瞬间凝重，扯着嗓子喊：“你们知道这是啥地方不？”小伙子们吓得赶紧踢灭火堆，其中一个细细说道：“就想暖和暖和……”他赶忙蹲下身去，用壶里的水浇向灰烬，直到火堆彻底熄灭才站起身来。他没发火，只是指着远处的山林说：“2016年的时候，上滩沟就因为几个村民烤火烧了几百亩林子，多少人扑了十几天才扑灭。今天要是真烧起来，几代人都赔不起。”

下山时太阳已经西斜，广坤突然从包里摸出两馒头，递过来一个：“刚才着急没感觉饿，这会儿肚子有点唱空城计了。”馒头混着松针的清香。我咬了一口，忽然觉得这寻常的味道里，藏着比山珍海味更实在的安稳。

树苗扎根的声音

植树季的腊子口，雨后的空气里总飘着新翻泥土的香气。2021年引进营养钵育苗时，老李叔直摇头：“种树还得靠老法子，挖深坑、浇足水，哪用得着这塑料壳子。”可当看到带着营养钵的云杉苗成活率比传统育苗高出六成时，他默默把家里种在地里的小盆景换进了育苗用的营养钵——那是他表达服气的方式。

在腊子沟种树，得靠人把树苗背上去。2025年春天，腊子沟碎石

腊子河畔绿满径 半生守护林业情

天还黑黢黢的，就被窗外一声闷闷的“出发”了惊醒，紧接着楼梯传来由近及远急促稀落脚步声。不知道别人是几点起床的，还在懵懂中，急忙起床，来不及吃早点，确实房间里也没什么可吃的东西，就抓起外套稀里糊涂往外跑。天空中夹杂着几颗忽明忽暗的星星，根本看不清眼前的路，只隐隐约约听到队里几个人在前面说话的声音和远处模糊的轮廓在动，已经落下一截了。山谷里风已泛起阵阵寒意，听昨天队长说起是森林抚育，却不知道去山林里具体要做什么，只有一个劲边走边跑，要赶上队

伍,但这寂静而黑暗的山谷令人毛骨悚然,我踌躇不前了。

参加工作的第一天,我就当了逃兵,那个漆黑的早晨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在快跟上队伍的瞬间,我不声不响折返了。现在想来,也许是当时对未知工作心生的一种恐惧亦或是对未来的茫然吧。

再次回到单位时,已经基本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和一同来的小霞逐渐融入到了这个团队当中,也会有很多次在收工后因掉队赶不上食堂的午餐,饥肠辘辘而灰心沮丧;还有好几次跟不上队友爬山的速度而彷徨在山林里迷失方向

……可美丽的青山绿水，总会有它温情而可爱的一面。结束了一天的劳作，山路在绿意中蜿蜒，像条藏在大山里的丝带，路边的草丛里总会有红的、粉的、白的野花星星点点，风一吹便摇曳着小身姿，偶尔有彩蝶振翅掠过花丛，翅膀上的花纹在阳光下像流动的宝石，小溪里的水清澈得能看见水底的五彩石，落叶漂浮在水面，顺着水流缓缓前行，宛如小小的船儿驶向远方。蹲在溪边，掬一捧水，冰凉中带着一丝淡甜，就着馒头，这就是午餐。抬头望去，远处的山峦在蓝天白云下连绵起伏，云雾偶尔掠过山尖，这

[illegible]

坡的羊肠小道异常崎岖。我们全场60号人把几百捆云杉苗背在背上，麻绳生生嵌进肩胛骨。老杨五十多岁的脊梁，被压成一张紧绷的弯弓。“年轻时扛过林场的百年原木，这点分量算啥。”爬到半山腰，我们解开勒进肉里的绳子，将树苗靠在背风的山坡。老杨掏出贴胸揣着的军用水壶，壶身还带着体温，倒出半盖水浇在苗根上：“这苗金贵，得让根须吸饱潮气。”山风裹挟着沟底的寒气呼啸而过，嫩绿的叶子沙沙作响，像是听懂了似的，轻轻摇晃着应答。

年轮里的答案

上个月巡山时,我在当年的采伐工段发现了丛野生兰花。老李叔

蹲在那里看了很久,说他伐树那阵子,别说兰花,连兔子都少见。“你看这土,以前硬得像石头,现在松松软软的,能攥出水来。”他的手指插进腐殖层里,带出的泥土里还缠着细小的树根。

十几年光景,我见证了伐木点变成育苗基地,也看着生态护林员的红袖章出现在越来越多村民的胳膊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话在腊子口不仅是写在墙上的标语,还是春末松针的清香,是秋初野果的甘甜,是红外相机里黑熊带崽走过的身影。

站在林场的瞭望哨上眺望,腊子口的群山正慢慢舒展眉头。那些我们亲手栽下的树苗,已经能挡住

山间的风；那些曾经被惊扰的生灵，正悄悄回到熟悉的家园。作为这片山林的普通守护者，我知道自己能做得不多，但只要让每棵树都能安心生长，让每条溪流都能清澈流淌，就是对这片土地最好的交代。

未来的日子，或许还会有风雪，还会有挑战，但看着树苗顶破冻土的韧劲，看着同事们踏遍山路的坚定，就觉得心里踏实。因为我们都懂得，腊子口的每圈年轮里，都该刻着对自然的敬畏；白龙江的每朵浪花里，都该盛着生生不息的希望。这，就是我们林场人最朴素的愿景。

(送部管护中心 王金龙)



一切又像是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甚至连空气里都浸着松脂与野花的清甜。每每这时，我们的心情便会豁然开朗起来。

育苗的工作是繁杂而辛苦的，要清理地块里的杂草和石块，铺上营养土再耙平压实，同时搭建遮阳棚或覆膜以调控温湿度。然后是播种、扦插，定期拔除杂草喷施药剂等，还要跟上季节、天气，队友们常常踏着薄雾出门，日落西山才归。沟里的天气总是多变的，偶尔一片云彩也会引来一场太阳雨，豆大的雨点毫无征兆地砸下来，雨水顺着小霞的帽檐边缘往下淌，在下巴尖聚成水珠，又砸进脚下湿润的泥土里。小霞弓着腰，一手攥着幼苗，一手往土里插，浑浊的泥水溅脏了裤脚和胶鞋也浑然不觉，偶尔直起身捶捶腰，雨水便顺着工作服的褶皱往下流，在地面晕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下一秒又俯身继续，指尖在雨雾中起落，将一株株新绿稳稳栽进雨润的苗圃里。

宿舍就在铁尺梁山脚下，单身职工住单身宿舍楼，基本上是两人一间，房间里只有两张床、一个生火的炉子，剩下的就是自己准备的日常生活物品了。大多数在林场成了家的可以分到有一个木板皮围起来的小院子，里边带有客厅、卧室的房子，这种配置对于我们单身的职工来说可是极为羡慕的。抬起头就可以看到盘山公路上，一辆辆康明斯就像负重的铁甲虫排着队，沿着陡峭蜿蜒的山路缓缓盘旋，车厢里码得齐整的原木透着新鲜木色，车轮碾过碎石路面发出沉实的

轰鸣，在云雾缭绕的山腰间一圈圈爬升，车尾扬起的尘土被山风扯成细碎的烟缕，最终隐入更高处的林海褶皱里。夜幕下，运输木材卡车的车灯连成两道流动的光河，自山脚向山巅蜿蜒攀升，这时候，小霞总会说，山那边不远就可以到我家了，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放假啊。我知道，她是想家了，我们都想家了。

1998年的霜降来得猝不及防，停伐的通知随着寒流传到林场，小霞和我看着苗床上盖着的遮阳棚，突然没了方向。天然林保护工程开启，经过分流阵痛之后，一部分人离开了林场，不知去往哪里，我们俩却留了下来，但身份已不再是育苗人，而成为了天然林资源保护工作的一名护林员。

今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更冷一些，晨雾还没散尽，我和小霞就出门了，都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露出一截冻得发红的鼻尖，呼出的白气刚飘到眼前，就凝在睫毛上结成细霜，眨眨眼便簌簌往下掉。踩着林子里没有融化的积雪往前走，脚底的冰碴子在冻土上刮出“咯吱咯吱”的响，像在给寂静的山林打节拍。没走多远，裤脚的绑腿就被雪水打湿了，鞋子里冰凉湿冷，继续走才不会被冻脚。积雪下的石块很滑，每一步都得踩实了再挪，每天徒步十多公里巡山，划伤摔伤早已是家常便饭。偶尔会有受惊吓的松鼠从身旁掠过，小霞胆子小，每当这个时候就尖叫着拉住我的手，惊恐万状，我就会哈哈大笑戏谑她。走累了，我们就靠着背风的松树坐下，从背包里掏出冰凉的保温

杯，哈气在杯口凝成白霜，搓搓冻得发红的手，抿一口温热的水，目光却没离开远处的林带，习惯了连休息时，心里也牵着这片林子的动静。别看小霞个子小，其实，这样的环境条件，就她那小身板能坚持这么多日子，实属不易了。还记得有一次巡山，小霞崴了脚，坐在地上看着密不透风的林子哭，怕迷路、怕蛇虫。现在的她，能从树叶的纹路认出树种，能叫出好些鸟的名称，能从声音分辨林子里人所在的方向。防火宣传时，不管严寒酷暑，她总在田间地头给村民递上防火手册，一遍遍反复叮嘱：“田间防火不放松，一火能烧千亩苗”。从前跟苗木打交道的沉默，变成了如今停不下来的唠叨。

枫叶落了又红，腊子河的水依然日夜奔流不息，场部院落里种下的那些云杉苗早已是一片郁郁葱葱，对面的马路也加宽了，石子路上铺上了厚厚的柏油，又干净又平坦，曾经破旧的平房四合院也已经消失不见，一排排整齐的楼房耸立林场大院里，大家都搬进了楼房，有了自来水、暖气，再也不用去小沟里挑水吃，不用为冬天取暖的烧柴发愁了。现在每家几乎都拥有了自己的小车。这对在林区生活的我们来说真的是再幸福不过了，小霞和我都考了驾照，终于可以告别那些半夜冻得瑟瑟发抖去小卖店拜托张师傅去县城捎带菜、带日用品的日子了。兴起的民宿，也悄悄改变着林场周边的日子，有的开起了特产小店，卖坚果、蜂蜜，使得原本安静的林间小路变得热闹起来。

——“三十载同行·共筑生态梦”征文



青春无悔 守护青山是永恒

——记达拉保护站茨哇管护所的一天

森林资源管护是一首歌,荡漾着务林人的青春岁月。达拉保护站辖区是绿色的海洋,茨哇管护所辖区是绿色海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绿色中的翡翠,一所一院5人(平均年龄58岁)与绿水青山相伴30余载。茨哇管护所地势偏远,隐于群山莽莽之中。它过去沉默在一个闭塞的角落,尽管在互联网时

代,还是与外界的信息沟通不畅,国有林场改革以来,茨哇管护所所容所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山清水美的巡山路上。今天,保护站领导带领相关工作人员去茨哇管护所进行森林资源管护督查和“国庆和中秋”双节前慰问。深秋的暖阳沐浴着山林,秋色变深、变重,天那么

蓝,云那么白。管护所周围绿植花卉竞相开放,葫芦倒挂在院墙之上,菜院子泛着一垄垄绿意。多年以前的残垣断壁不见了,往日的碎石块、烂砖头都不见了;院墙周围的山杨、白桦、栎树在阳光照射下泛着深青、鹅黄、杏红、墨绿的色彩,大家都被茨哇管护所的秋色美景深深吸引住了眼球。

出琥珀色的光芒,仿佛时间在修补自己的伤口。

不负青山,方得金山。绿色是白龙江林区的底色和本色。党的十八大以来,白龙江人迎来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新时代。2019年,国有林场改革,白龙江林区整体转制为生态公益性事业单位,林区生态文明事业发生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历史性变革,职工精气神得到极大提振,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提升。

智慧林草赋能林区事业高质量发展。2025年的白龙江林区三个省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多次捕捉到大熊猫、雪豹、金猫、羚牛等珍稀野生动物的画面,无人机巡护系统实时监测着每公顷蓄积量变化。王建军退休后成了义务讲解员,他总指着游客中心墙上的对比图说:“看这些深浅不一的绿色,不是色差,是不同年代的造林树种。”

当年他亲手采伐的伐根上,如今站着笔直的云杉幼苗,树影覆盖的土壤里,老油锯的齿轮正与菌丝达成新的共生协议。

林区基层科研团队发现的“生态记忆”现象更令人动容:被采伐迹地自然恢复的次生林,其土壤微生物群落仍保留着原始林特征。这或许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的每一次伤害,都像树轮般被大地默默记录,而真正的修复始于停止伤害的那一刻。

林草兴则生态兴。当夕阳把白龙江林海染成熔金时,各管护中心的护林员们始终坚守“替山河披锦绣、为祖国绘丹青”初心使命,日复一日背着工具巡山,用脚步丈量山林中每一寸土地,不折不扣履行网格之责。只是斧头换成了修枝剪,皮尺变成了测树围径。他们哼着改编的护林员歌谣:“不是我们要砍树,是树林需要我们守护”。那些曾

被当作生产资料的森林,如今以碳汇交易、生态旅游、基因库的形式继续馈赠,只不过这次,务林人愈加懂得了在索取前必须先问许可。

今天的白龙江林区,无山不绿、有水皆清,绿意盎然、万物竞发,已经成为维护祖国西部生态安全的绿色长城。山风掠过白龙江林区一片片新老交替的健壮林梢,耳畔仿佛在低语:真正的文明,不在于征服多少自然,而在于懂得及时放下斧斤,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新时代的白龙江人高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扩绿、兴绿、护绿,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用实际行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注:人名、地名均为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造林处 牛丹妮)

所长热情地迎接大家的到来,林务员们都出来和大家握手打招呼。“国庆和中秋”双节到来,站领导为管护所送上了木耳、葡萄、茶叶、蜂蜜等节日慰问品。望着丰盛的礼包,大家心中都有说不出的欣喜与感动,深切感受到了党和组织浓浓的温暖与关怀。

所长向站领导简要汇报了近期茨哇辖区内的工作动态。在森林防火期即将到来,保护站要求管护所在节日期间将资源管护和安全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深刻诠释“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大家纷纷表示:要巡好山,看好林,努力学习践行党的二十大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实质,牢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守护好辖区内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一沙一石。站防火办认真检查了林务员的巡山日志,每个人的日记都详细记录了他们自己每一天的工作、生活、学习和心得,他们这些朴素的语言诠释了作为一名普通的林务员每一天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茨哇管护所生活居住环境经过历年多次修整,保护站于2020年与移动协商解决了网络通讯问题,2021年通过打井解决了吃水难问题,2022年通过搭建简易塑料温棚解决了吃菜难问题。2025年夏季对管护所屋顶一次性翻新,盖了铁皮瓦并且修建了暖廊。林务员们自力更生,把左侧废弃的厕所打造成猪圈,自2022年来每年养猪5头,丰富了自己的餐桌;顺墙

一带用铁丝网围个栅栏养了鸡、鸭、鹅;厕所前的一大块空地,种上养猪用的甜菜、包菜、芜根等,郁郁葱葱,长势喜人。院墙外他们用废砖铺成十字小路,铺成不同花圃,种上萱草、波斯菊、玫瑰等品种不同的时令花卉。右侧废弃的旧管护所房前,一条长长的简易塑料温棚,温棚里各种时令蔬菜硕果累累,辣椒红,茄子紫,油白菜绿油油……所里的人员一直开心地笑着,脸上洋溢着幸福满足的欢乐,是啊工资涨了,吃水方便了,吃菜不难了,居住环境变好了。

天气晴朗,站所两级全体人员一起去茨哇辖区主沟巡山查林。在这深秋里,山风多了几分清冽,吹得松针的清香到处都是。山花零落,诉说着对春天的眷恋。天高云淡,明净无比,远山越发苍翠,霜降后又是一番景致吧。大家踩着这软绵绵的青苔,聆听着山泉的奔放徐徐前行。松鼠拖着蓬松的尾巴在储藏藏着过冬的松果,它一跃机灵而闪过,蓝马鸡“扑棱棱”地飞过树梢,错过了偷拍良机。行到路尽头,豁然开朗是一块草坪,土拨鼠呆萌探头观望,又缩回洞,我们的到来,惊扰了它们的嬉戏。无人机飞翔在青山绿水之间,操作人员熟练地观察着辖区内的每一个林班小班,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秋日的暖阳,静静地流淌,不知不觉中已到下午。来时切切,归时绵绵。总会有一些想不到的感动,草蘑菇在草丛中,树根下一丛丛向大家微笑,大家顺便就采,配点青椒、五花肉丰富晚餐。在返回

的途中,遇见数名赶牛的牧民,站领导以谈心、拉家常的形式简介宣传了《森林法》《自然保护区条例》《野生动植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无形中加强了与地方农牧民群众共同守护森林资源的良好意识和局面。

秋风吹过五彩斑斓的山林,那红的黄的绿的落叶,打着旋儿,旋转着美妙的舞姿飘落,诉说着茨哇管护所近30年的兴衰变迁以及林业人的创新历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理念在林务员心中生根发芽并且长成参天大树,他们心恋着山林,守着山林,山林是他们赖以养家糊口的美好家园。

秋风徐徐的惬意归途中,山林、院落都沐浴在暖阳之下,茨哇管护所上空云在慢慢地移动,阳光顺着杨树叶子的空隙射下来。大家在这大山深处的路口下车,挥手告别。太阳偏西,一山一院数人充满着人间烟火味道的生活周而复始,一切都是这么娴静美好自然。在这大山深处,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家与山林之间隔着无数的白云群山,欲眼望穿,其实共同生活相处的日子甚至比家人多,既然能相聚一起共事,就是缘,就是兄弟,也是亲人。

“茨哇管护所的一天”深深地感动着大家。记忆的尘封总会触动管护时光里的某些往事,那些断垣残壁、蜡烛照明,屋顶漏雨,河滩挑水,吃菜难的日子一去不返了。如今的茨哇管护所,一排崭新的砖混琉璃瓦新房带着暖廊,办公室和职工宿舍明窗净几,院内盆栽花卉轻

我的青春记事

在时光的长河中,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的作者,我用青春的笔触,记录着梦想与奋斗,记录着那份永不褪色的热爱与执着,在生命的画卷上勾勒出属于自己的风景。

离别

——奔赴未知的远方

1991年的冬日,当第一缕晨雾温柔地拂过四川老家的屋檐,19岁的我,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踏上了前往迭部林业局的征途,这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远行。一场招工考试,让我以榜首之姿,成为了这片遥远林海中的一员,后被分到达拉林场,定于1992年3月1日报到。时光匆匆,转眼间就到了1992年2月底,命运的车轮自此缓缓驶向未知的远方。

离别的愁绪如潮水般涌上心头，母亲执意要送我到南部县汽车站。一路上，她泪眼婆娑，而我，也是全程哽咽。上车前，母亲终于打破沉默，她紧紧拉着我的手，声音颤抖却满是关切：“女儿，到了地方记得写信报平安，以后要照顾好自己。”我点着头，接过母亲手中沉甸甸的行李和为我精心准备的干粮，仿佛逃一般地上了车，不敢回望她逐渐模糊的身影。朱自清笔下父亲的背影，此刻竟化作我与母亲离别的痛楚。

初臨

——陌生环境中的孤独开篇

经过三天的颠簸,我终于抵达了迭部林业局所在地——白云。但从白云到达拉林场,还有 30 多公里崎岖山路,车辆稀少,前行艰难。林场本有一辆大巴隔天往返一次林场和迭部县城(途经白云),但年初职工大多回家探亲未归,大巴停运,这给我的报到之路增添了极大的阻碍。

幸运的是，白云的四川老乡帮我联系上了林场民工头老马，让我坐他的吉普车进沟。那一段路程令我至今难忘，车辆严重超载，后排本应坐三人的位置，却硬生生挤进了五人。我蜷缩在其中，腰伸不直，腿也伸不开，再加上弯道众多，一路颠簸，苦不堪言。

抵达林场，顺利报到入住。几天相处下来，我发现身边的同事几乎都是“林二代”，她们的家大多住在白云或某个林场，稍微远一点的也是住在两水，像我这样从外省来的很少。她们彼此间要么是同学，要么是熟人，又或者父辈之间交情深厚，相互关照。在这陌生的环境，我感到格格不入，孤独如影随形。我常常独自坐在河边的大石头上，听小河唱着忧伤的歌。

林场坐落于两河交汇处，依山傍

[illegible]

风摇曳。清凉的井水甘甜可口,简易棚中蔬菜随手可摘,有的林务员已拥有个人的笔记本电脑,这些都是国有林场改革的果实啊。

清风吹拂着山林,车在宽敞的公路上奔驰,电站大坝里的水蓝得

清澈，白云轻轻地飘着，绿水映照蓝天。这些大自然的守护者，他们感受着激情，追逐着梦想，用守护抒写篇章，用憨憨的笑容迎接更加美好的管护生活。山水是有灵性的，30余载的守护生涯就是一树

树花开,林务员就是一株株山林间的格桑花,默默无闻,把坚强的守护传递。每一种传递都诉说着守护生涯中的花开花落,四季轮转。走遍万水千山,青春无悔,忠贞守卫。

(阿夏管护中心 陈公平)

水,场部围墙上“青山常在 永续利用”等宣传标语,家属房错落有致。营林队独立成栋,位于场部最右侧,我住在四楼,站在则楼的平台,几乎能俯瞰整个林场。每天清晨,各家升起的袅袅炊烟映入眼帘,这景象常常让我泪眼模糊,仿佛又回到了四川老家,看到了那抹熟悉的炊烟,闻到了饱含柴火味的饭菜香……

待到3月底,回家探亲的职工陆续归来,各项工作也逐渐恢复正常。那时,天保工程尚未实施,森林采伐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进山运木材的车辆络绎不绝,原本静悄悄的林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营林队大多是女工,茶余饭后,大家纷纷聚在阳台上聊天,欢声笑语回荡在林场的上空。通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我逐渐与同事们熟悉起来,孤独感也渐渐消散。

磨合

——从抗拒到与土地和解

记得第一天到苗圃地劳动,队长在楼下扯着嗓子喊道:“下楼干活啦!”瞬间,营林女工们倾巢而出,有的扛着铁锹,有的拿着小铲子,匆匆下楼,在班长的带领下直奔划分好的苗圃地。当天,我们班组的任务是把苗床架子上的竹帘卷起来抱到指定地点。这些竹帘是年前冬天特意给苗床盖上的,为的是防止苗木被大雪压伤或冻伤。春天来了,自然要让苗木露出全身,尽情接收阳光的照耀。

一天下来,我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心情也跌入了谷底。我暗忖:“从四川来到这里,不过换地务农,有何意义?”甚至对这片土地产生了厌恶之情。尽管我从小在农村长大,但因学习成绩不错,母亲很少让我下地干活。她希望我通过学习改变命运,摆脱农村生活。然而,当时大学录取率极低,加之农村师资薄弱、缺乏指导,我升学希望渺茫。最终,母亲的期望落空,我不得不通过招工离开农村。

但当我想到母亲在烈日下躬耕的身影,风调雨顺时收成尚好,一旦遭遇天灾,辛苦一年,收回的粮食还填不饱全家人的肚子,纯粹靠天吃饭的无奈时,我的心渐渐平静了下来。在这里,至少我付出了劳动还能有工资领,单位的福利也不错,同时还能帮家里减轻负担。于是,我收拾好心情,决定坦然面对未来的一切。

营林队的苗圃主要用于培育云杉、冷杉、油松、落叶松等针叶苗木。育苗工作包括新播、种子装营养袋、幼苗移植等多个环节。工人们拿的是计件工资,整个春夏季我都是早出晚归,午餐自带干粮和水,日子过得繁忙而辛苦。新播、移床之后,便是起苗、除草、病虫害防治、道路养护等工作。每年春夏之交,一车车优质壮苗从苗圃地运向生产工段的采伐迹地,采伐工人将它们栽满山野,完成播绿的使命。除草工作划分到个人,为了能早点

除完草,我每天早上5点就起床,匆匆前往三公里外的苗圃地。当其他同事到地里时,我都已经干了两三个小时了。

除草不是一次性工作,草会一茬一茬地长出来,我也会一次又一次地往地里跑。好在草会一次比一次少,如此往复,除草的活我每次都是早早干完,我的地块也是最干净的。病虫害防治工作在营林队技术员的带领指导下完成,药和水的配比容不得半点马虎。药量不足,病害难消;用药过量,苗木即损。

日复一日,我与土地渐生羁绊。我也在这一年的劳作中变黑了、变壮了,双手出茧了、粗糙了、有力了。当我看到茁壮成长的苗木,整齐划一,绿意盎然,为这片看似贫瘠的土地增添了无限活力时,感觉自己的梦想正在生根发芽,心中渐生欢喜。

北风萧萧,雪花飘飘,气温降到零下,土地不再适合作业,营林队进入了休整期。

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闲暇

——心灵在文字中栖息

周末与雨天,是我最爱的时光。雨滴敲窗,如自然低语。这样的日子虽然时间稍显漫长,想家的情绪也愈发浓烈,却为我提供了静心沉思的绝佳机会。我可以沉浸在书的世界里,感受文字的魅力;可以拿起笔,练练字,让每一个笔画都充满力量;也可以写点小文章,写



达拉的花草,写人生趣事,写这片土地的春夏秋冬……这些文字在我的笔下逐渐有了温度和情感。

利用闲暇时间,我不断丰富自己、提升自己。次年“三八”节,我凭演讲脱颖而出,受到了林场领导的关注。当时,林场工会主席梁镇和党总支书记曹盛才两位领导找我谈话,先是肯定了我演讲稿的质量,接着表示林场领导很珍惜人才,如果林场机关有空位会考虑将我调过去。大约一个月后,我真的被调到了林场机关总机室,成了一名话务员。从此,我便有了更多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看书、写作、练字成了我的习惯,它们如同一日三餐般,为我输送着生命的养分。后来我还通过自考拿到了法学专业的专科、本科毕业证,多年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

蜕变

——职场辗转中的自我成长

在总机室工作了半年左右,林场领导再次对我的工作进行了调整,先是将我调到打字室,后来又将我调整到林场团总支担任团总支书记。担任团总支书记期间,我如鱼得水,在十几个基层单位的团总支书记中表现优秀,我字迹工整漂亮,材料撰写顺畅,当时所有记录均为手写,这无疑为我在同事和领导心中赢得了不少印象分。一年半后,我又被调回营林队担任副队长。如此频繁地工作调整,用领导的话说叫“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老地方。除了身份的转变,其他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不同的是,曾经我只用考虑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现在却要全盘考虑,从人的管理到苗圃地的管理,都必须科学合理。因为人管理不好就会影响工作,工作没有做好反过来又会影响人、影响经济发展、影响安定团结。好在营林队的领导班子都很团结,指导员和队长会把他们的管理经验耐心地教给我,技术人员在技术方面也会倾囊相授。初心使然,责任使然,我仍然与营林职工们一道,用汗水浇灌那片绿,滋养那片绿。

每当走进田间地头,看到工人们忙碌的身影,我就像看到了曾经的自己——那么努力、那么坚韧……我的眼眶便不禁湿润起来。酸涩的眼泪流完后,便有几分愉悦涌上心头,如今的体面都是我脚踏实地挣来的,没有任何外界助力,没有世俗的纷扰,没有人情世故的牵绊,心里只装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正因为如此,1996年6月份,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林场曹书记还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话:“在单位上有三种人,一种是纯关系户;一种是自己有能力,家里还有关系的人;还有一种人就是你这样的,全靠自己奋斗。未来的路走得会很艰难,但也不会差,继续努力。”这一番话,让我倍觉温暖。那时我23岁,一个从农村来的孩子哪有那么多心思,完全不懂人情世

故,更想不到自己有什么关系可以攀附,除了埋头苦干。今天,回首往事,完全应验了老书记的话。

铭记

——达拉林场永不褪色的青春印记

斗转星移,时间潺潺流淌成河。而我以岁月为弦,将过往谱成歌,那旋律在一路的风雨兼程中悠悠回响。此刻,尽管我已离开达拉林场多年,但那片见证我青春奋斗与成长的土地,早已深深镌刻在我心间。那些与同事并肩作战的日子,那些在田间地头挥洒的汗水,那些在夜深人静时写下的文字,都化作了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每当回想起那段青春岁月,心中便满是温暖与力量。

时下,我依旧在迭部林区工作,有幸见证了林区三十多年的发展变迁。今天,职工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林区的生态保护工作成效显著,森林覆盖率不断提高,整个林区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已然在林业人心中深深扎根。然而,达拉林场始终是我人生的“加油站”,是我永远无法忘怀的青春记忆。

如今,我已年过半百,但那份对生活的热爱、对梦想的执着,却如同达拉林场的云杉一般,永远挺拔,永远翠绿。

(迭部管护中心 刘小黄)

我在林区的32年

自我有记忆起，就因父亲在林场工作而在同伴中沾沾自喜，这甚至成了我向他们炫耀的资本。也因此，我对广袤林区满怀憧憬，不过由于种种限制，我只能从大人的谈话、电影片段以及连环画中想象林区的模样：那里有参天的大树、各种各样的动物，还有生活在林区的伐木工人。这样的画面，一直伴随着我成长。

当年，去林场的路途十分遥远，再加上我年纪小、家里困难，去父亲工作的林场看看的想法一直没有成行。

这个愿望，终于在我初中毕业后得以实现。那年中考结束，恰巧有位跟父亲同单位的老乡靳叔叔回家办事，父亲托他给我们家带钱。当我得知靳叔叔办完事要尽快返回林场时，便恳求母亲，让靳叔叔带我去林场看望父亲。母亲被我纠缠得没办法，只好请求靳叔叔带上我，靳叔叔欣然同意，我恨不得马上就跟靳叔叔出发。

三天后，靳叔叔来我家接我，我们一起坐班车前往林场。一路上辗转了三天，历经多次转车，我们终于抵达了父亲工作的地方。这里的一切，于我而言，既新鲜又陌生。

父亲是一名汽车驾驶员，主要职责是拉运工人采伐下来的木头，工作任务十分繁重。我到林场时，父亲恰好出车未归，靳叔叔便先把我领到了他的宿舍。

待父亲回来，看到我突然出

现，他既惊讶又高兴，赶忙从商店买来了许多我从未吃过的糖果、罐头、饼干等零食，还一个劲儿地询问家里的情况。

在林场短短二十多天的日子里，我和父亲度过了无比快乐的时光。与此同时，我对林业工人建设林区的工作有了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林区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着实让我感到震惊，但我对他们身上展现出的精神却由衷地佩服。

这次林区之行，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感触。

1989年5月10日，对我们一家而言，无异于世界末日。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无情地夺走了父亲的生命，家里的顶梁柱就此崩塌。望着常年卧病在床、需要悉心照料的爷爷奶奶，还有比我小、分别正在上小学和初中的弟弟妹妹，以及因失去丈夫而哭得昏死过去的母亲，我的大学梦也在这场变故中彻底破碎。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变故，作为家中的长子，我暗自下定决心：不再继续读书，一定要挑起家中的重担。待组织上处理完父亲的善后事宜，我便私下找到父亲生前单位的领导，坦诚地说出了自己想要顶替父亲参加林区工作的想法。起初，他们并未答应我的请求。但经不住我反复恳求，他们最终提出，只要家里人同意，就让我加入林区工作。

于是，我又向爷爷奶奶表明了

想要顶班的想法。爷爷奶奶当时就极力反对，他们说林区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况且我年纪尚小，而且还在读书。我向爷爷奶奶详细诉说了家里当前面临的困境和实际生活状况，为了这一大家人的生计，我实在别无选择，只有参加工作才能缓解家里的经济难题。同时，我也希望他们二老能帮忙做做母亲的思想工作。

在我的软磨硬泡以及爷爷奶奶苦口婆心地劝说下，母亲强忍着巨大的悲痛，勉强答应了我的请求。从此，我成为了一名普普通通的林业工人。

刚参加工作时，林场领导考虑到我年纪尚小，且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出于对我的照顾，安排我在场机关担任通讯员一职。这份工作的具体内容，主要是负责打扫领导办公室的卫生等事务。

为了把这份工作干好，我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每天，我都会比别人早起两个小时，赶到单位后便马不停蹄地开始打扫办公室卫生，将各个角落都清理得干干净净。随后，我会烧好开水，把每个办公室的暖瓶都灌得满满的，确保大家上班时能喝上热水。对于领导安排的工作，我始终秉持着严谨认真的态度，保质保量地完成，从不敷衍了事。面对前来场机关办事的人员，我始终以热情的态度为他们提供服务，耐心解答他们的疑问，尽力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平日里，我



还经常主动帮助那些年纪较大的职工，干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工作之余，我虚心向领导和同事们请教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努力与大家搞好关系，营造和谐融洽的工作氛围。

在闲暇时光，我并未满足于现状，而是重新拿起了书本，继续追逐自己的大学梦。我报名参加了自学考试，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刻苦学习。经过三年多坚持不懈的努力，我终于成功拿到了法律专业自学考试的大专毕业证书，那一刻，我心中满是激动与自豪，多年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机关担任通讯员的这几年里，我凭借自己的努力和付出，多次被林场评为优秀共青团员，还荣获了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我的工作得到了领导的高度认可，也赢得了同事们的一致好评。这些荣誉不仅是对我过去工作的肯定，更是激励我不断前进的动力。

2000年，林场为强化护林防火工作，将我调至经警中队担任副中队长。面对全新的工作岗位和环境，我深感肩头责任重大，意识到必须掌握更多知识，才能胜任工作、带好队伍，守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这片绿色森林。

为此，我与队员们一同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法律知识以及队伍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在日常工作中，我积极组织全体管护人员开展涵盖思想理论、科学文化、业务知识、体能训练、森林火灾扑救、突发事件处置、爱岗敬业等与工作相关内容的培训演练，逐步提升队伍的综

合素质和战斗能力。

“打铁必须自身硬”。在队伍管理、体能训练、扑火演练及日常工作中，我始终身先士卒、带头苦练，遇到困难总是冲在最前面。我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党誓词，常常对大家说：“要求大家做到的，我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大家不做的，我第一个不做。希望大家在工作中对我的承诺积极监督。”经过长时间的相处与共事，大家对我的工作能力和方式方法给予认可，大家密切配合，心往一处想、事往一处谋、劲往一处使。队伍的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迅速提升，管理也逐步走向正规化。

此时，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林区富余职工增多。为适应企业改革发展的需要，需对一部分富余职工进行一次性安置。我妻子原本不在安置人员之列，但看到林场分流安置人员工作困难重重、场领导压力巨大，作为一名党员，我多次做妻子的思想工作，主动向场领导提出，让妻子腾出岗位，给更困难的职工，最终为妻子办理了 work 买断手续。这成了我这辈子对妻子的一件亏欠之事，但我绝不后悔。别人，包括妻子当面叫我“林大头”，但为了林区的发展和我当初的选择，我无怨无悔。

特别是在天保一期十年的护林工作中，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工资十年未曾增长。面对飞涨的物价以及当地其他单位职工工资成倍增长的现实，我微薄的工资收入连养活一家人都十分困难，还要赡养老人，加上孩子高昂的学费，几乎把我逼上了绝路。此时，妻子的埋怨也一次次让我感到守在林区

前途渺茫。每当看到同学、朋友体面的高薪待遇、舒适的工作环境，过着有房有车的小康生活时，作为七尺男儿，我无地自容，愧对父母、妻子和儿女。她们至今还和我挤在林场分配的、修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早已成危房的干打垒土坯房内。我曾一度下决心离开自己热爱的林区外出创业养家。但在与年迈的母亲和妻子商量时，她们都极力反对。此时，场领导也闻讯赶来给我做工作，希望我在林场最困难的时刻坚守岗位，相信林区今后会越来越好，好的政策、职工工资待遇、居住条件等将会有大幅度的改善，林区将会迎来二次发展的春天。看着大家关切的目光，我打消了离岗创业的念头。

自2008年“5·12”汶川地震灾害发生后，林区的灾后重建工程和国有林场棚户区改造工程相继实施，林场原有的危房全部拆除重建，建成了与城里人居住条件一样的、水电暖、洗澡、卫生间功能齐全的住宅楼。我们家也花了三万多元住上了一套50多平米的楼房，实现了多年来的住房梦，彻底告别了居住20多年的危房。

自2016年国有林场改革后，随着林场体制的转变，我们职工全员纳入事业单位管理，职工工资待遇大幅提高，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全面落实。许多外出创业的职工纷纷回原单位上班。面对如今快速发展的林区新面貌，我要更加珍惜这份保护森林资源的光荣职责。为了儿时的梦想，我将深深扎根林区，奉献终身。

（选部管护中心 陈对勤）

把爱写进绿水青山

在时代的滚滚浪潮中,有这样一片热土,它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与汗水,见证了洮河林业人从伐木到护林的深刻转变,经历了生态与经济的艰难平衡,这便是我们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三十载风雨兼程,洮河林业人携手同行,用坚韧与智慧,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生态发展画卷。

斧声回荡—林区伐木的那些年

回溯到三十年前,洮河林区肩负着国家建设对木材的急切需求,踏上了大规模开发的征程。彼时,在洮河两岸、迭岷山脉,机器的轰鸣声打破了森林长久的宁静,一棵棵粗壮的树木被砍伐,运往全国各地,成为城市建设、工业发展的重要基石。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洮河林业人不畏艰难,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无畏的勇气,日夜奋战在伐木一线。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爬冰卧雪,与山林为伴,为国家建设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但长期的过度采伐,给林区生态带来了沉重的创伤,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水土流失问题日益严重,曾经生机勃勃的林区,渐渐失去了往日的繁茂与活力,珍稀动植物的栖息地遭到破坏,物种数量锐减,生态平衡岌岌可危。洮河林业人逐渐意识到,这种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必须做出改变。

“伐木者”的转身,从采伐到守护的跨越

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形势,洮河林区毅然决然地开启了转型之路。从木材生产转向生态保护,这一转变意味着林区人要告别熟悉的工作,面临收入减少、就业困难等诸多问题。但为了子孙后代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生态家园,林区人选择了迎难而上。于是曾经的伐木工人放下手中的斧锯,转身成为护林员。他们从破坏者变成了守护者,角色的转换并非一帆风顺。

习惯了在伐木场上挥洒汗水的他们,要重新学习生态保护知识,适应新的工作方式。工资待遇的降低,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但这些困难并没有阻挡他们守护生态的决心,他们在崎岖的山路上巡逻,监测森林病虫害,制止非法砍伐行为,用自己的行动守护着这片绿色家园。就这样一代代的林业人肩负使命、艰苦创业、披肝沥胆地投身于林区建设的大潮中,他们为林区的建设献生命、献青春、献子孙,而我们“林二代”“林三代”也已经踏上父辈的足迹,在建设生态中国的绿色征程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重塑绿水青山,大山深处的“绿色匠人”

转型后的洮河林区,将生态修复作为首要任务。植树造林、封山育林、治理水土流失……一项项生态修复工程有序推进。洮河林业人不辞辛劳,在荒山上种下一棵棵树苗,期待它们茁壮成长,重新为大地披上绿装。为了提高树苗的成活率,林业人积极探索科学的种植方法,根据林区实际的土壤条件和气候环境,选择合适的树种严格按照标准进行种植,确保每一棵树苗都能得到充足的水分和养分。经过多年的努力,曾经的荒山秃岭逐渐被郁郁葱葱的森林所覆盖,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如今的洮河林区林地面积达到了 157749.37 公顷。活立木蓄积量 543.09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31.23%。林区内野生动物共计有 250 余种,哺乳兽类动物 60 余种,鱼类及两栖类 30 余种,高等植物 122 科 443 属 1300 种。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雪豹、林麝、麝鹿及稀有种独叶草和丰富的景观资源、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是青藏高原东北部的生态绿岛和高寒地区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在生态逐渐恢复的同时,洮河林区积极探索绿色发展之路。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发展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实现了生态与经济的良性互动。

其中冶力关国家森林公园成为我们洮河林区生态旅游的一张亮丽名片。洮河林业人抓住机遇,听从开发建设的召唤,投身在开发建设的热潮中,修建旅游设施,开发旅游线路,推出特色旅游产品,经过 20 多年的开发建设,公园基础设施、接待能力、经营水平、景区建设已经有了一定规模,茂密的森林、清澈的溪流、珍稀的动植物,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外在形象和市场品位有了很大的提升,目前已成为洮河林区实施生态价值转换的支柱产业之一,从 2003 年至今冶力关国家森林公园旅游收入累计达 1 亿多元,旅游基础建设累计投入约 3 亿元,上缴经营收入税收 500 多万元,旅游人数达到 125 万人次,旅游各项综合收入约 4 亿元人民币,有力地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林下经济也蓬勃发展起来了。洮河林业人始终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充分利用丰富的林区资源,积极发展林下种养殖、房地产开发等林下经济产业。以市场为导向,打造了 248.85 亩的新型“产业园”,并与甘肃药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林药合作协议;以改善苗木结构、优化苗木种植培育为目的,培育各类苗木约 1753 万株;以增收为核心,积极发展林下养殖。分别在冶力关、羊

沙、大峪林场养殖林麝、土鸡、本地绵羊、虹鳟鱼、雅鱼等;以资源为依托,持续开发房地产建设等等。这些绿色产业不仅增加了我们林区人的收入,还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让洮河林区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持续前行的生态梦 绿色梦想照进未来

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是洮河林业人奋斗的历史,也是生态理念深入人心的过程。如今,洮河林区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经济发展也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但我们深知,生态保护任重道远,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洮河林区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不断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加大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力度,严厉打击非法砍伐、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持续推进生态修复工程,提高森林质量,增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同时,进一步发展绿色产业,创新发展模式,提升产业附加值,让绿色成为林区发展的底色。

三十载同行,林区人共筑生态梦。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他们用汗水和智慧书写了一段生态传奇。未来,他们将继续砥砺前行,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届时,洮河林区将是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为子孙后代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让生态梦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绽放光彩。

(洮河管护中心 乔 晶)



青山不负人：

白龙江畔生态梦

清晨，第一缕阳光宛如灵动的金丝，轻盈地掠过白龙江畔那片云杉林梢。刹那间，林间惊起几声清脆的鸟鸣，似乎是在为这崭新的一天欢歌。博峪保护站的护林员老张，缓缓推开管护所那扇古朴的木门，深吸一口带着松香与露水气息的清新空气，那股沁人心脾的芬芳瞬间弥漫全身。他身后，那片新栽的碳汇公益林里，树苗已抽出嫩绿的枝芽，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是一群朝气蓬勃的孩子，正欢快地诉说着生命的希望。这，不仅是白龙江林区从“伐木求生”到“护林育绿”的生动缩影，更是一代代林业人用三十载春秋精心编织的生态梦。

斧锯无声处 青山终得还

时光回溯到上世纪 50 年代，白龙江林区曾被一阵阵斧锯声打破了山野的寂静。1952 年，党中央高瞻远瞩，决定筹建白龙江林区。一时间，来自全国各地的精兵强将如潮水般汇聚于此，在这片茫茫林海中，拉开了艰难而伟大的创业序幕。森林铁路如一条巨龙，蜿蜒深入大山深处；伐木工人们喊着震天动地的号子，齐心协力地将一根根巨木运往山外。那时，“林业”二字，承载着资源开采的重任，是人们生计的依托，亦是时代赋予的重担。在长达 46 年的森工生产岁月里，林区累计生产商品材达 1686 万立方米，宛如一座“绿色黄金”的宝库，为新中国建设输送了无比宝贵的财富。

然而，时光的车轮驶入世纪之交，生态危机的警钟骤然敲响。水土

流失日益加剧，如同大地的肌肤被无情地撕裂；生物多样性锐减，曾经生机勃勃的生态系统变得千疮百孔；长江上游那道绿色的屏障，也日渐斑驳，仿佛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转变，始于一场意义深远的“身份革命”。1998 年，被誉为“救命工程”“德政工程”的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天保工程）如春风般吹拂而来，白龙江林区迎来了重生的曙光。2015 年，全面停伐的政策如一场及时雨，滋润了这片干涸的土地。伐木人纷纷放下手中的斧锯，毅然转型为护林员、育苗员、生态监测员，开启了守护青山绿水的新征程。老张的父亲，是林区第一代伐木工，他在临终前紧紧握着老张的手，眼中满是期待与嘱托：“这片林子亏空了，得把它补回来。”如今，老张的巡山日志上，不再记录木材量，而是详细标注着植被恢复率、野生动物踪迹和土壤固碳数据。这些看似枯燥的数字，却如同一串串璀璨的音符，奏响了生态修复的华丽乐章。2025 年发布的研究显示，白龙江林区年生态价值高达 479.06 亿元，森林年碳汇 129.21 万吨，相当于抵消 2023 年陇南市和甘南州两地碳排放总量的 1.05 倍。这一组组惊人的数字背后，是 73 年来林区人从“索取者”到“守护者”的艰难跋涉，是他们用汗水和智慧谱写的生态赞歌。

司法育新绿 科技点青山

生态修复之路，犹如一场漫长而艰辛的马拉松，需要法治与智慧这两只强劲的翅膀共同护航。白龙江林区



深知此理，通过建立健全管理结构、优化用人机制以及建立公益林保护监测体系等一系列举措，持续筑牢生态屏障，为青山绿水撑起了一把坚固的保护伞。

与此同时，科技为青山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水”。走进博峪河保护区的智能化鸡舍，仿佛置身于一个未来世界。绿壳蛋鸡在物联网温控系统中悠然自得地茁壮成长，这里的一切都由科技精准掌控。林下养殖的生态循环模式——“以林护禽、以禽养林”，宛如一个完美的生态闭环，使林地亩产效益显著提升。更远处，龙江森工集团的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巡护、大数据平台，正携手构建起“空天地一体”的森林管护网络。这一网络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将整个林区紧密笼罩，让任何破坏生态的行为都无处遁形。正如黑龙江省总林长令所强调的：“增绿就是增优势，植树就是植未来”。科技的力量，让白龙江林区的生态修复之路更加宽广、更加光明。

林下金饭碗 共生见真章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白龙江畔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化作了具体而微的生动实践。中路河保护站的职工们充分发挥智慧，开发出“柴胡采挖+贝母种植+药膳鸡养殖”的立体产业模式。林间散养的鸡群欢快地啄食昆虫，它们的粪便又反哺土壤，为中药材的生长提供了天然的肥料。中药材与绿壳蛋通过电商平台远

销省外，成为了市场上的抢手货。博峪河管护中心的新型智能化蛋鸡养殖项目更是成绩斐然，所产的“绿皮鸡蛋”口感鲜美、营养丰富，在市场上以 1.5 元一枚的高价都供不应求。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让护林人端上了“金饭碗”，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而更令人动容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解。2022 年，为纪念白龙江林区开发建设 70 周年，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精心制作了电视纪录片《不负青山》。影片通过珍贵的影像资料，再现了林区 70 年的沧桑巨变，深刻诠释了“不负青山”的精神传承。这场跨越代际的对话，如同一颗颗希望的种子，在人们心中悄然萌芽，让守护的信念代代相传。

未来已可期 梦寄青山外

白龙江林区的明天，充满了无限的希望与可能。在碳汇交易的探索中，在“龙江绿碳”体系的构建里，在青年林业人的选择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绿色、更加美好的未来。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在 2024 年度工作会议上明确强调，要聚焦年度工作目标，明确“六个着力”重点，统筹推进“保生态、保民生、保运转、保安全”各项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林区法院的年轻法官们独具匠心，将庭审搬进山林，让司法成为生态修复的犁铧，为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展望前路，白龙江林区将以

“扩绿、兴绿、护绿”为舟，以“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为桨，在生态发展的海洋中乘风破浪。扩绿方面，退化林修复与封山育林并举，未来三年计划造林 70.8 万亩，让大地重新披上绿装；兴绿方面，大力发展森林康养、生态旅游，让林区成为“水库、钱库、粮库、碳库”联动的典范，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护绿方面，完善“林长制”，以法治与科技筑牢生态屏障，让青山绿水永远保持生机与活力。

结语：与青山共白头

夕阳西下，余晖洒在老张身上，为他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他轻轻抚摸着碳汇林前的纪念碑，上面刻着：“献给未来的春天”。这短短几个字，蕴含着对未来的无限期许与美好憧憬。三十载同行，林区人从砍树到看树，从生计所迫到心怀敬畏，他们用青春和汗水，让青山白头不负。

若你走进今日的白龙江林区，定会被眼前的美景所震撼。你会看见森林覆盖率达 52% 的绿浪，如同一片绿色的海洋，波澜壮阔；你会听见博峪河中潺潺水声与鸡鸣相和，宛如一首美妙的交响乐，奏响着生命的旋律；你会遇见手捧《白龙江林业》期刊的年轻人，在灯下勾画着智慧林业的蓝图，他们的眼中闪烁着对未来的坚定信念。这，便是生态梦最生动的注脚，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最美画卷。

（林科所 赵恒好）

唯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林区换新颜

九月的文县,江山如画。坐在博峪河管护中心工会的档案室,我轻轻拂去旧相册和老档案上面的灰尘,心灵凝重而安静,就像赴一场庄严的约定。清晨的阳光洒在这些旧相册上,我翻开了前辈们的故事,并与他们的青春深情相遇。

一张张黑白照片上,他们年轻的面孔让我感到既陌生又熟悉。几十年过去了,他们有的魂归青山,有的已垂垂暮年,最年轻的也两鬓霜白了。那时的他们怀着报效祖国的热忱,从五湖四海来到甘肃白龙江林区扎根、工作,一待就是70多年,奉献了青春,又奉献着子孙,目前林二代、林三代风华正茂,是林区建设的主力军。

照片里的他们青春无限,充满朝气,参加文体活动时身姿矫健,读书看报时认真专注,修路架桥时战天斗地,伐木运输时爬冰卧雪,勇立潮头。

瞧!这不是年轻时的老邓吗,我刚参加工作时,就是他给我讲前辈们在岔路沟二段伐木的场景:带着一把弯把锯、一个冷馍馍进山,一去就是一天,晚上回来累得倒头就睡,呼噜声一个比一个大,能把工棚的顶子掀开。我又看到老马,照片里他在工程队修路,多么年轻帅气,头发又黑又密,现在的他头发已花白了。

那是一个纯真的年代,一段可歌可泣的难忘岁月。从1952年伟人的一声号令,到白龙江两岸漫卷的红旗,“白龙江伐木场”的成立,拉开了白龙江林区艰苦卓绝的创业序幕。

当一个个真实的事件跳跃在文字之间,我仿佛听见那激扬的号子,机器的轰鸣,一望无际的绿色林海从我脚下延伸。我居然变成一只矫健的红隼,沿着白龙江的走向,飞进了时空的隧道,来到73年前武都药王庙“白龙江伐木场”筹备处的土房外。昏暗的油灯下,十几位干部在薛怀文主任的带领下正运筹帷幄,他们手指着地图,划分着各林场和采伐工段的施业区,擘画着白龙江林区的未来。

我飞越灿烂的朝霞,掠过一座座高高的山峦。在白龙江林区的大山的褶皱中,年轻的采伐工人们正挥汗如雨地作业,寂静的森林中回荡着他们的喊声:“顺山倒……下山倒……横山倒……”这声音响彻林海,环绕在白龙江林区历史的天空中。

我盘旋到一个林场上空,以一声长鸣与一位年轻的工人打着招呼。他抬头望着我,把双手环在嘴边大声呼喊道:“嗨,鸟儿,请替我给家里捎个信儿,告诉他们我一切平安!”看到他青涩的脸和不断挥

舞的手臂,我的泪水不断滴落,是啊,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采伐一线总有牺牲和死亡,平安无事就是最好的消息。

我飞到了另外一个林区上空,天色渐暗,突然间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暴雨倾泻而下,夯土结构的工棚在暴雨中摇晃,眼看就要垮塌。我焦急地在雨中盘旋,大声喊叫,终于看到一名段长大喊:“房子要塌了!大家起来跑!”随着一部分工友跑出来,工棚在雨中轰然倒塌,未及撤出的工友被砸伤,其中有些青年工友因伤势过重离世。然而不幸并未结束,时隔不久,一处工地在拆房时发生事故,又有年轻的生命就此凋谢,他们永远埋葬在林场西南角的山坡上,此处墓地被称为青年坟。我叼来各种野花轻轻放在他们墓前,以此向他们致敬。

当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白龙江人勇担使命。由于生产设备落后,在各大林区的开发建设中,修路、爆破、采伐、放料、集材、装车、水运等都是靠人工完成,因此代价很大,牺牲的人也很多。记得我刚参加工作时,就听藏族老乡说,在我工作的白水江博峪林场阿路沟林区87林班,冬天因为顺着冰溜子滑料的惯性太强,横飞过来的木料砸中了副厂长的儿子,人当场就没了。还听其他林区的退休老职工



讲他们二场有个七连的白连长牺牲在了装车现场……

我向着这些英雄们的墓碑低头哀鸣,这些有名、无名的英雄们是白龙江的骨,是白龙江的魂,是共和国不屈的脊梁!

我又一路飞到一个采伐林场,这里曾经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长征林场。在一场五工段,我听见远处料场传来“兄弟们呀嘛,嗨呦!迈步走了呀,嗨呦!”的号子声,飞近一看是装车工人在往老解放车上装圆木。只见他们八人一组用大扛抬着一两吨重的圆木,喊着整齐的号子,一步一步稳稳地将一根根本料抬到车上。装车是极危险的工作,稍不留心就会伤及生命,所以大家必须团结协作,步伐一致。汽车将圆木运送到白龙江沿岸,然后将木料推入江中,通过江水的流动一路运送到四川昭化贮木场,再装上火车,运往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

水运极其危险,工人们会在圆木上来回跳跃,调整方向,确保水运顺畅,有时将堆叠在一起的料堆进行排险,期间也有掉落水中被木料撞击牺牲和受伤的工友,他们是白龙江林区的英雄,值得被后辈永远铭记。

感慨间,突然一颗盗猎者的子弹擦着我的翅膀飞了过去,我像一片树叶掉落在地。一位中年人把我救起,原来是薛怀文主任。非常神奇的是,我们竟然能够无障碍交流,我告诉薛老我的名字,我是林三代,来自未来。他问我:“未来的林区什么样子?补栽的树成林了

吗?我们的国家是不是越来越强大?”

我告诉他,1998年,为修复生态,国家开始了天然林保护工程,目前已经实施了20年。当时咱们白龙江林区第一个响应国家号召,由伐木人变成护林人、务林人。2019年白龙江林区经历了国有林场改革,现在已经成为事业单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核心理念,是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现在的白龙江林区已今非昔比,比先辈们梦中的样子还要好千倍万倍!我带您看看现在的林区!

我们在历史的画卷中穿梭着,游览着,白龙江林区美不胜收。“您瞧!那是沙滩林场,白龙江保护中心正在举办全林区无人机培训和操作竞赛,天上飞的那些小飞机就是无人机,它可以巡航、探测、监控、撒药、运输,能去到人去不了的地域!薛老惊奇地看着我:“未来的林区竟然发展得这么好,那么大家的生活条件怎么样了?”我指着白云的新小区告诉他:“您看,白云全都是楼房了,冬天用暖气,职工食堂伙食好得很,每天都有肉吃。”

我还告诉他,白林新城是文县最好的小区之一,职工们每家都有新楼房住,其他林区也都一样,生活环境,工资待遇、民生保障都好得不得了!他眯着眼,开心地说好,好!好啊!”我带他一路向西,来到了张掖高台县,万亩葡萄园青翠欲滴,风中飘来阵阵果香。他惊奇地问我这是哪里?我告诉他,这里

是咱们林区的南华生态建设管护中心、甘肃祁连葡萄酒业公司所在地。这里生产的“祁连传奇”系列葡萄酒在国际展会上屡获金奖,是我们白龙江林业人亲手创造的传奇,是咱们的骄傲!

我们又观看了冶力关森林公园、阿夏自然保护区,腊子口森林公园、中路河采穗园和博峪森林公园,3393瞭望哨。薛老亲身体验了森林眼智能预警监测系统,又重新走了一遍过去他们修筑的公路,如今拓宽硬化成为四通八达的林区防火通道。我告诉薛老,如今的白龙江林区成为信息化、科技化、现代化的新林区,科技设备节约了大量人工成本,很少出现人员伤亡事故,您老放心吧。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不变的是听党话、跟党走初心,和艰苦创业的白龙江精神,你们没有丢,而且发扬光大,作为第一代开发建设者的我感到特别欣慰!相信所有见证白龙江林区发展的先辈们都会铭记这段历史,这份光荣!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林区换新颜!让我们一起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祝福白龙江林区越来越好!再见,年轻人!”

我在红隼的叫声中猛然惊醒,原来是做了一个神奇的梦。

走出档案室,我抬头望着蓝天,下猎猎招展的红旗,心中满是爱和喜悦,清风从脸颊吹过,万物可爱,阳光正好。

(博峪河管护中心 崔波)



霜雪磨砺耀祁连

——南华管护中心防霜冻工作记

河西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几场大风夹杂着沙尘，不经意间，杨柳吐绿，春意盎然。此时，也正值酿酒葡萄出土萌芽时期，祁连葡萄庄园里到处是职工们掏苗、浇水、施肥的忙碌身影。然而，陡升陡降、变幻无常的气温带来的晚霜冻对当地刚出土的农作物造成严重危害。那年，南华管护中心的每一个干部职工，都无法忘记奋战在葡萄园防霜冻一线的岁月……

“狼”来了

“广大干部职工都要把防霜冻工作作为关系单位生存和发展的头等大事来抓……”，4月的一天早晨，基层各林场的广播滚动播放着防霜冻工作动员令和实施方案。继那天启动三级蓝色预警以来，随着气温下降，防霜冻工作进入二级黄色预警，机关工作人员纷纷进驻各分场，蹲点值班，长期坚守，开展防霜冻准备工作。

为了对葡萄园防霜冻进行统一部署，单位成立了预防霜冻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温度监测预报、组织实施、物资采购等小组。由机关各科室人员组成的督导组，在分管领导的带领下，分片负责，把各项工作按分场、方田、地块层层分解，落实到人，保证不留死角。为切实落实防霜冻工作，制定了铁的纪律，强化执行和监督检查，对不按要求和密度堆放柴草、反应迟缓，不按照统一安排执行防霜冻工作的人员，按照防霜冻实施细则相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机关工作人

员在各分场蹲点后，积极开展工作，他们有的轮流值班检测温度，有的深入田间地头，帮助管理人员和种植职工共同筹备防霜冻所需物资，对防霜冻柴草、羊粪、火堆、烟雾弹等准备情况进行全面督查，全程参与防霜冻工作。

“有你们来帮助，我们就放心多了，相信通过大家共同努力，一定能安全度过霜冻期……”场里的职工高兴地说。

按照单位总体部署，预防霜冻工作指挥部在各分场葡萄园设置温度监测点五个，配备精确测温设施，进行全方位精准监控。为了准确及时掌握寒流带来的温度变化，他们将战线前移，在靠近祁连山下的戈壁滩中设立了野外温度监测点，全天候值守。那里的条件十分艰苦，他们用帐篷作为临时的工作地点和休息室，饿了就啃馒头，吃泡面，面对困难，每位年轻人都没有丝毫的松懈和退缩。说起野外温度监测点，他们难以忘记的是第三天凌晨三点左右，小曹在帐篷外监测温度时，远远地看见三只狗一样的动物，眼冒绿光，虎视眈眈地在监测点不远处徘徊，小曹赶紧叫醒了同伴，大喊“狼来了、狼来了”，大伙拿着棒子、铁锹猛力敲打，发出警告，迫使这三只神秘的家伙不战而退。

对南华的防霜冻工作，上级领导也非常重视，多次对南华防霜冻工作作出指示，要求全力以赴，做好预防工作。同时还指派一名党委



常委带领产业处、党委工作部赴防霜冻现场,视察指导防霜冻工作的准备和开展情况,慰问防霜冻值守人员,并同南华全体职工一起,齐心协力预防霜冻灾害。

那天上级领导来到二十里外的野外温度监测点,看到这里极其艰苦的条件,听到“狼”的故事后,深受感动,拿出三百元钱让大家改善改善伙食,还强调“要加强人力保障和安全生产工作,同时代表管理局向大家问好,大家辛苦了,受管理局安排,我这次就是要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的……”随后,领导一行车不停息,连夜奔赴各分场逐一检查指导,详细查看每个柴草堆放的位置和数量。他深深地知道,如果葡萄基地受到危害,全体种植职工将会没有收入,一个个家庭将会陷入困境……

首战告捷

“中心、中心,我是一场。”“中心收到、请回答。”“一场气温 2℃、地温 0℃,报告完毕。”26 日夜,防霜冻进入第 12 天。在葡萄中心防霜冻指挥部,对讲机的声音和电话的声音此起彼伏,各测温点数据不断汇集到指挥中心。指挥长围着葡萄园气温与地温变化趋势图,看着各观测点汇报的气温和地温观测数据,双眉紧锁,一刻也不曾放松。由于近期连续降温,全体干部职工精诚团结,已战胜了一场又一场霜冻侵袭。

“咚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只见上级领导满身是土,风

尘仆仆从三分场赶来,详细询问温度变化情况,随后拿起桌上馒头,提起水壶泡了一桶方便面。

夜显得是如此的漫长,每一个人都不会合眼。突然,各分场联络员的手机接连响起,“通知各分场,启动橙色一级措施”凌晨 2 点,指挥长果断发出指令。各场部通过高音喇叭及各种通信设施,向分布在场区、点房的职工群众发出紧急通知。

宁静的夜空被打破,一道道手电光芒划破夜空,到处是如织的防霜冻工作人员的身影,早已准备就绪的干部职工迅速点燃了一堆堆羊粪,一枚枚烟雾弹,滚滚浓烟轻轻地穿过田间林网,笼罩在祁连万亩葡萄园上空。夜越来越深,降温也紧迫人心,一堆堆羊粪堆、一堆堆柴火在地头点燃,但温度依然在持续下降。

“通知各分场,点燃田间地头所有大火堆,再加强一个烟雾弹”。凌晨 5 点指挥长再一次发布指令,这也是当天最后一批预备物资。一霎时,田间道路风口处堆放的大型柴火堆被全部点燃,加温并绕流着整个葡萄园的空气,一股股暖流向了葡萄基地,萦绕在田间地头,熊熊的火焰照亮了半个天空。

“中心、中心,我是二场,现在气温-2.2℃地温-4.7℃,点火后有所稳定!”“收到,请继续每 10 分钟汇报 1 次”。

“中心、中心,我是一场,现在气温-2.0℃地温-4.1℃,点火后有

所回升!”指挥长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意味着他们度过了今晚最艰难的时刻。

截止 4 月 29 日,经过全体领导干部和职工十数日来的不懈努力和坚守,成功地预防了首轮寒流带来的霜冻对葡萄园的侵袭,取得了防霜冻工作阶段性胜利。

葡萄园保卫战

4 月 30 日,一场大风席卷着漫天的沙尘袭来,天空淅淅沥沥下起了雨,远处巍峨挺拔的祁连山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

5 月 1 日晚上 9 点,指挥长看着各监测点的温度后,眉头紧蹙,十年一遇的极端低温,使他明白今晚不单纯是霜冻那么简单,今晚肯定是一场恶战。5 月 2 日凌晨 1 点 45 分,气温降至 0℃以下,又一次橙色一级预警启动。一霎时,来自机关、酒厂、葡萄中心六百多人全部就位,共同在各自的负责区域将烟堆、烟雾弹一起点燃,大量的浓烟迅速升起,并逐步形成厚厚的烟障,使降温得以遏制,田间气温被定格在 0℃左右。

3 点,气温又在下降,在夜幕中星星之火照亮了整个葡萄园,第二轮点烟放火继续进行。凌晨 4 点,在点燃田间地块所有烟堆后,据野外监测点数据显示,气温还在急剧下降。

“各分场,我是中心,通知职工点燃所有田间道上备用的大火堆和小柴禾堆,燃放所有烟雾弹,各分场,我是中心……”



“一场职工请注意……”“二场职工请注意……”各分场的高音喇叭上纷纷传出指令。几分钟过后，熊熊大火又一次照亮了漆黑的夜晚，机关工作人员也和往常一样，纷纷加入了点烟，添加柴草的行列。

所有的人都切实感到了霜冻的威胁——漆黑的夜色冰冷侵蚀着葡萄刚刚吐露的芽孢和抽出的娇嫩枝叶，细心的工作人员已发现田间道路上的苜蓿已冻得硬邦邦。他们明白现在正在和一场极端低温冻害抗争，唯一要做的工作就是按照统一部署，尽力往火堆添加柴火，飞快地在田间穿梭，检查每一堆柴火的发烟、燃烧情况，保证最佳的发烟发热效果。

高音喇叭不停在各个场部响起，像冲锋的号角声催促着人们加快步伐，号召每一个党员、干部、先锋模范和每一个职工投入到这场保卫家园、保卫财产的战斗中。第三轮防霜措施紧张地实施，葡萄园里人们往来穿梭，所有的柴堆、粪堆在田间熊熊燃烧，火焰照亮了天空，无数烟雾弹和烟堆放出滚滚浓烟，构筑出一张厚厚的烟障严实地笼罩在葡萄园的上空。在浓得化不开的烟雾中，燃烧的火焰和低温威胁相互拼杀，紧紧揪着每一个人的心，而漆黑的夜色又是如此的漫长。

这次低温从5月1日晚上11点45分开始到5月2日早上7点结束，持续了7个多小时，极端低

温出现在凌晨5点30分，气温和地温分别下降至-4.8℃和-7.6℃。后来张掖日报报道：“2014年5月2日，强霜冻灾害对张掖区域内设施农业、农作物生产造成较大影响，使玉米、花卉、蔬菜、葡萄、棉花、葵花等作物遭受重大冻害，经济损失严重”。据统计，在高台县境共造成2053公顷农作物受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六千多万元。

决战胜利

天气越来越诡异，5月10日，临县的山丹突然降起鹅毛大雪，这给葡萄园防霜冻带来巨大挑战。霜冻二级黄色预警仍没有解除，大家一如既往地葡萄园坚守着。经过多年的经验和这一段时间的考验，大家对降温和霜冻的突然性、剧烈性有了充分地把握，他们望着晴朗天空下祁连山上的皑皑白雪，就能判断又有一场强霜冻即将来袭。

经过周密的安排部署，凌晨时分，一级橙色预警措施再一次启动，广大干部职工在领导的带领下，坚持战斗在一线，发扬知难而进、顽强拼搏的精神，毫不气馁和妥协，严防死守。“各分场，我是中心，通知职工点燃田间道上备用的所有柴禾堆……”高音喇叭继续不停地在各场响起，像冲锋的号角声催促着人们加快步伐投入到这场保卫家园、保卫财产的战斗中。熊熊大火又一次照亮了漆黑的夜晚。

天终于渐渐亮起来了，一线光芒夹杂着燃放的烟火照亮东方的地平线，早晨7点气温渐渐回升过

来。初升的太阳慢慢照亮在烟雾笼罩下的广袤的葡萄园，在刚刚结束的防霜冻现场，一些烟堆还冒着袅袅余烟，散发着微弱的热量；道路上满是柴禾、烟雾弹的余烬；鸟儿在防风林带里叽叽喳喳鸣叫，远处传来“咩咩”的羊叫声；勤劳的人们顾不上多日来的疲劳，在晨曦的薄雾中忙着施肥、浇水、上架。

单位的几位主要领导沿着葡萄田间小路，安排人员熄灭余火，将没有完全烧透的木材收集起来以备后期使用。他们一块地一块地察看葡萄芽孢受冻的情况。

“我们胜利了！”当看到全园基本没有受到冻害后，大家终于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笑容，这里包含着几多艰辛和喜悦！

那年的防霜冻工作自4月15日开始，整整持续了一个月。在这期间，累积启动全员整夜放烟、点火、点烟雾弹等防御霜冻一级橙色响应措施12次，总计投入锯末163立方米、木材600余立方米，牛羊粪1000立方米，废机油5吨，其他辅助物资5吨，制作燃放烟雾弹30000余枚。全体干部职工精诚团结、众志成城、奋力拼搏，战胜了多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发生频次最多、最剧烈、最复杂的霜冻与低温冻害双重考验，经过数十次拼搏，把危害降低到了最低限度，取得可喜的成绩，为祁连葡萄酒闪耀陇原大地奠定坚实基础。

（南华管护中心 张九经）



根植林海 共筑新时代生态梦

我生命的年轮，与白龙江林区的松柏一同生长。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绿叶，都深深烙印在我生命的记忆里。

幼时，随父亲从一望无际的平原来到山高林密、天蓝草碧的林区，这里有巍峨挺拔的群山和奔腾不息的白龙江，一切都是那么新颖，让我眼前一亮，心生欢喜。

记得，那时的林场是蓬勃而喧闹的。松涛阵阵，如海潮般日夜不息地轰鸣，那是天地间最雄浑的摇篮曲。大人们踩着露水上山，归来时带着木材的香气和满足的笑容。料场堆放如山的木材，源源不断地运往祖国各地。林场学校里的读书声，与林间的鸟鸣虫嘶交织在一起，那是我的童年，一个被浓密绿荫和蓬勃生机包裹着的金色年华。

我曾以为，这林海的浩瀚是取之不尽的。然而，岁月的斧凿无声却锋利。渐渐地，耳畔的松涛似乎不再那般浑厚，熟悉的林间空地越来越宽；山涧的溪水，也不再如往日般欢腾丰沛。时代洪流滚滚而来，1998年，党和国家停止天然林采伐的决定如同一道惊雷，迫使父辈们停下脚步，重新审视与这片林海的关系。空气中弥漫过一丝焦灼，那是林场职工面对分流安置与转产转型阵痛时的迷茫。我见证了父辈们的忧思，目睹了曾经热闹的林场逐渐沉寂。过量的采伐不是父

辈的过错，白龙江的栋梁曾支撑过共和国的双肩。兴与衰，如同大树之年轮，清晰地刻录在这片土地与生活于此的人们身上。

那是一段艰难却必要的蜕变。阵痛过后，白龙江林区告别了旧有的发展轨迹，率先在全省停止天然林采伐，开启天然林资源保护的万里征程。伐木号子终成绝唱，油锯躺进了历史陈列馆，林区依靠天然林维持生产生活的时代结束了，白龙江人从“伐木人”变成了“护林人”，开始在昔日的采伐迹地上封山育林、退耕还林。

后来，我亦成为林区企业的一员。虽未曾如老一辈林业人那般，用双脚丈量过每一道山梁，用双手抚慰过每一棵幼苗，但我身处的产业公司，同样曾为这片林海的脉搏而跳动。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发展的命题需要我们给出新的答案。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春风吹进林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国有林场改革让我们投入事业的怀抱。林区儿女从“传统木材生产者”变成了“生态守护者和绿色产业从业者”。手中的油锯变成了植树铲，测量林木蓄积量的工具变成了监测生物多样性的记录仪。这是一场发展方式的深刻革命，更是我们林区人身份与使命的涅槃重生。

如今，穿行于林区，昔日的伐根旁已见新绿萌发，受伤的山体正被精心修复，一步步实现着“荒山披绿”的梦想，梯田之上，保护区之内，云崖之峰，绿浪翻滚，百鸟争鸣。大山依恋着幽幽的绿荫，风儿吹拂着烂漫的山花。此时，我骄傲地昂起头，仰望苍穹，朵朵白云化作林海涛涛。

新时代的林区工作，有了全新的内涵。我们运用无人机巡护，红外相机监测野生动物、GPS定位巡护终端已成为护林员的“新装备”，正逐步建立智慧林业平台，用科技守护每一片绿叶。我们因地制宜发展了生态旅游、森林生态食品、森林康养等产业，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讲述着森林的故事，让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经济效益。我常常伫立，聆听。那松涛声依旧，却似乎多了一份从容与安稳。它吟唱的，不再是单一的索取与奉献，而是共生与共荣的和谐乐章。

我根植于此，我的命运与这片林海早已血脉相连。我未曾亲手种下万棵幼苗，但参与的每一项规划、书写的每一份报告，都凝聚着我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与责任。我们这代人，是承前启后的一代，亲历了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再到“靠山吃生态”的历史性跨越。

新时代的生态梦，并非遥不可

青山依旧 步履常新

“三十载同行，共筑生态梦。”

这十个字，对我而言，不仅是一段历史的回响，更是一份对未来的深切期许。2014年，我走进白龙江林区。虽未能亲历林区改革发展的全部风雨历程，但我却用此后的十年时光，聆听、见证并最终融入了这场追逐绿色梦想的漫长接力。

听到的：故事在耳畔回响

最初的岁月，我对这片青山的认知，全是从“故事里长出来的”。在护林站的炉火旁，在山间田埂的闲谈中，在前辈们布满老茧的手翻过的旧杂志里——那些带着烟火气与泥土味的讲述，一点点为我拼凑出林区的往昔。我曾听年长的护林站站长说起“鹰见愁”的峭壁，如何用一根麻绳，把生命系于腰间，在悬崖峭壁上“荡秋千”，只为确认一处疑似毒品的踪迹。他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听得手心沁汗。我也听老师傅形容早年的防火道：“那不叫路，那就是车轱辘印子混着泥汤子，一下雨，鞋子陷进去拔不出来，能走着进去开着车出来，那就是本

事。”而我更听到,那些比自然环境更严峻的考验。前辈们谈起他们为打击疯狂的非法采矿行为时,曾如何被利益驱动的当地群众多次集体围攻、辱骂甚至威胁。那一刻,他们守护的青山沉默着,而眼前的人群却充满不解与敌意。然而,即便面对这样的艰难,他们没有退缩,而是选择了迎难而上,用毅力和坚守,一点点地筑牢生态保护的防线。我听到他们用最朴实的语言,描绘着如何与孤独、匮乏和艰苦的环境抗争。这些故事,为我勾勒出一幅无比复杂的往昔图景,那不仅是一代人以勇气对抗自然险阻的拓荒史,更是一部以信念对抗短视与利益,守护绿水青山的奋斗史。那时的青山在我心中,是一座需要用血肉之躯和巨大勇气去守护的圣殿。那时的“他们”,是真正的孤勇者。

看到的:变革在眼前发生

很快,我从故事的听众,变成了变革的见证者。国有林场改革的春风吹进林区,为这片青山涂上了

鲜亮的色彩,也让“守护”这件事,有了全新的模样。

我看到，低矮潮湿的砖房被推倒，原址上，宽敞明亮、环境优美、网络畅通的示范性林务所拔地而起。我们有了带独立卫浴的宿舍、有了能热菜煲汤的食堂，还有放着书架与乒乓球桌的文化活动室——从前“将就住”的日子，变成了“舒心过”的生活。曾经那些“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烂泥路，被平整坚固的水泥防火通道彻底取代，森林消防车辆轻快地驶向林海深处，效率与安全前所未有。

我看到,精巧的无人机腾空而起,轻盈地飞越曾经令人望而生畏的“鹰见愁”峭壁。屏幕上,峭壁的褶皱和岩缝清晰可见,曾经需要耗费一整天、冒着生命危险完成的踏查,如今只需轻推摇杆,便能精准、高效地完成。更让我惊叹的是,在海拔近 4000 米的山巅,那座需要护林员常年孤身值守、用望远镜目视监测火情的瞭望台,已被全天候运行的“森林眼”视频监控系统所

[illegible]

及的幻景。它就在护林员坚定的脚步里，在技术人员专注的目光中，在我们每一个林区人转型后的岗位上，更在亿万国人日益增长的生态意识里。它是清澈的江水、湛蓝

的天空，更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一个依然能听见松涛怒吼、望得见青山巍峨的永恒家园。

梦在前方,路在脚下。这片哺育我的林海,我将继续与之同行,

以吾辈之耕耘,共筑那绵延千古的
绿色长城。

(兰州北山管护中心 魏永红)



取代。这些高科技的“眼睛”不知疲倦地凝视着林海,能够自动识别烟点、火点,第一时间将警报传回指挥中心。曾经的“人眼观火”变成了如今的“智慧盯防”,监测的精准度和效率发生了质的飞跃。

我看到,我们新一代的务林人将守护的疆域拓展到了前人难以企及的地方。我的同事们不畏艰险,将一台台红外触发相机安放在人迹罕至的密林深处。当第一批影像数据传回办公室时,所有人都沸腾了:威猛的黑熊在林间漫步,灵动的梅花鹿低头啃食青草,机警的赤狐闪过镜头——这些森林“原住民”在镜头前展现着最自然的生活状态。这不仅是对我们生态保护成效最生动的肯定,更是青山赋予我们的“勋章”。

我看到,“国土云”APP的图标出现在每一位林务员的工作手机上。我们依据卫星遥感发送的图斑数据,精准导航至现场进行核查。无论是疑似违法占地还是森林资源变化,我们都能在第一时间响应、处置。我们的防线,从此既在脚下的万千沟壑,也在无形的云端数据之中。

而我更看到,这场变革滋养出的,不仅是山林,更是人心。科技赋能带来的,不仅是工作效率的提升,更是一场无声的、深刻的群众思想启蒙。当卫星数据成为我们制止破坏行为的铁证,执法的过程变得精准、透明而有力时,我看到了曾经或许心存侥幸的人们,眼神中

多了几分敬畏。我们的宣传劝阻,也因此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有了坚实的数据和影像作为支撑。我们得以用最直观的方式告诉人们:“看,这是你们家门口的绿水青山,这是与你们共生的神奇动物,保护它们,就是保护你们自己的家园。”越来越多的村民成为了我们的“编外护林员”,会主动报告异常情况,会自豪地向外人展示家乡的生态环境。这种从“对立”到“对话”,再到“同行”的转变,是比任何设施改善都更令人欣慰的成果。

感受到的:精神在心中传承

从耳闻到目睹,最终一切都在我内心沉淀、发酵,凝结成最真实而深刻的感受。

我们这一代务林人,无疑是极其幸运的。我们仿佛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我们没有经历前辈们“啃干粮、睡山洞”的艰苦岁月,却赶上了科技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黄金时代。我们不用再纯粹靠体力对抗自然险阻,而是学会了操控无人机、分析监测数据、用智能化设备实施精准管护。我们的工作服不再总是沾满泥土,我们的脸上也少了些风霜刻下的沟壑——这些“改变”,是时代给我们的馈赠。

于是,有人会说,你们这一代,和以前大不一样了。是的,我们必须承认,改变是如此巨大而深刻。我们的工具变了,从沉重的砍刀和麻绳,变成了轻巧的无人机摇杆和传感器。我们的道路变了,从崎岖的山间野径,变成了平坦的巡护大

道。我们的方式变了,从依靠经验直觉的人海战术,变成了依靠数据决策的智慧林业。我们的生活变了,从艰苦卓绝的坚守,变成了更有尊严、更有获得感的安居乐业。

但是,当我们凝望着这片亘古不变的青山,心里总有一个清晰的答案:改变的是外在的形态,不变的,是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是无论手段如何革新,目标始终如一!是那“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赤诚情怀!是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坚定信念!是那代代相传、永不熄灭的守护生态的初心使命!

过去的十年,我是“三十载同行”路的受益者和见证者。我聆听着前辈们的故事,汲取着他们的精神力量,并享受着国有林场改革发展的成果。未来的漫漫征途,我渴望成为更加坚定的“同行者”与“筑梦人”。我们用科技延伸守护的臂膀,用智慧浇灌绿色的梦想,这是我们对前辈披荆斩棘最好的告慰,也是对“共筑生态梦”这一伟大誓言最真挚的践行。

青山依旧,见证一代又一代务林人的初心如磐,步履常新,书写一代又一代林业人的绿色征程。改变的我们,与不变的青山,正共同奏响着一曲属于这个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更加恢宏壮丽的绿色乐章。这青山,这事业,这群人,值得我用下一个十年,继续倾听,继续见证,继续深深感受。

(插图梁管护中心 谈峰珍)

青山印记：三代务林人的岁月年轮

清明，我轻轻抚过爷爷墓碑上刻着的名字，山风拂过，松涛阵阵，如同低语回应着我思念的心绪……回到家里，整理旧物时，在木箱角落翻出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中的他肩扛开山斧手持弯把锯，站在高大挺拔的松树旁，笑容如阳光般灿烂，而墙上张贴的“先进生产者”奖状，边缘已经泛黄褪色，但印刻着的荣光依然分明，这即可使我忆起爷爷和爸爸讲述的林区故事。

50年代的林区，寒风凛冽如刀锋刺骨。爷爷和工友们，如同挺立于严冬中的青松，每天清晨顶着刺骨寒风便进了森林，踏着没膝的深雪，艰难地迈着冻僵的双脚前行，爷爷双手经常被冻伤，炸裂的伤口带着血痕他也全然不顾，挥动着沉重的开山斧伐木声响彻山林，那一声声“顺——山——倒”的号子，高亢有力，压过了呼啸的寒风，撞醒了枝头沉寂的积雪簌簌下落……当开山斧砍伐的大树轰然倒地巨响传来，他脸上便绽放出朴拙欢欣的笑容，一棵棵伐倒的树木，就是建设新中国的根根栋梁。

那年冬季，连日暴雪，爷爷和几位工友被困在深山工地。被风雪封闭在临时搭起的工棚里，爷爷急切地望着工棚外厚厚的积雪，看着肆虐纷飞的大雪，他来回踱步，小声地嘀咕着，显得异常焦急，突然对工友说：“国家等木材用，咱们不

能坐困这里，咱们要干点啥。”不等大家回话，他裹紧棉衣，扛起斧头、拎起弯把锯冲出工棚，在他的带动下，工友们纷纷紧跟其后。一时间，“噼啪”“嗤嗤”的伐木声在林间回响……

时间来到八九十年代，父亲沿着爷爷的足迹，也来到了林场。也成为了一名采伐工，他肩扛油锯转战在一个又一个林班伐区。夏日他不惧酷暑，挥汗如雨，奋战在深山老林；隆冬他不怕寒冷，冻僵的双手依然紧握着震颤油锯伐木。由于老式油锯设计缺陷和零件老化，常因低温寒冷而“罢工”，严重影响了伐木工期进程。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为赶上工期，他晚上在灯光下拆解机械，认真查找“病因”，仔细琢磨研究，细心擦拭每一个零部件，对机械设备进行保养，保证油锯的正常运转。朝阳初照的山林中，响起了油锯“嗡嗡”的轰鸣声，父亲驾驶着油锯专心地工作着，一棵棵高大的树木应声倒下，看着伐倒的树木，抚摸着心爱趁手的油锯，他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如今，作为第三代林业人，我穿着轻便保暖的迷彩作训服穿行林间，巡护着祖辈、父辈奋斗过的莽莽林海。时代更迭，号子声与油锯轰鸣声已被林间“啾啾”鸟鸣代替，我们走在林间履行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一次巡山时，林务员小

张急促的声音从对讲机传来：“西北方向有异常烟情！”我心头一紧，立即拿出背包中的无人机，快速操作飞向事发烟点，操作屏上显示一缕烟柱从林中升起，无人机迅速锁定烟雾源头，浓烟如无声的警报在屏幕上扩散开来。依照无人机操作盘上的北斗系统精确定位，扑救队员火速行动，如神兵天将赶到火情点，及时合力将火情扑灭，确保了森林植被安全。一天，我们在拱坝骆驼山巡查，望着起伏的山峦，满山的人工林，使我心潮澎湃，感想颇多，这是党的好政策促进了林区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重塑了林区生态环境，改变了我们工作生活环境……山下的人工林高大参天，爷爷曾说那里有他种下的小树苗，如今那些小树苗早已苍翠如盖、茂密蔽日，和成片的山林浑然一体，保护着山的逶迤磅礴。山风徐来，松涛阵阵，仿佛是祖辈粗犷的号子声在林间回响，穿越时空，与我们诉说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山下村庄里，车载喇叭呼喊着急购蔬菜、蘑菇等山货的声响……下山的路上，我为自己是一名务林人感到荣幸，我守护着的不仅是绿水青山，更是祖国的金山银山。

青天不语，山作证，默默见证着一切，爷爷肩扛开山斧、手拎弯把锯的站在树旁的身影、父亲冻僵



碎成一片光斑。那一刻,仿佛所有的爱恨、焦虑都被风吹散,才懂了“放下即心安,释然即自在”的意思。

一到夏天,林场对面的山上就成了梅花鹿的乐园。清晨或傍晚,总能看见它们三五成群地往白龙江边去,梅斑在阳光下像撒了把碎金,低头饮水时脖颈弯出柔和的弧线,耳朵时不时扇动一下,警惕地留意着周围的动静。我们在对岸大声喊:“鹿儿!”它们不会跑远,反而会甩甩尾巴,好奇地歪过头看,黑亮的眼睛像浸了露水的葡萄。白天,林子里的声音从不间断:蝉鸣平和持久,像永不停歇的琴键;梅花鹿的呦呦声偶尔从山谷传来,清越又温柔;黄鹂鸟站在枝头吟唱,歌声婉转得能绕着树叶打圈。到了夜晚,白龙江的波涛声成了最好的催眠曲,江风带着水汽吹进窗户,混着松针的清香,枕着这样的声音入眠,常常恍惚这是不是家乡的风?

如今的林区,早已不是老照片里的模样。局机关盖起了新的办公楼,场部的宿舍通了网络,职工收入比十年前翻了几番,脸上的笑容也多了。业余生活更是热闹。晚饭后,场部的空地上总会响起广场舞的音乐,我跟着大家跳得大汗淋漓,累了就坐在健身器材上,山风轻轻吹过,抬头是漫天繁星,像撒了一把碎钻;耳边是虫鸣、鸟叫,还有远处白龙江的流水声;鼻尖萦绕着花草的清香,那一刻,只觉得生活竟如此踏实又美妙。

晴天时,迭部的天空干净得没有一丝杂质,湛蓝的底色上飘着几

朵白云,清清的白龙江绕着青山流淌,绿的山、蓝的天、白的云、清的水,像一幅不用调色的油画——就像生活,褪去所有浮躁后,终归是平静的美好。阴雨天更妙,云雾像轻纱一样裹着群山,远处的山峰若隐若现,小时候在《西游记》里看到的“仙境”,此刻就铺在眼前。我忽然明白,人生就像这山林的天气,有晴有雨,有起有落,穷也好、富也好、得也好、失也好,终究会像山间的云雾,慢慢散去。

林区的绿是有层次的:浅绿的是刚冒芽的灌木,深绿的是百年的松树,墨绿的是崖边的柏木,每条沟系都像藏在深山里的世外桃源。只是这份美好背后,藏着护林员的寂寞与清苦。管护站的老张守瞭望哨快二十年了,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在笔记本上记录温度、湿度、风力,一页页纸上写满了“林区平安”;巡山的老王背着水壶和干粮,每天要走二十多里山路,每棵大树都要伸手摸一摸,看看有没有虫蛀的痕迹,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却从不说累。我常想,他们才是真正的“山林守护者”,内心强大到能扛住日复一日的孤独。后来每当我烦躁时,就钻进森林,摸着大树粗糙的树皮,听着鸟鸣,想想这些护林员,心里的郁结就像被山风吹散了,一下子就豁达了。

我渐渐爱上了这片土地。走进林海深处,潺潺的小溪流过石头,发出“叮咚”的声响;不知名的野花随处可见,蓝盈盈的马兰花、粉嘟嘟的野蔷薇,不骄不躁地开着,偶

尔有蝴蝶停在花瓣上,扇动着彩色的翅膀;藏家的牛羊散在林间,低头啃着青草,尾巴慢悠悠地甩着,连空气里都飘着青草和泥土的清香,吸一口,浑身都舒畅。

这些年,国家越来越重视生态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成了每个林业人的口头禅。守护林区、打造“五无甘南”(无垃圾、无化肥、无农药、无塑料、无乱象)的口号,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行动。乱砍滥伐的现象没了,偷猎的人不见了,连林子里的鸟都多了起来。旅游业也跟着火了,游客春天跟着护林员认树种、采野菜,山林里满是笑声;夏天在白龙江边搭帐篷、摸鱼,把酷暑远远抛在身后;秋天五彩斑斓的山林像被打翻了调色盘,游客们踩着白杨黄叶铺成的“黄金道”,摘着野苹果、山核桃满载而归;冬天苍山覆雪,松枝挂着雪绒花,有人来拍雪景,围着篝火听老林业人讲过去的故事。白云局机关附近的水库更是美,芦苇荡在风中摇曳,野鸭子在水面上游来游去,偶尔还能看见白鹭从水面掠过。更让人高兴的是,管护工作也用上了新科技:无人机在空中巡查,屏幕上能清晰看到每片林子的情况,发现火情立刻定位;电子森林眼24小时监控,连一只野兔跑过都能拍到,护林员再也不用半夜冒雨巡山了,工作效率提高了,大家也轻松了不少。

后来,因为工作调动,我离开了迭部林区,来到兰州北山生态建设管护中心祖厉河林场。地理位置

三代青山志 一脉护林情

白龙江的浪涛拍打着两岸岩壁,裹挟着岁月的回响奔涌向前,岸边群山连绵,林海浩瀚。我们家三代人与这片山林的羁绊,恰似岩壁上扎根的松柏,在风雨中生长,在时光里延续。从祖父和姥爷手中的弯把锯与油灯,到父亲母亲身上的迷彩服,再到我手中的智能设备,三代人的足迹,串起了白龙江林区从开发到守护的壮阔篇章。时代在变,对林区的深厚感情从未改变。

祖父辈的弯把锯里 是开发者的热血

二十世纪60年代,我的祖父和姥爷响应国家“开发大西北”的号召,随着林业建设大军来到白龙江林区。那时的白龙江林区还是一片莽莽苍苍的原始秘境,山林荒蛮闭塞,他们住的是茅草和硬板搭建的简易房屋,吃的是盐水泡硬馍,夜里山风呼啸,能把房板掀得哗哗作响。但姥爷他们顾不上这些,天一亮就扛起弯把锯,腰别斧头,一头扎进遮天蔽日的林海。

伐木工作远比想象中艰难。在林区掀起热火朝天的采伐高潮时,姥爷他们每天天不亮就上山,直到月上树梢才收工。原始森林里的树木动辄两三人合抱,弯把锯在粗粝的树皮上啃出火星,刺鼻的木屑糊得人睁不开眼。遇上坡度陡峭的地方,木材无法顺坡滚落,工人们就得拿压角撬着木头,用搬钩一寸寸往下移。那时没有先进的安全设备,伐木时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意外。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姥爷带队在林子里采伐,旁边的几个工人锯断树木后发生了“坐桩”,大树已完全锯断,却仍然屹立不倒,大风将起,谁也无法预判树木倒下时的方向,一旦倒向周围作业人员,那是擦着既死、挨着既亡,施工的那些工人们已经彻底慌乱,在林子里埋头乱窜,姥爷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赶到跟前,一声大喊叫停了乱窜的工人,随后根据自身丰富的伐木经验,指挥大家撤离到安全方位,在“坐桩”的树木

上找准位置,打入“木楔子”,大喊一声“树倒咯”给周围的人提了醒,在一切准备完成后,姥爷一斧头下去,树木按照预定方向轰然倒下,最终无一人受伤,这棵木料也被顺利运走。

伐木工作中的疲劳和危险时刻萦绕在工人身边,然而姥爷他们那代人从未抱怨过。他常说:“国家要盖房、修铁路,这些砍的木头都是派上大用场的,咱们都是有大功劳的。”那些年,一车车木材从白龙江畔运往全国各地,祖父辈们的伐木声,成了那个火红年代最激昂的伴奏。

父亲的迷彩服里 藏着守林人的担当

90年代末,当父亲穿上崭新的迷彩服时,白龙江林区的使命悄然发生了变化。随着全面停止采伐政策的落实,伐木声渐渐沉寂,取而代之的是植树造林的号子和森林防火的警钟。父亲接过祖父的接力棒,成为了一名林场职工。木板房变成了砖瓦房,煤油灯换成了手电筒,但护林工作的艰辛,丝毫没有减少。

在那个年代,森林火灾依然是林区最大的威胁。父亲作为一名林场职工,经历过“4·15”“3·02”等多次惊心动魄的抢险。2015年4月26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在深山里燃起,接到警报后,父亲扔下手头的工作,抄起刚配发下来的灭火工具,跳上消防车就出发了。

那是一场异常艰难的战斗。火场位于陡峭的山崖间,车辆无法通行,他们只能背着沉重的装备徒步行。烈日当空,山路崎岖,汗水湿透了衣衫,脚下的碎石不时打滑,但没有一个人喊累。到达火场后,父亲和同事们立即投入战斗,工具的扑打声、烈火的呼啸声、同事们的呼喊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曲壮烈的护林战歌。

经过扑火队员们的辛苦奋战,火势终于得以扑



灭。当父亲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面对家人心疼地询问,父亲只是笑着说:“只要林子保住了,再苦再累都值得。”

我的电脑屏前 写满新时代的坚守

当我踏出大学校园毅然回到白龙江林区时,这里早已换了新颜。现在的林区,无人机在天际盘旋巡查,红外相机 24 小时监测珍稀物种,大数据平台实时跳动着生态数据。作为林三代,我接过的不仅是祖辈的护林情怀,更是用科技守护绿水青山的使命。

我先后在基层林场和消防队从事过护林防火、禁种铲毒、森林消防和党务工作,手中的工具也不再是弯把锯和手电筒,而是换成了手持气候因子监测仪、GPS 定位终端、卫星电话。每天,我跟随着同事一道走村入户,宣传护林防火和禁种铲毒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农牧民群众讲解防火重要性;我们一道巡山、踏查,仔细排查着辖区每一处火灾隐患和禁种铲毒重点区域,利用无人机等高科技设备监测着林区的一一点一滴,用数据终端实时上传巡查情况。这些科技手段,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让我们对林区的了解更加全面。

后来,组织安排我从事党务工作,面对新的岗位和职责,我苦学党务知识,投身党务实践,加班加点撰写各类文件材料,认真完成党内集中教育、两次党代会等重大会议活动和组织安排的各项工作,筹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等知识竞赛。为年轻干部、党务干部和入党积极分子分享经验心得并授课,细心修改宣传稿件并带头投稿。耐心

指导党支部建设标准化,深入一线调研挖掘达拉“五联”、阿夏“两抓实两提升”、林检站“三强三打造”等支部特色工作法,将党建工作与林业实际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达拉“3·02”、迭部桑坝等森林火灾扑救、“7·29”次哇泥石流救灾、疫情防控、植树造林和生态修复等急难险重任务中与同志们带头冲锋,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初心和使命。如今,承蒙组织信任,我肩负起党委工作部和行政办公室全面工作,作为“林三代”,祖辈护林、父辈兴林的使命早已刻入血脉。我将以这份林业情怀为动力,全力以赴扛牢双重职责,主动发挥表率作用,以笃行实干履行使命,以过硬实绩回应组织重托。

岁月为证 青山不老

站在祖父辈们曾伐木的山岗,如今已是一片郁郁葱葱的人工林。当年他们亲手栽植的树木,早已亭亭如盖。父亲常带我重走他工作过的地方,那些陡峭的崖壁、湍急的河流,都刻着两代人奋斗的印记。而我的工作日常,也在同样的战线上,延续着这份跨越时空的守护。

白龙江水依旧涛涛,三代人的故事,是林区发展的缩影,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注脚。从斧锯铿锵的开发岁月,到烈焰逆行的守护年代,再到科技赋能的绿色征程,变的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不变的是刻进血脉的护林初心。这片青山,承载着三代人的青春与热血,也必将见证更多林业人书写新的传奇。

(阿夏管护中心 张勇杰)

